340722

徐文長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禾衣青衿揖王李於藩李長鬢而修下王短鬢

而曹下體貌無奇異而囊
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而
人頎偉之徐文長小銳之
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
遺湯藻筆意欲包湯

湯不應徵余牘余亦不
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
瓠肥之表中郎所謂桓
譚者矣往余開龍月玉
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

偕來啖以珥食有楊家
果中郎揉梅染珥其章
赤白因問袁世文章誰
為第一陶睨袁匿咲曰
將無語畏孺徐文長第

一耶袁曰如尺言豈第
二人乎且讓元美家鈍
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
壁衣各駭詫聲稍、出
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

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
原白雪中禾始知文長
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
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
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
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
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斗
背一為若士身得其燦眉
一為文長身得其韵之風
流禽之磨蝎袁郎晚俸

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備兒
壁府散緯布寶四子之
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
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
法文長得模書双雕並摶
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真乙
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
推文長文長遂為第一迨
評選傳真為第一矣[illegible]聞
而駭詫者矣第燒猪了元

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令
展天屏遮天涸接文長
之未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
異日頴出於囊有利無鈍
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
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
子也奎形似履篋履不
良於行文行遠者也
萬曆甲寅孟秋
錢塘虞淳熙長孺父

書於山館

徐文長集序

今人見異人異書如見
怪物焉然天下之尋常
人多矣而竟已稱何也古
之異人不可勝數予所

知當世如業武悅唐伯
虎盧次楩與山陰之
徐文長其以著者也唐盧
俱有奇禍而文長尤烈
按其生平即不免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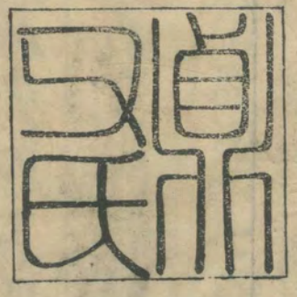
宕巳狀偪又不廣皆從
正氣激射而出如劍芒
江濤政復不可遏滅
其詩文與書画法傳
之而行者也盡予不盡

見詩如長吉文崛蔟無
媚骨書似米顛而稜
〻散〻過之要皆如其人
而止此予所為異也然文
長見知督府胡公胡公

被謗收文長亦以穿騷
圍虎死而其詩文与書
画法與胡公〻勳伐至
今照鑠不與其人俱往
當時鄢趙諸人安在

哉世安可無異人如文長者也鍾生瑞先嗜異人常三復其集因得中郎帳中本遂喜而校刻之

武林黃汝亨序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絶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睨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憾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

狂引巨錐剌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婦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洽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掾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春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

比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旣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恠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巳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

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穫之則彈擿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鏐以龍里衛戍籍

頷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鏐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丘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絶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傳終

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絶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亟呼石簣闕

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
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
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
後所疑皆即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
秘如魘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
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
生有來看余者即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
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
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
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
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
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
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
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
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
自負才略好奇計譚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
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
下不肯罷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

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罣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胷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遒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

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
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
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
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强如初晚年憤益
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距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
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隷與飲或自持斧擊破
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搽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
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
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
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
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
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
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
倔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
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
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下奇字音機

袁傳終

徐文長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涉江賦

牡丹賦

鞠賦

荷賦

梅賦

前破械賦

後破械賦
畫鶴賦
緹芝賦
十白賦 有序
鹿二隻
兎
鵲
猴
鸜鵒

鸚鵡
龜四
鹿
鼠
黃頭

卷之二

樂府

張家槐
悲蹇歌

歌風臺 四首
予嘗夢畫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
堅貞傳稍解焉
六昔
卷之三
四言古詩
鴈臺詩
土魯番貢獅
卷之四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
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
止之
來晨憩廣孝寺
登秦望山
沿秦望溪水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峰紫鐵色錯豎似花蕚
土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蕚峰

海樵山人新搆 二首
與楊子完步綄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讀莊子
海上曲 二首
日暮進帆富春山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
遠眺江中恠石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早發仙霞嶺
自浦城進延平
夜宿丘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
數十尋縣絡溪渚
湆澹灘
泛舟九曲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騫蛻首見紫氣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
龕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十八日再觀潮於党山

蕭荷花祠
送明教往上海
寄善畫葛君
入燕
古山篇贈余君
贈陳君
戒舞智
寄彬中
答和公旦

雪
寄王子心葵
寄陶工部
筠石篇
蔣扶溝公詩 并序
柳浪堤楚頌亭爲溧陽史氏題 二首
昨見
偶也
狐粉

補屋
作松棚
理葡萄
刈圃
鬣磯研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哀駱懷遠公驗詞
野蠶
范母詩
白鵰
越王崢寺有僧歐兜蜕
子效索贈其兩叔
送章蒲圻之官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磁券來
易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
買冢地一丘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
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

爲證四時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
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
於神若今祀后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
在會稽倪光簡冢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
之地在山陰二十七都應家頭之西尚有
一白磁獅子及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敗矣
獅尚藏光簡家　閩有黃兎窰二首
送蘭公子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天目獅子巖
燕子磯觀音閣
野火
鷹
馬
犬
狸
俠客
麗人

才子
酒徒
游大尖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上冢
鸛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鸛父死於
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
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
凶乃挾其雄逸去
設爲魚蝦所詰
天竺僧
煩吳伯子治墓堂
旱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窰港銀魚白下法炮巨
鼈夜酌深談次其韻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窰甌某亦

病隻耳聾次前韻
旱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送友人
送王雲漁北上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廬石上芝 二首
大寒嶺嗁新胡桃頻婆諸果
徃馬水口宿煙麓陀庵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口中 一

驪虞
曇陽 十首

卷之五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三茅觀觀潮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 附書
楊妃春睡圖
雪

萬里比鄰篇贈嘉則
述夢二首
今日歌
三馬行
送蘭應可之湖州
觀獵篇并序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畫鷹
贈歌者
對明篇
繼溪篇
北雲篇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楚宗室雞將啄蟻畫
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送陳君會試
天壇
十六夜踏燈與璩仲玉王新甫飲於大中橋

之西樓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趁涼
於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
謔雪
白鵰詩
握錐郎
星渚篇
無題
廿八日雪
題畫
鄭本白兎
沈叔子解番刀爲贈
客强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
年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
歌舞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
曰石醋醋罵座

蠏

王鶩亭鴈圖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漱老謔墨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九馬圍人圖二圍醉瀕墮

完淳篇

閻工甚摹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迓之隨

騎士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竝獰健可畏

鞠衣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竝妍絢

可愛而掌琵琶者尤勝胡決不辨此李蓋

以意爲之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羣諺過訪携飲塔顛方

枯六韻擬賦雨至踉蹡而下漫聞次之

菘臺醋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劒器

書茅氏畫

附畫風竹於箑送子甘題此

漁圖

壽王生
沈將軍詩
春野圖
劉雪湖梅花大幅
洞巖入鼈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蘭泉篇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銅雀妓
出塞
琉球刀 二首
西北三首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春日過宋諸陵二首
孟后怨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寄尚寶因借石磬
宛轉詞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渭繼室渭自
愆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
旋復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
女被執時卽自奮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
因復賦此宛轉詞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
順昌道中新晴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杜鵑花
古鏡
陳女度尼
金客
贈相士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顓
芸閣校書篇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賦
信宿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則敘父追和
賦得戰袍紅
嚴先生祠
白鵰
初入京瞻宮闕
來青亭
元旦與省甫較射
季長沙公哀詞
懷陳將軍同甫
鈕大夫園林
送高叟入燕
背樹
賦得看劒引杯長
賦得暗塵隨馬去
賦得芹芽
鎮江

王山人丹房
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賢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別數載
法相寺看活石
侶琴篇爲趙子賦
寶刀詩
答謝上谷諸公
書箑贈顧鴻臚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
納妾詩
駿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梨
杏
李
頻婆
胡桃
白櫻桃

土豆
薯蕷
鐵脚
黃鼠
半癡
荔支二首
酒三品
熊
黃羊
河豚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雨
夕霞二首
送某子北上
某君申貢選送之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壽葛貞母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二首

初夏送某客入廣
賦得風入四蹄輕 四首
雨舟載鶴詩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
各賦 并序
擬壽長春祠何老
京中送友人南歸
送蔡安父之黃州
與葛景文
畫紅梅
畫竹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書倪元鎮畫
無題
賦得草窻篇爲周衛卿之號
食虎眼
蠏 五首

胡市歸
客餉我筍脯一小筐稚而甘澹擬謝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 三首
化城寺
明日至古博嶺雨
京邸贈沈刑部
哀周鄭州沛 二首
曉發句容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送俞生之入楚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與任生話舊
送張君會試
挽上虞葛翁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蠟屐

題雪景畫
爲陶工部贈道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
先登峨眉不果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君從
九重
白燕二首

續白燕二首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
送通政胡君入閩
言游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
台之約
落花
泊閶門值閏月中秋
送葛韜仲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十四夜
月下梨花 四首
新建伯遺像
夜酌遲友人不至
贈府吳公詩 并序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爲子微題鷓鴣圖
兩宿齊雲下憩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孫忠烈公挽章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土山訪北庵上人
訪王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
用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携
一少伎同坐鏟上分鐙放體空中名曰童
子拜觀音乃昔年所無者

與王山人對語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尚志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飲太白樓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新秋避暑豁然堂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迎春值雪

宮人入道

贈秦仲虛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露錢塘僅一勺而夜氣瀜之

恭謁　孝陵正韻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邦憲死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徐州
駕歸自閲羣望于衡恭賦
張雲南遺馬金囊
壽吳宣府
美人紅甲
禹陵
曹娥祠
露筋祠
馮刑部索書冊
送嘯上人之五臺 并引
集李侯宅得鍾字
燕子樓
送余與國
駕幸月壇羣望西街
九月十六日遊南内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

岫矣

送新昌潘公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送朱使君太僕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金剛子珠串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自塗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橫障百折銀色

晃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塊

冒以紅氈疲羸數頭匣劒笈書相後先冰

氣栗洌肌粟瑟瑟如南夏痺痤苦吟凍肩

倍聳憊甚矣却羸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

半日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代壽黔公三首

亞夫墓

白牝蛟并引二首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弔 二首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香煙 七首
春興 八首
送季子徽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
陵也道士苦打攪盡伐之憶以詩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
兒書至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吳宣府新膺總督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紅葉
蘭亭次韻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重修 乾清宮成迎 慈聖再御
五色鸚鵡黃鸚鵡竝是 聖母所馴各賦 四首
賞成氏牡丹和韻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
姚崇明晚聯堂
清凉寺云是梁武臺城
壽馬先生七十
元夕寄金武康
寄上海諸友人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圜夜大風雨
冰厚尺詰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友
玉師挽章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其氏新園
送趙大理
綠牡丹
次蘇長公雪詩　四首
青州贈鼉磯研副以詩奉答
莫老至聾矣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　三首
戲擬不任

讀某愍婦弔集

擬弔蘇小墓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四首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拂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四作之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揷硯水瓶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眊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

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個底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

夜見夢云叟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六首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某君見遺石磬

賣貂

賣磬

賣畫
賣書
長至次朝
岳公祠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二首
訪李峒嵝山人於靈隱寺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桐鄉馮母二首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擬送巡滇者二首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
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鳧又有水晶四
尾者
雪中移居二首
送婁某丞丹陽
錢王孫餉蠔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

答嘉則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九流

雞聲

蛙聲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跌右臂骨脫突肩臼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賊羨令威而不皆橫榻哀吟輒得二首

建陽李君寄馴鷴俄殪野狸信至燕哀以三曲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壙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十七夕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書劉子梅譜 有序二首

送某之大倉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元夕休寧道中遥憶鄉里
賦得清秋落葉
清風嶺
焦山
林先生遷教瀧水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馬策之奉母任鳳凰山下之水樓

狐裘
歲暮夜雪柘二王詩人籃果小飲

卷之八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 有序
水仙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 獻
進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觀浴象
和葛景文
抱琴美人圖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畫坐草栗鼠
電
芭蕉花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邇快覩咏歌附
驥非才續貂聊漫
宴游西郊詩并序
張氏子黃鸚鵡
後聞鸚鵡眼系直度兩眶人可洞視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
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
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
十韻即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
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

卷之九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 并序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

邊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次夕降搏雪徑滿鵝鴨卵余睡而復起燒竹照之八十韻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卷之十

五言絕句

題畫 墨竹杏花 四首

扇中雙蝶

蜂

白牡丹桃花

翦春羅垂絲海棠

石榴荷花

兩蝗蟲

乂蘿蔔

回回馬

毛魚作隊游芰塘

畵

詠畵

春

夏

秋

冬

江船一老看鴈羣初起

似赤壁遊

石榴

竹染綠色

對峭觀崖大瀑

獨釣寒江

閱書者倚老樹

雪景

魚蝌
杏燕子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寫蘭與仙華子
尖頭麻蠍
蒲桃
張氏別業
樂志堂
流霞閣
竹塢
青蓮島
小若耶
芙渠徑
浣花橋
水墨軒
桃葉渡二首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漁家圖
列子御風圖

卷之十一

七言絶句

贈呂山人
龕山凱歌 五首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即陽江官舍將令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絶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 五首
内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凱歌贈叅將戚公 二首
望夫石
宴遊爛柯山 三首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二首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七里灘二首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二首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折桃花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揚州
送丁子範
夏相國白鷗園二首
竹枝詞二首
閶門送別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
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絶
寄徐石亭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携觴俎採禹
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
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

數根而去時薄靄滃生山翠欲滴衆客怖
雨輒爾拂衣
送陸子之閩
留別倪子
天目山 三首
南海曲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東山擁伎
秋江把釣
高樓對雪
燕京歌 七首
燕京五月歌 四首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
提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
可六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上谷歌 七首

宣府教場歌
早渡銀洞嶺
胡市
邊詞十六首
長干行四首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擬徃中止
菊
曹秀才
默泉篇
漫曲
古意
王元章墓
寄沈子
贈孫山人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挽陳君之配蔣
芙蓉死

麟 并引 八首
漁鼓詞 四首
送林某 二首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雲州舍身臺
慕蘭篇
竹枝詞 二首
盤古社樹
托王老買尾窖頭於銀魚

買得一猫雛純黑而雄戲詠
五洩 二首
五洩霧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寫扇與毬兒
嘉則裹緋而西 二首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其比也

鏡湖竹枝詞二首
上谷邊詞四首
黃楊山二首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無題

卷之十二

七言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詠
畫高嶺莫行僧衆
應別索又一幅
白雲深山掘芝者
女仙彈琴
賦得奕仙
題王質爛柯圖
劉阮憶天台圖二首
月宮仙子圖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盛懋秋江畫董尭年索題

李子送小景
漁畫二首
爲杭人題畫二首
端陽題慕蘭雪畫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題折花美人圖
抱琵琶偶竚蕉陰美人
王元章倒枝梅畫
畫梅時正雪下
題畫梅二首
雲門寺題畫梅
竹十首
寫竹與某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勾勒竹
畫筭遺許口北
畫竹與吳鎮二首
倒竹

畫竹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寫倒竹答某餉
竹石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初春未雷而筍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寫竹壽郁潁上
畫筍竹賀許口比得子
菊竹
水仙雜竹
荷 七首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畫荷壽某君
翎菊
畫菊 二首
牡丹
雪牡丹 二首
人有以舊株牡丹索題者

遮葉牡丹
梨花五首
題畫梨花折枝
水仙五首
雪水仙
水仙蘭
葡萄四首
王生索寫葡萄
杏花
雪粉團
畫石榴
榴
玉簪花
芭蕉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黃薔薇
木筆花
茉莉花

畫海棠
畫玫瑰花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蘭
松竹梅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芭蕉墨牡丹
芭蕉玉簪
芭蕉雞冠
梅桂諼草
枯木石竹
題畫四首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題花圖
書花冊送王生
詠畫降龍
躍鯉送人三首

魚蝦螺蠃
題畫蠃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二首
雜品
柳渚雙魚
蘆汀鳴鴈圖
鳴鳥圖
畫布谷
書畫兎中有一白雛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
餉富人子以其謾已謝絶之意其圖必立
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
噫童子知羨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
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
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
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張打油叫街語也
亦取其意而已矣二十五首
朱太僕扇面花鳥

卷之十三

詞

寶珠齋飯罷筋響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如夢令
閨人纖趾菩薩蠻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眼兒媚
竹爐湯沸火初紅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巳上鷓鴣天
美人解鵲踏花翻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鳳凰臺上憶吹簫

卷之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代再進白鹿表
代被論乞免得温旨謝表

卷之十五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卷之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代謝閣下啓

代賀嚴公生日啓

又啓嚴公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謝督府胡公啓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

答某儷魚

代賀張相公啓

代請胡總督啓

謝某

答某

上新樂王啓
卷之十七
書
與吳宣府
與季子徵
答唐府公
奉徐公
答張翰撰
答許北口
答王口北
與馬策之
與柳生
與道堅
答李叅戎
與梅君 三首
答龍溪師書
答兄子官人 二首
與兩畫史

與許口北
與來大同
與季友
奉答少保公書
奉師季先生書 三首
擬上府書
擬上督府書
奉督學宗師薛公
論玄門書 二首
奉答馮宗師書
答人問參同

卷之十八

論

論中一
論中二
論中三
論中四
論中五

論中六
論中七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沿革論
分野論
形勝論
山川論
風俗論
物產論
治書總論
設官論
作邑論
戶書總論
徭賦論
戶口論
水利論
災異論

禮書總論
官師論
選舉論
祠祀論
古蹟論

卷之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即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代雲南策問 五首

卷之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葉子肅詩序
送李子遂序
四書繪序
詩說序
送通府王公序 二首
送推府王公序
贈李都使序
陶宅戰歸序
沈氏號篇序
曲序
贈禮師序
肖甫詩序
玄抄類摘序 二首
抄代集小序
抄小集自序

刻沛言序
陸氏譜序
李伯子畫冊序
贈吳宣府序
註叅同契序
贈嚴宗源序
逃禪集序
贈婦翁潘公序
覽越篇序
王山人贈言
北臺疏草序
雲南武錄序
贈李宣鎮序
周愍婦集序
海上生華氏序
著郭子序
贈張君序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送沈君叔成序
八駿圖序
贈梁尚書公序
贈李長公序
白氏譜序
亦陶集序
壽史母序
張母八十序
贈沈母序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書石梁鴈宕圖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畵後
書茆氏石刻
送畵於寺書其左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李北海帖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書八淵明卷後

書沈徵君周畫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書朱太僕十七帖

又跋於後

跋書卷尾 二首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讀餘生子傳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書吳子所藏畫

書季子徵所藏摹本蘭亭

書紅眼公傳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跋司馬公草書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書草玄堂稿後

卷之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白描觀音大士贊
題大士圖
提魚觀音圖贊
折蘆達磨贊
伏虎畫贊
書濾水羅漢畫贊
蓮葉大士贊
東方朔竊桃圖贊
純陽子圖贊并序
梓潼像贊二首
三教圖贊
四老圖贊

四仙圖贊 四首
高皇帝像贊
一品三公圖贊
鳴敔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自書小像贊 二首
商大公子像贊
余東白贊
宗侄像贊 二首
婁叟像贊
吳君像贊
郁君小像贊
書馬策之像贊
范子小像贊
王子小像贊
傅子像贊
柳生小像贊

許伯熙像贊
草誦 并序
題鳩
卷之二十三
銘
歙石硯銘 并序
歙石硯銘 二首
端石硯銘 二首
端石螭硯銘
無眼端石銘
馬策之端硯銘 二首
鼉磯硯銘 二首
鼎硯銘
破膽磬銘 并序
刺匣銘
篆櫝銘
竹秘閣銘 二首
書櫝銘 二首

卷之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坐臥房記

西施山書舍記

函三館記

游五泄記

閘記

西溪湖記

義塚記

石頂浮圖記

修郡衢記

長春祠記

半禪庵記

呂氏始祖祠記

石刻孔子像記

烈婦姚氏記

鎮海樓記

酬字堂記
卷之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徐相公碑
季先生祠堂碑
知清豐沈公祠碑
龐公碑文
劉公去思碑
卷之二十六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白母傳
王君傳
彭應時小傳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蕭女臣墓誌銘
吳孝子墓誌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伯兄墓誌銘
仲兄墓誌銘
亡妻潘墓誌銘
自爲墓誌銘
墓表
陳山人墓表

卷之二十八

行狀
呂尚書行狀

卷之二十九

祭文
祭北斗文
代祭東嶽神文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代祭陣亡吏士文

感夢祭嫡母文
春祭先墓文
祭少保公文
代上饋文
告丁母
告先主
哀諸尚書辭
祭張太僕文
會祭高君文
祭羅母
祭少顛文
季先生入祠祭文
時祭文
縣祭文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卷之三十

雜著

隍災對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府隍神有二辨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壽中軍某侯帳詞
義塚募文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景賢祠上梁文
鮑府君醮科
請稱法位

散花初獻
亞獻
步虛宣疏
回軿焚燎
友琴生說
一吾說
讀龍惕書
書古本參同誤識
井田解

徐文長文集卷之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賦

涉江賦　襟期超曠

晉潘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爲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省中多富貴人乃起歸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嗜醇醲而姑言

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既落名鄉試涉江東歸友人顧予鬢曰子髮白矣余誠懼理道無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論雖才不逮潘岳而志或異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既被棄涉江東歸水涇則厲僕痛主困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閾渭既登一枝之堂俯而拜母母曰兒復如是歸乎兒則困窮兒好顏色兒腹應饑(慎然)爲兒作食既乃渭復往舊託之禪室掩關戶於晷刻略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顧盼之間指予鬢而謂曰子髮白矣年其幾何吾則宜然如子則那予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側首伯爲予擢擢不應手體短善脫不脫而獲如黃甫活伯仲謂予豈以憂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知細故芥蒂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今每大已而細蟻視聲利之所在今水趨壑而赴之量大塊之無垠今曠蕩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今似曇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今太倉之取一粺物以萬數而人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脽彼營營之徵

聲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曳蟲股噉蠅脾入孔穴實
糧齎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
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隣虛塵虛相隣天地
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
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
如斯胡有定界物體紛立伯仲無恠目觀空華起滅
天外爰有一物無罣無礙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
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攜失亦
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覺靈是爲眞我覺有

變遷其體安處體無不含覺亦從出覺固不離覺亦
不卽立萬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
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助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
莫支外寇形呈竊發暗來積土漸高爲九仞臺九仞
一虧終爲阜丘予斯之憂他奚愴懷伯恠予髮良亦
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鬢髮頒白斯人
稟常萬古一轍稟完後老缺者早泄曷知小子不稟
其缺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予視髮玄綢白希遠窺
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茲秋謂予

憂爲、

牡丹賦　風華典贍豈次楩諸君可辨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阯春陽既麗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搖落客始罷止滕子心疑而過問渭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之於庭毋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落儻兮游觀忽兮離索毋乃避其凉而趨其熱乎是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茹芝挈芳始既無有乎穠豔終亦不見其寒凉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茲種之涸吾黨也吾子以爲何如渭應之曰若吾子所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麤主則爲精主常瞶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如吾子慙富貴之花以爲涸已世亦寧有以客之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譬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翟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蘭松菊者之爲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

安知夫餐佩采摯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滕子顧子曰有是哉子盍爲我賦之渭曰唯唯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東青州而南越曾不足以頡頏稟陰陽之中氣兮雖未必其記載之盡信視衆卉以獨妍兮眞若悉有萃乎水土之精光始山閒之幽寂處天后之帝鄉后始命移以入內兮備宮樹之列行亦何心於貴賤視用舍而行藏茲上代之無聞始絕盛乎皇唐爾其月陂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既和藹亭榭之載營天宇曠霽兮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王孫蹙游龍於流水遶茲葩而密坐藉芳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華朱含霧雨群蒂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於羅幃鄂君擁羣被於江渚當其百蘂千芽照耀朱霞綠葉紛紜望之轉賒若儒生之授學列女樂於絳紗迨夫背戶迎窻上下鬟簪二三作隊嬌嬌愈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朝天錦辨重捲檀心飛屑柔須夜殷怒苞曉決宛婦

姑之反脣似相稽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沓諸娣從韓姞以同歸颯焉凋衰漢主放宮人而憎別風薦小爽雨委微溫楚姝舞歇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愼妃橫逼座之勢紫侍黃側班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卬婕妤當逸態於上殿或翹而望處子窺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姝可罄比而殫論然渭嘗聞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寶髻鬟鬘珠璣瓔組佛之勝相紫金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閬風玉城瑤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群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群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申申夭夭行行誾誾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

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姍解佩環於洛水之濆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歆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渭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矚於他園都不記其婀娜籍紛紛以紜紜其何施而不可

鞠賦　幽烈清疎伯仲長公秋陽稚酒

渭既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曩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絕響於此毋亦如吾所謂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渭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

也乃筆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芠昌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涼惟付與之是聽非知計之可詳履子廣庭覩茲烈芳繄名相之別數亦芑莖之異萌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蒂而不舍於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木葉下而草萎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圃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尚有羸群而不黨矜而不爭槩望若結伴而違俗單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拆秉土氣之正精雖

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而鎏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塗處規埴而託身非厓礫以爲嘉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子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朗知寒燠之迅駛弭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朶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錦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屐豈無人而不芳亦胡庸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

花名園如霰上國如霞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傴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馳驁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耀其孤標眇賤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乃徵霜襲宇驚颸振帷蓼紺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

垂閒宇兮無人悅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
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霜於中野蘇武
嚙雪於沙陲在顛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違如容色
之淵傷實中心之永矣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
嫮逾盛年而云邁稍淩夷乎末路苟蒼蒼之爾私兮
又何病於遲莫日中晏而彌烈兮金粹精於融鑄直
守貞而罔渝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悁兮信毋
必而毋固

荷賦　言詞俊摹寫靈

渭既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
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含毫續藻俾世稱四賦此雖
小圃之光而亦吾子之麗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堰
連抱之大甕立階檻以踟躕挹三尺之清水實五石
之泥淤葩燁燁其盈把芳霏霏以滿除逼而就之欲
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淩波之逸卿而擁蓋
之公路也遠祖當春秋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
之溪歐冶子淬劒之處也自會稽達剡水溪長峭澗
淡蕩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葦種類繁生多不可紀

則有乍決半舒小朶大蕋短佇長竦低垂迅起柔標勁節疎陳密倚或向日而併嬌或從風而自靡其乍決也儼華燈之笑焰其半舒也宛新月之過朏其小朶之開群仙合掌而數甲斯尖其大蕋之盤古佛現身而千目其眥短跂則蠻奴跽以貢珍長竦則山峰矗而攢翠低垂挂馬肝而始刳迅起樹羽蓋而仰綴標有柔而將隨節有勁而示刺踈陳或約隊而未過密倚疑附耳而不置向日併嬌未足稱妍從風而靡曷以揚麗香不烈而愈恬色彌夭而不媚其房之俯仰也則有似乎客主之既闌更舉爵而飛杯其葉之掀翻也又有似於兄弟之寢興共長枕而大被是以飲風露而華采集鳥魚而游戲五月清涼三伏不暑曠漠之區煙波之宇根蔕懽娛枝葉容與花神每遊息以無窮生意亦隨之而不去吾子不聞王之後宮名西施者乎采掇不盈觀者如市羨我顏華中心如駭此固千載之所美談而風人之所載記豈若茲主人之處我也陶以爲沼以灌以壅覆之井幹以制以控苗蘂抽莖束不得縱炎暑結棲鄒與魯閧（雅讙）豈俊臣

之見推而請君入於是甕實遭時之不偶爲觀者所侮弄是以見先生之來有不能以言通而謬以意動者也余應之曰何子見之不廣也吾聞自子之先以至於子皆得以君子名者豈以託居之廣大而顧盼之光榮乎直幹不撓虛中無物竅多比于之心清映伯夷之骨含芳烈其愈溫處驕炎以不熱眇可望而莫親殫易事而難悅翩翩欲舉挺生冰雪之姿瀟灑出塵不讓神僊之列是以映清流而莫增其澄處汚泥而愈見其潔且吾子既不染於汚泥矣又何廣狹之差別縱遭時有偶與不偶何託身有屑與不屑乃垂頭默然似失仰而微笑似有所答知君子之令名非外物以丹臒於時遊魚躍於梗底翡翠集於房側微風芬以襲衣纖月高以映榭乃命主人酌酒而別

梅賦　有徐庾之麗而徐庾無其峭

往予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麤理而絳蘂者歟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

觀焉則見其孤生瓌古偃伏廻卷一花千葉並蒂數
蕚忽上竦而扶踈者歟至於依山臨澗覆橋橫野間
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
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
殊爾其孤稟矜競妙英雋發肌理冰凝幹膚鐵屈留
連野水之煙淡蕩寒山之月蕋一攢而集霞葩五出
而爭雪側披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
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掬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橫肱玉
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戢以梳翰珮玦繽紛何

啻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
取豔以冷而爲妍緼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瘦
影橫窻臞然山澤素蒐麗璧忽爾嬋娟託使將傳寄
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
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
流墨工圖史或拗之爲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圍棋酌
酒相與偃臥其中落月廻風務印縱橫之所彼稱既
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住斯亦可
謂一節之高而未足以盡曠然之意乃有巖居之徒

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龐眉壽考跨蹇策笻熟漿烹藻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嘗其處飛觥爵於彌留顧徘徊而不去景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心暢神洗囂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麗且余觀夫梅之爲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之正味先者序之履端先則渾淪龐篤含泰和而獨飽酸則甘辛醎苦受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盛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顧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不知其處寂寞而貞厲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之圃盤錯乎水石之間風飄撼之而不動瘴癘攻之而罔顛雪霰既零條枚益肆陰幽外剝陽氣內漸迨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飽諳何桃李之弱質敢先後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前破械賦　趣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豪釐千里岐路寸
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
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蘧蘧然蝴蝶之
爲莊生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斑鸛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偕二友
木竇金紐與之爲三脰及足手一人邇之不棺而朽
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
鴛鵝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
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畫鶴賦　工部進鶚得此有匹

朱冠縞衣四池玄緣鐵脛昂尾金眸夾顛長喙易渚
圓吭聞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
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瘞銘
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
之言聞唳華亭誰其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
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
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

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頴而希冀其玄妙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瀋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縣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毰毸頂殷荔而氐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贗以爲眞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緹芝賦　飭詞妍美

緊探珠之巖榭迨臨鏡之波館地並秀以雙美氣偕和而競煖爰有物以名芝忽卷然而從窾如茁玉而束瑤既抒輪而揭繖下縞練以裼中上緹纁而表袒皚薄雪之將霏載彤雲而未斷巨者二咫映彼湖荷小者徑尺燦竹妍柯河邊織錦掇支機而罷杼漢宮剪綵停寶鉸以羞羅使君溫恭崇抑斥揚歛襟下問爲災爲祥既登覽乎隅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點璧惟傴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呈以露吐瑞藹之氤氳儼郁霏之煙霧芳噀噀以襲衣裊亭亭而

幕素遶數尺之玄壤瑟週離而奄布示彼絶奇逸於
往睹非家積之餘慶符天心而曷故於是使君讓之
不可推之不去把酒號曰子爲我賦卽斯語而宮商
謝不敏兮恐負亂曰使君玉除盛芝英兮一貢廷兮
兩侍於楹兮斯爲之徵兮使君眇痾匪蒸成兮芝草
生兮采以鎛兮壽百齡兮斯爲之馮兮

十白賦 有序 亦諷亦悲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
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

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
予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
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
兩角蹲並壁以交岑桓桓撫臣敢告 世宗謝山海
之華食仰觜於上宮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
匪司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睛珀赤妙毳雪寒豈韓盧之可獵與鳧蜍而共跚曩者食客之謀匪爲營於三窟今也走狗之鑊潛垂涕以雙潺

鵲

即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鵲而胡不彗匪舍疆以效鶉詎攫雛而學鷙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潢古印幻騰羞托翼於金墜

猴 瓊赤玉誤爲白沿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善幻脫蒼鞹以膚瓊莫四朝三豈狙公之可罔既冠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鸜鵒 昌黎二鳥賦云白鵒亦與貢

鸜鵒來巢春秋紀之皜皜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實維眥之不貢於廷拚然起之

鸚鵡

黃冠白章其鳴嘒嘒殊彼凡羽綠襟朱喙柰此絛籠將飛復墜我則禰衡賦罷隕涕

龜四

念寶龜之素甲羌迸迸兮冰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茲而偕錫雖入網於豫且苦靈骨之就鑽亦托跡於莊周恍曳尾而超越

鹿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踵白鹿而後來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鹿庶其得所

鼠

聞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緇而爲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兮始黝於鉛黑

黃頭時賞羅者頗溢

鳥曰黃頭猛以善鬬白秉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拯土於一覆

徐文長文集卷之一 終

徐文長集 二

340723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樂府

張家槐　樂府俱近古惜拘於古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纔出戶闔扉鞭行人上及飛彈鵲母連鵲卵鵲母棄雛走何所曙衙開邸報來使君朝去鵲莫歸

悲饗歌

吳人饕越人俎一臠忤舌死杖下肉少甘骨爲土

歌風臺時漢高將東英彭諸猛又知猛者守欲背故曰安得和鄂州作

醉媼酒臥媼壚武家壚畔鼾呼呼豐沛中群酒徒嘆季鼻大糟所都誰喚隆準而公乎十二年左纛還着紅衫應午炎七尺所臨萬馬環諸王列侯敢不虔獵徒酒伴隘巷看獨召故老金爵乾惜青春赭朱顏乃思猛士得將安歸問野雞還我韓

又

鄂州篇衡縣權渭也俯拾所殘悲異代良楚酸謂河高水流抔天渭兩過之河未然麻姑量海海愁淺三尺鳥爪沒至骭大家作計一何長請看何人偏墮短

又

英彭不雌季心所猜今布越耳終當爲豨終當爲豨不如我先之舊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遺十既一無遺安得不歌以思

又

騅渡江八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縞新城奉三老教殺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

者師上親長禮敎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士難四方守易戰攻誰兼不蹄買蹀驄擊太牢祀鄹鄉聽叔孫通徵魯諸生驚禮四公遠來于商

予嘗夢晝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貞傳稍解焉

堅貞十七之死靡他（去聲）數夢男子百兩以御（叶）貞覺而恚莫知其謂華盛來胥（蝶也）我貌未悴廢沐垢首塵膚敗裳如葉未秋虐使萎黃自茲以往夕寢旦覺角雀謝穿筐梅罷摽卷婁雖羶理不樂蟻矧已肉矣曷感而蛾（音宜）萬有膠轕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謂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鷸不得已今爲梟　昔骨肉鵞與鴨不得已今爲鶻　昔宗親鵲與鶉不得已今爲鸇　昔官府騶與虞不得已今爲虎　昔乳煦汗血駒不得已今於菟　昔黔蒼萬夫英今視之蠅所生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四言古詩

鴈臺詩 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
矰繳先矣待鴈不來凉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
出自郭門於焉遨遊群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
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炙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羌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災騰千馬春俛嚙以牙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鼻獸威孔武觀者色沮媚此羌胡若媚其母余呼以咨羌曰余乳當其出穴若嬰離褓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鴦養虎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終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止之

茲山一何爲仰首摩青雲遠去氣色古混沌蒼然未分引聆涉陝洛毋乃隔夕曛中有舊祉址尚見數偶群短草覆井水遠松貯氛氳薄雲在其下猶幕高頂墳

玄釋諒能居人世未可云念子覺無上夙昔斷羶葷焉能繫不食焉得不耕耘況茲值秋陽寒氣慘不聊未可來居斯語子以慇懃

來晨憩廣孝寺　中唐雅調

可憐荒宇在於焉恣游賞古砌伏野草唯餘聖賢像巨碣指高樹御墨浮天上昔人不在斯悠然引遐想曙入鳥初散道寒露猶濛回睇高山岑翻然策笻杖

登秦望山

素情忻晏遊碩人事永矣上此萬仞山復沿北溪水顧瞻江海流神去蒼茫裡後峰千里來旁嶂兩川起往昔窻中羣今茲巔上視佳哉是觀游吾鄉亦信美

沿秦望溪水

流水澄若無溪魚宛遊空磊磊聚圓石澹蕩偏能工高寫象山曲伏響廻草中何朝飲麋鹿蹄跡去難窮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峰紫鐵色錯豎似花蓭土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蓭峰　聳秀

錯如鐵色紫出土幾千古寒空蓭尚繁秋水蓮難吐刻削差可擬帶插不添嫵宛如齒齟齬張吻訟所苦

千秋獻組繡名號未得主直少讓中岑他山祝應父
借言花蓝峰來春開何處

海樵山人新構

古莽伏圓址新構敞方榭去家不百步連山凡幾架
衡門夾栟櫚甲池注微瀉群峰列窻牖佳木依簷庳
稗碣墻垣中階級陂陀下曠霽坦以來遠暮蒼然化
亭北指夕月高臺嘯清夜嘉賓燕屢入麗人時或迓
臥榻楔巖石旁戶達僧舍主人胡不歸樵海未云罷
束樵遡遊風於茲焉息駕

又曲池

滀池疊青山山色落池裡上栽百歲樹下過三折水
日夕衆鳥下客至數魚起助筵摘果實開蕪種芋子
上山一以望高城正東迤波漾堂墜塋野潤登覽美
羨子善結架多在聚景址彼亭既孤絶茲地何曠爾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閒俊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予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鉛素
江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秒林晴沙泛寒露
借言伊人閨應在煙生處

讀莊子　可慨

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爲數論量生死反大事
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

海上曲

雲隱城月高使君梯樓坐縣緝訊諜士但苦城破
問賊一何多數百餘七箇長矛三十六虛弓七無笴
腰刃八無餘徒手相右左轉戰路千里百涉一無舸
發卒三千人將吏客如果賊來如無人猝至使君下

又

暇日棄籌策卒卒相束手四疆險何限但阻孤城守
曠野獨罷民棄之如棄草城市有一夫誰不如木偶
長立脾睨間盡日不得溲朝飧雪浸脛夜臥風吹肘
彼亦何人斯炙肉方進酒

日暮進帆富春山

日暮帆重征江潤耿無度峰翠逐坼來樹榦參天去
千里始此行一日即羈旅石瀨駛清磷雪壑聳殘素
回睇吳山岑蒼蒼耿煙霧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遠

眺江中惹石

乘舟坐無聊遵途岸轉杳忽流赴海馳惹石橫江倒仰睇崟崎側惟見蒼翠矯覆莽映赭壁枝弱不勝鳥縣崖窄可步聚纜密如篠舟子勿前征前路煙生草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語句恍惚太初

中夜依水澤羈愁不可控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寂野聞籟微單衾覺寒重託跡蒲稗根身共鷗鳥夢

早發僊霞嶺　似杜紀遊諸詩

披衣涉崇岡日中下未已雄偉奠兩都噴薄走千里百折翠隨人一望寒生背高卑互無窮參差錯難理蔓草結層冰喬木秀縣薗畫餐就村肆小結依崖址去壑知幾重剡竿引澗水回視高峽巔鳥飛不得比

自浦城進延平

溪山孕鐵英惹石穿水黑馬齒漱寒流冶火融初滴方舸走石鏬奇白日飛霹靂操舟信有神出入坦然適以知庖丁者游刃有餘歷循理稱達人險難亦何感

夜宿丘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數十尋縣絡溪渚

老樹拿空雲長藤綱溪翠碧火冷枯根前山友精祟
或爲道士服月明對人語幸勿相猜嫌夜來談客旅

湝澹灘

黑鰲穴地出噀沫從天下春雪跌深潭(音險)驚雷迸鐵鏬
回思身所經險惟幾日夜老石萬片焦飛湍千里射
藥乂窺綠淵人命輕一詫或似鼓太冶青銅沸將瀉
女媧撒餘礫(妙絶)頑查攪不化念彼既憮然值茲殊可訝
短槳起沈舟凸字捩深窓因之誤絲髮長與世人謝
浪怒一何愚終古不得罷有時搏陰颸寒色慘朱夏

借言呂梁叟何時谷閒暇余雖愧達人笑對成一嚇
闖溪舟槳
形如凸字

泛舟九曲

老王亂青冥皇天夜遺蛻餘骨散九烟頭顱此焉寄
人視萬刼餘天意一夕計遊艇沸滄波髣髴熱營衛
亭午入數折冲然元氣閉縣峰昇羽(幽芳)毛竹倚仙姊
辟彼齒牙蠱生死齦齶內世人不解奇但識世間事
示之帝所遺惟以溪山睇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驀蛻首見紫氣

不死者已去死者猶人間滑骸自何夕飛置山之顛
取視始伊誰縣綆月屢牽而不如餘鳧安臥橫青蓮
道士苦斯役猶函閣高椽過客好奇異啓閱請自便
茲物眞仙靈磊磊黃琅堅高頂泥丸宮紫氣猶一弦
晦明準天時白黑互糾纏胡爲黃冠流示人禍福先
爲予而變易無乃勞予騫玉蘊山色輝斯理良自然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省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龕

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奇縱

白日午未傾野火燒青昊蠅母識殘腥寒唇聚秋草
海門不可測練氣白於擣望之遠若遲少焉忽如掃
陰風噫大塊冷艷攔長島惟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澡
玩弄猶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恢奇焉能盡搜討

十八日再觀潮於党山

秋水自生幻海若安措手驚雷砰雪獅萬首敢先後
山窺本遲濡俄驚足下吼老壁拍波塵千仞落衣袖
望窮不見外激灩明滅久人天儼未消劫火燒宇宙
往昔每一凭恐怖經旬晝那知迫視惟其怖應不朽
豈惟我恐怖天地亦應有景往目既遷恐怖亦却走

蕭荷花祠 俗傳露筋娘娘者即此

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秋襲陂澤揚舲遡大湖風緊日已夕水息習舊栖戢羽茭菰白弔古解維舟去岍不盈尺秉燭褰繡帷金翹儼宮額燭滅颯然中神爽凜孤鬼念此芒吻微奚啻雄虺索豈無冶容膏貞肌以爲臛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

送明教往上海

翫雪東門家天寒雪正下繁林積素花群山映簷瓦杯至不得休語密不可罷鳥集池樹顛色暝天欲夜顧予同心人而有太息者云我爲道謀安得與君舍余爲重解疏歛襟向前謝超言雖遣累離緒難釋罣駕言春陽初那得便徂夏執手歸路中衝寒爲君話

寄善畫葛君

展箑不盡規墨色鮮於洗細圖萬壑雲寄我青山裡感之不能忘聊寄短篇耳

入燕 近選體

董生抱利器鬱鬱走燕趙賤子亦何能飄然來遠道行止本無常譬彼雲中鳥朝飲西園池暮宿北林杪

感事復懷人生年苦不早欲弔望諸君跡陳知者少
垂首默無言春風秀芳草

古山篇贈余君　漸近自然

余君本今人而有懷古思三年臥白雲一醉撫流水
握管掃素箋閉門謝時事懶與今人交自號古山子

贈陳君　杭直

珍木無弱羽廣川饒勁鱗　皇都鬱嵯峩多士如繁
星陳君在鄉曲少小馳芳聲去我三百里可望不可
親昨予志廣覽自越之燕京見君長安道一問知姓
名郤復訊動止握手爲予陳自受相公知忽忽復幾
春一朝去鄉校今作太學生言溫動有禮志壯氣自
信皆顏口若海豐下而長身再往論文史終夕如倒
困藻思蔚以妍儼與骨相并王良御八駿技絶物有
神一日驚千里安得留其行念予復南去攬策臨修
程小見同越烏秪入榛榆群思君不能置短篇陳素
情

戒舞智

富非聖所郤貧乃士之常華屋非不美環堵庸何傷

多才戒舞智善閉靡不彰舞智向愚者弄偶於偶塲
偶自不知弄爾弄何所償舞智向智者譬以光照光
彼光不受照爾照何由揚舞智兩不售不舞兩不妨
請君聽予言作善降百祥

寄彬中　似大白市風

鄴下老韋布能活几下人魯連劇排難安得專其名
不見申包胥含悽哭秦庭萬馬慶關隴救郢却吳軍
側聞同心人忌難等赴焚秦師不可出大義凜已明
栽傾本莫致安命以爲貞

答和公旦

高垣沼我驅棘刺長如荻松柏年十寸至今長五尺
一朝鎖籠藩小鷗決蓬翟忽逢東來鴻相煦以雙翼
逝焉渺長江別子當幾日不能偕我飛一顧一悲嘅

雪

屋腐隙西椽密雪夜如織朝窺牀簟頭白糝高一尺
側身不敢搖寒籠戢僵翼伴侶同苦辛何從乞漿食

寄王子心葵　殊古

葵花似君心向日解違陰葵葉我尸　有足不能衛

與君夙相知把袂吳山時今日相思處南冠縶楚儷

寄陶工部

短劒在匣中秋水蓮花芒芒色豈不好終爲人所防
所貴金玉資含輝有餘光諒哉工部君璠瑜映明堂
熏風動九夏鳴音來鏘鏘至寶吐洪亮不特華澤芳
洗思不能寐攬衣視河梁

筠石篇　意色幽蒼

片石插寒塘泠泠箭竹黃誰提數寸管坐到一秋長
我亦眺清致傳聞今幾霜翻飛乏羽翼那得到君旁

想見莓苔綠坐令毛髮蒼疊牒嘉肺中望斷雲根簡

今我操題處青棘披孤墻日影淡無色十月梅早芳
欲折以寄遠無此長臂攘料理竹下人應少寒枝香

蔣扶溝公詩并序

零陵蔣先生者迅鷁鵬之遐翮秉龍蛇之屈
伸嘗欲頂摩青天手弄白日不着上下以栖
混元早歲妍精孔孟含藉六經故說有談空
不詭正道昔嘗出宰扶溝晚節薄遊四方挂
冠拂衣如漚在海雖隨光揚波於上代魯連

高蹈於海濱禦寇埋名於鄭圃先生放縱於
吾越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渭伯兄
淮恬澹厭俗弱齡訪道垂五十春玄室冥奧
未睹宮墻遭先生溯舟閩粤放於山陰邂逅
天緣值諸行道顧盼之間疑謂異人遂數語
浹襟懸榻彌月過蒙收畜列諸僕御之徒既
而先生鴻跡遠曠再渡錢塘期許後來意得
執鞭長侍豈謂造物苛猛未更寒暄伯已化
爲異物烏乎陵海尚變人壽幾何金丹未成
玉顏易駐渭每念此可謂寒心先生哲人胡
以導指南向耶頃者又將浮湘江並九疑直
指芝田家門一入渭於斯際能不依依夫兄
所師表弟胡不爾恐塵凡之姿仙聖所拒嗟
哉死者已矣生人去焉存亡惕心永以爲好
異日吸沆瀣之精景陟壺嶠之福庭飛九還
之丹火騎八極之游氣則天凡殊塗相見無
日緬哀伯氏重以離衷因獻五言
伯氏頗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髭鬚灑林竹

修禮重致問德音美如玉扣之轉徵荒焦螟游廣漠
莫得長奉侍雙飛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猶互寒燠
念別正徂暑墓草已更綠濩濩日中霜亭亭風際木
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

柳浪堤楚頌亭二首爲溧陽史氏題

夾岸千章柳青春翠浪浮如將曲池水共作遶堤流
長蛇偃青蔭水鳥悅芳柔試於垂縷處一繫木蘭舟

又

屈子頌匪今載也志空寓千載伊誰子后皇錫嘉樹
曾剡刺崇檐青黃揉廣阼見離騷永與茲亭留不遷
其素

昨見　與下首俱佳

昨見食偶者析偶以爲薪零星椎股脾寸尺移尻臀
心胷本無有斧亦集其垠辟彼傴師工立剖瞬者身
彼傴師者析庸以免其嗔免嗔豈得已爲薪豈無椽
何忘食女德辛苦二十春食偶者答言當其爲偶辰
我即薪視爾爾自不我知我志如此矣我欲爾也歌
爾即軒厥砥我欲爾也舞爾即蹈厥趾我怒爾唇闔

我笑爾辱啓凡我所控提爾即如我自爾不覺知昧我蓄薪志

偶也

偶也難億詐爲魚豈無知假令魚爲偶亦安避薪爲此亦豈無謂聽我歌此詞當魚在沼時沼濶不容坻沼既不容坻研復朝洗之洗多墨豈少墨積盈沼池從此再三洗喁喁恒在茲辱外無滴滴縫辱墨即入何況相沫唏君在大氣中塞海皆氛霾君今口與鼻能免不埃噫蘇武在虜中磕頭皆羊羝死生憑羝輩起處亦羝隈豈惟起處隈嬉寧謝羝嬉君儕人如此而況我也魚我聞君里諺契我魚也志非伴情所知事急隨則隨

狐粉

狐妖幻黛粉窈窕美佳人慕予且宜笑情好緣相親物與人異調孰識僞與眞答子以慇懃靡曲匪好音嘶也一朝敗情歇音則存我欲灰茲音匪乏陽與薪譬以寶貽嘶寶既不我存何由奪而燼存此貽嘶曲以不磨嘶愆

補屋

僦居已六年瓦豁綻椽縫每當雨雪時舉族集盆甕微溜方度楣驟響忽穿棟有如淋潦辰米麥決篩孔五月候作梅一雨接芒種菌耳花篋衣爛書揭不動樵子不上山薪炭貴如礦生平好樓居值此念愈踴數椽猶僦人安得峻櫨栱買瓦費百錢已覺倒囊籠命工勿多攤擘艾聊救痛

作松棚　豪快

種松六萬餘千五百株活長養二十年大者僅如括西齋落日多六月苦炎熱鄰園樹木稀遮翳不可得顧言種樹資求用此時節命兒召兩傭伐幹并其鬣幹以需柱梁鬣以備周匝四垂慎勿卑涼風任超越時移一丈板獨踞文竹兀伸紙二丈餘舉墨陡一潑左盤持蛑螯右罍把饕餮挂衣梅葉梢綠陰灑晞髮

理葡萄　興趣幽

去冬雪作殃無物不凍死橘柚斷衢州松柏亦多痺園有月支藤盤屈四五咫結實苦不多一斛有餘委迨其堪落時丸丸挂璫水一日十挈竿與鳥爭啖舐

將以餽隣翁竊恐哂微細欲以付果坊不足一飡費
幽之瓶盎間漿潰敗其脆渴夜艱茶湯暫可灌消肺
比者理舊須應手落枯瘁及至更提攜僵梗忽斷碎
如人兩手足而痿其一臂支幹既以孤牧蔑焉可倍
夏景苦桑榆聊以障西墜

刈圃 似韓

草孽始一寸及壯丈有餘豈直數卽帶兼以館蚊牙
夜熱不可寐寧止不露居竊恐値此輩殷髀遭其咀
就中擬厥罪蚊也尤其渠其他不出境惟此遠追趨
穿幃耶紈塵打撲不勝劬更番以迭進安得盡屠誅
聚響苦不震萬鼕啾嬰雛工者攪夢寐一夕百起呼
蚊孽固莫逋草實主其逭呼童問腰鎌不用安所須
薙此忽如掃一翅不得儲譬彼塞垣莽往往伏戎胡
打冰燒其荒窟穴妖狐莫謂野人賤刈圃非雄圖

礪磯研 研封石鄉侯隃麋墨也新樂者青州玉也

向者寶端歙近復珍礪磯在海感蛟螭文理多恠奇
白者爲雪浪星者黃金泥碎者銀作砂角者絲纏犀
舉手摸其理索索鉦響飛分符軍石鄉庸以麋隃麋

曩者辱新樂遠寄青州來一夕忽失守仍召頑滑資一字十研磨一行百推移淹此斫陣馬羈控不得馳乃者董文學匣有方尺儲舉以爲我贈與新樂不殊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吾宗兩支其一雖衰而時一振尚有對于廷而仕者最衰者則我之支也

吾宗異秦嬴秉德嗜仁義緜延值盛明仕版頗齒齒先人秉魚須聯蟬及諸季列秩下大夫往往有三四迨及賢科書至今時一綴萬木有榮凋一體互强脆屈指四紀來攣痺劇一臂耕者鬻其鋤賈者降爲儈士者無一人慵者倚而待飽者幸免饑饑者幸未丐至論胤嗣間十室九蜂蠆墓寢蒸禴時顧影兀孤介甚者乏繼承餒鬼滿蒿薤余雖有兩兒性頗仇簡册飲牛未渴辰按項不能俛緣茲傷後昆思欲譜先代念彼從戎人蔓遠瓜尚帶況值用也來舉扣其大槩彼衰更倍茲擲筆爲一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可謂無景不寫

梅候苦歊蒸幸得五日霽涼風驅濕魑奏功未全濟眷言高山顛有堂敞西翠松篁作籟竽蕭颯爽神智

分借二三子挂絺於其地買酒穿市中炮鼈腥道器
止取醉飽爲安能謹趨避袒跣擇樹依叫號枕磚睡
郡邑迫東廂狂來忘邏逮冉冉日將傾理笻方即邁
雷雨自西來初尚雜晴蜺一言未及終振瓦落簷外
衝風捎健鶻寸進得丈退高景殊卑觀竄鳥在眉際
本言逃炎苛翻令咏奇致百事兼熊魚往往非着意

哀駱懷遠公驗詞

懷遠好詩什近體有佳聲遲余去五泄深衣遠相迎
長身而瘦頰自有山澤清命酒不停斝酒罷有餘情
迨予歸來後往往問寢興彘肩腊松火柿縷霜秋晴
寄此遠筐篚兼致倡與賡何時臥貍首聞之使心驚
道遠不得往逋此泉下羹

野蠶　幽細却自老

越桑雖云盛不及吳中繁越女賣釵釧僅可完蠶山
如斯苦拯救良亦可憫憐如何野蠶種孳息多今年
曳絲滿郊郭食葉留其觔葉葉如蟲網枝枝垂釣緡
涎縷無所用膠衣黏頭巾過者苦拂拭桑女交攢顰
提筐往西園空手歸東隣即欲貿釵珥有錢無桑村

嗟彼機上杼秋來鮮聞聲匪來猶可說國輸良有程
衣食無二理蠹衣與食均嘗聞捕蝗法及此同瘞焚

范母詩 即燦母

秉節三十年萬有二千夕一夕改霜心曉鏡換粧額
范母二十二獨居在羅幕五十七乃亡天長日幾落
獨持一寸冰萬古膠夜席當夏不得融何況秋霜白

白鶻 錢子易書故曰二孫蓋繆之後也

野性悅鳥魚客寓尚籠致正如好竹人借居亦栽芰
鶻鳥自南來貿入西河里王孫好法書籠以易吾字
墨絲繡雪衣綠罽作襠帔有時囀喉中鷹若嫋雲際
日夕湖水波秋樹葉微紫送客不出門白玉掃長彗

越王嶂寺有僧歐塊蛻 味如薄日幽花

伯圖既灰寒衲蛻亦禪泠都付塑工泥迅矣千秋瞬
我來值桃花有似蝶遺粉一宿歸去來晨齋飽蔬筍

子效索贈其兩叔

勞子爲我言翁去不復活骨鬼既已寒生事亦不熱
多我諸父慈視侄等兒列時時惠釜鍾廚中作糜啜

送童蒲圻之官 嘉禎

傾蓋語日斜肉風吹兩竅惜哉越雞翰遇鵠不能抱
眷言激獎私忽駕就遠道尚矣漆園心爲吏不敢傲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瓦券來易
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
地一丘東極闞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
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
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
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祀后
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冢
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七
都應家頭之西尚有一白磁獅子及諸銅器
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尚藏光簡家　閩有黃
兎窰

遥思冢中人有杯不能飲孤此黃兎窰伴千三百稔
券鏹四百萬買地作衾枕想當不死時用物必弘甚
尊壘羅寶玉裹袜賤繡錦豈有纖纖指捧此鍛泥蕈
存亡隔一丘華寂迥千仞活鼠勝死王斯言豈不審

又

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叫劉伶哀來淚如霰
嗟彼太康子冢中亦杯坫固知好飲徒無咽可澆嚥
杯出黃土中忽復受傾灌譬彼避秦人乃不知有漢
我欲學盧充詣市賣金盌庶幾遇小姨知是崔氏玩

送蘭公子 阿翁學師也揚州人

耶溪芹藻色相伴秋荷老公子朅重來傷心那可道
會日苦無多相別一何早八月廣陵濤一葉渡殘照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幾與杜爭毫釐

夜影疊中流進舟篁竹浦鳴雨來斷雷山雲濕可譜
及岍沿黑堤攫猪復愁虎燎火得緇徒怖餘澁言語
芋壚聊炙衣一笑賴尊俎

天目獅子巖 巖是高峰禪處相傳嘗爲張眞人所據師爭而有之張道陵與魔爭青城事見其傳

我昔聞眞人言修不死身選地滿天下與鬼爭青城
一岫插天目宛爾怒猊獰老釋據其口黃冠復來爭
黃冠匪他人云是眞人孫聃曇本上聖高道超沈冥
說教雖異軌俱以退讓名區區百尺鐵青紅抹秋榮
龍女買色線一夕繡可成胡爲兩龍象角吻同蒼蠅

賦此覺蚩蚩鑒之愼勿聽

燕子磯觀音閣　起語酷似大蘇結更蕩放

青山如美人樓觀即奩粧若無一片鏡妙麗苦不昌
茲石一何幸值此江中央上乘巨搆支下集帆與檣
朱碧得水鮮鳧鴈拂波光煙霧不見海神去萬里長
我與三友俱兼以僮僕雙日西買市飯半道謝驢韁
五口將十足蹶然餒且僵百錢成一遊安得甘旨嘗
歸來乏燈燭微雨沾我裳沽酒不成醉頹然倒方牀
猶夢立閣中遥觀大魚翔

野火

馬血爲轉燐人血爲野火何爲松柏間赤輪陟如跛
人言鬼炬微神者赤而大騶導向空馳塡雲盛旗馬
枯冢僻且荒來遊則云那我欲往詢之恐即無可話
隔河聞於菟黃犢夜在野一夫呼以馳炬滅松露瀉

鷹　味嗽相鷹書也出雜俎　俱雄逸

味嗽識奇才千金買遼海鐵翮睒秋空駕鵞百迴敗
雲中作戰塲韓彭鼓天外

馬

誰家連錢驄拟撥黃塵起千里一飯間九州能有幾
健兒不得騎淚落青氊裡

犬

少年獵平原左盧右宋鵲兎起鶻落遲一顧先已搏
但莫空中山前頭有湯鑊

狸

狸雖一尺軀猛氣制十里有時怒一號無牙墮梁死
安得此輩來坐吾書匣底

俠客 得此覺古詞爲腐

結客少年場意氣何揚揚燕尾泼箭柳葉梨花槍
爲弔侯生墓騎驢入大梁

麗人 與太白素手青條上並勝

何處行雲去遥遥出洞房月裡儻並色鏡中無此粧
所思望不見綺袂日邊揚

才子 芳俊恰合

佩筆不須長高唐侍楚王紅蘅藥邊出白雪口中翔
殺青供不及一夜白瀟湘

酒徒 古麗

御史別淳于金釵墮長夜五斗不濕唇雙鬢抱壚瀉
笑殺斗升腸耳熱索竿蕉

遊大尖　松茂桃復盛花

萬松滴千山妙翠不可染割取武陵源固是天所遣
秦人跡無有雲中叫雞犬夜泊漁舟來下山尋不見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閒雅

相逢菊花下相映菩提光試問少林壁穿雲幾許長
指月莫聆手擲拂閒挂墻睡鼾微作吼獅子一時降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天柱山在城南

天柱插南雲孤城滿蒼翠小鳳讀書餘內屐窺粉雉
大魚作鳥飛風穿萬林鼻舍北以圖南物與人意會
念彼共工額幸不觸斯際不然小折傷恐煩太皞妹
小鳳顧予言補天吾掉臂

上冢　調逼古

吾叔邵武公當年與我翁雙陪閩蜀守竹馬走見童
歸來知幾日相繼歸窀窆黃泥閉雪髭欲會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棟亦彫題邀賓夕駐馬爲母日烹雞
一朝桑海換不能保子孫負薪冢上道養鴨水邊村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年年上爺冢每每到孫家
孫家留我坐孫婦辦湯茶以我上冢牲啖孫且滿引
遶籬黃蝶飛抽籬高碧笋起視梅西東分簷住蜜蜂
問蜂窠幾許四十還有餘窠窠如不敗勝我十畝租

鸛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杜蘇之間

水鳥修其脛插彼茄菰澤俛咮啄蝦魚深不下三尺
況乃嗉中倉可內寸鱗百江海饒此州何往不充噱
雄鵲知乳雌作室高樹末三月始罷斤是予親所炙
長脛一何饕掠雛剽其宅叔仲兩三頭自竄寧顧伯
顧鵲翁與母叫噪徒頷頷蒼鷹等路人與鵲少平日
不作鄉隣看被纓救其格特恐李陽拳難虀鳴垤額
盛邀爽鳩雄並是夷門客朱亥袖鐵錐（極摹擬）侯嬴出奇略
左右信陵軍一舉解趙壁五國破大秦九合成小白
義高誠足憐多筭亦何碩磔虺黑柏顛獨奮少掎角
猶煩拾遺歌不朽俠徒迹三復鴟鴞詩白日爲儂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鸛父死於弩
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
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群凶乃挾

其雄逸去　語語古雅

鸛婺止一時古語亮匪誣戟門巢梓者狹斜挺羅敷少年繫青絲蹶張戎侯衙胡不自長守轉殪雪色顱乃向琴瑟杪落此貞女夫群雄太無賴挾鰥匹子都有如惡媒姆送贅塡門閭借衣盛綷蔡叫呶傾百壺玩習爲故事指鴈翻濶迂孰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安得毛摯俠似此鷹活雛弇州隔幾海有物喑高梧

設爲魚蝦所詰

啄鵲憎大鳥無恠吾子然從臾飽蝦魚子意一何偏鱗卽賤於倮於羽何擇焉盛冬水如石膠鬣不得旋孕腸急鞔鼓張目不得眠茭菰牙始白桃花漲春田熨塊出纍瑣多死漁者筌鱗褓及鵲鷇較估誰艱難矧茲網罟酷百倍鳥有鸇雛攫子不許鱗爛子許旃乃乖漆園理奪蟻與烏鳶等爲一盜耳何猛此彼寬竊東子則許竊西子拘鉗波臣詰如此而我難爲言衆生遞吞噬此業何時捐西方古先生解破萬壁堅

龍門儻罷躍飛去好相參汝或未即去我姑代彼宣三戒嚴重殺五淨肉亦權鵬飽六月息孝先腹便便

天竺僧

揚帆三竺涘弭錫五羊城黑人初以涉琉球次所經波弧十五兆日矢九千羸初至黑人次至琉球至廣州凡涉三萬里歲三周以弧矢筭之得此數人疑鵬六息彼視蠖一信衍既隘九土師亦耿八垠片楮畫大卵沃焦灊孤萍劈芥內閻浮粉塵陋虛鄰鐵簏臥龍象銀瀾恬蛟鯨梵唄隻字掃江海百谷臣云胡白氊底乃有赤篆文象胥幾何譯龍樹鮮恚嗔挂履度葱嶺趺湫蛻巖雲投夾蕺南寺乃偕領西昆漏沙自箭準聖水他濤奔有爲乃復爾無量何由臻相色示戲幻接引詎勞塵白馬幸維寺黃龍未演輪薄痾阻問訊擬待桃花春

煩吳伯子治墓堂　大雅之作豈何李可識

火瘞世曰凶水封豈佳卜兩徙踰五紀先鬼偃幽瀑多子爲我更我蘧往京國買石百尺餘托子安墓卓子冗辦未遑我歸上冢哭鵝魴設未已老雅掠豭肉候果墓旁兒指告蟻上燭草設無威儀人怠物不肅

坐此無歡期改燧十二木乃三年也昨者賣字錢募工可五六仍以煩吾子歇百了一役

旱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詩亦逼蘇長公數篇俱峭絕

旱魃虐以猖商羊乃深避雲漢夜昭回遵彼槁條肄絕意豕涉波必死蚌持翠蜥蜴山澤窮猳豨屠賈致黃緇逓唄詛玄冥等聾聵如聞柴望禋感通有精義洪疇儆恒陽緐露肅常饋商林沃乃深秦天豈終醉壇今隣閶闔閽亦撤幽閟雷吏綠章封寧有不達字油然未崇朝沛爾倏濡遂虎貓效蜡勞豐隆讋群祟連臂解桔槔極目醒枯悴歌帝悅穰穰報典虔惴惴窶人無農憂連夕美涼寐農獲譬中行美寐狷其次糴賤勝作農先生有酒食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窰港銀魚白下法炮巨鼈夜酌深談次其韻

日鑄標槍芽月團捲旗避纖甲赭舊條柔針綠新肄瓦窰五寸銀脊色偃微翠雙裙謔可談九肋底能致伯云準食醫治以聰我聵斟炮法內京酌長非外義

珍此五侯鯖慚余十漿饋主既唱無歸客顧稱未醉
階蟲先秋吟徑竹上霄閟叔夜寂鳴琴子雲寥問字
待扣匪洪鐘立涸是盈遂泗鼎曠沈淪神姦恣精祟
伍員終鴟夷三閭竟憔悴白駒返谷空黃鳥臨穴惴
千古究何窮再燭不能寐曲禮問更端梵詮編復次
伯榼既已空吾出吾簞食伯子近稍重聽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窰甌某亦病
隻耳聾次前韻

猾器幸自殘黠繇巧規避辟諸鞅掌人彼逸此獨肄
一竹楚啼頳雙磁越窰翠物非人易求道遠我難致
無丞有重聽髮覆彌黨瓚約髮無紀綱晨帳缺宋義
捱粟付騣工寧減朝食饋詎意彼騣者無往不辤醉
犏纓高箱塵馬尾枯橐閟踉蹡攢八針邀呼輸四字
浪言伏卵清竟滌下流遂櫛束起鬖鬆嘲呼免魑祟
竹返磁亦歸黥補色終悴注瓦智靡昏捧玉神若惴
甑破視何益囊空臥安寐辱即寵爲下老子云寵辱若驚爲下孔云其次辟色色即礼貌之衰也其下則饑餓受周近豕交矣辟乃色最次屠門盛
豕交寧爲愛而食

旱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祝融黨羲輪玄冥引車避課窮燧人蘇徵及棗杏肄轍鮒槁厥頳壇豭禿其翠走索華陽逋沈瘦永難致竟辜燒尾恩翻仇聽角聵玩愒如不聞曠瘝秉何義余齋廢酒沽朋祭阻肉饋方嗤澤畔醒敢思河朔醉承風獨有雌納月幸無悶哽哽向隅悲咄咄作空字朝筵聞客云宵鋤盜隣遂雲密不東郊蝀孽復西祟昨孑凛今靡舊殍理新悴漸少墦乞驕而多褐夫惴待盡歌有爰無吪祈尚寐感此疾威旻遣以競病食

送友人　清佳

寒風夜中起游子朝作客河流一尺冰屋瓦三寸雪君把轡與鞦觸手冷於鋏此時山中人覆絮敗毛褐欲寄寄莫由此意共誰說

送王雪漁北上　通篇快論中數語更豪雋

淮陰所佩劒不審值何許佩劒以釣魚於義亦何取一日幾垂竿竿竿可幾鯉叶呂乃至捐漂廚庸以益漁腑我取魚之劒聊略爲漁估即非百金資可易數月黍漁也智絕倫何獨昧茲舉腸饑乞可爲劒去何所

仗之楚復之漢漁並仗劒往可以負漁竿踉蹡見劉項猝辦恐後時載質先出疆叶上聲王郎不釣魚故亦無竿餌聞郎所持竿貫以山中紫毫長一寸餘竿只五寸止居則南狎越行則北聳燕淮陰劒三尺郎劒五寸縣歸來報千金漂母是何人封侯劒不取却取釣竿親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

葫蘆老細腰乃似細腰女即令楚宮來今亦不堪舞我聞方外醫庸以盛藥丸梧子及魚眼可容百萬千老圃畜蔬種亦夠一頃田我既醜醫帳亦復少蔬阡擬挂於扶老支吾五岳顛心强足不健終歲掩帳眠止取作蒸鵝聊以謔客涎

又　幽沈古雅

芝朶雖不潤芝色堅且古根鬚絡拳石如筋蝕臂股絡古不復脫初芽寧藉土石色既已黃芝紫亦稍嫵有如意魁梧狀貌乃婦女穀城弔老人淚下潛如雨置我筆研間長與留侯語

大寒嶺啖新胡桃頻婆諸果北游作　奇想

天險既已異地産應亦殊胡桃及平波朱碧明椒隅
入夏而徂秋葉翠尚不渝但少鳥與雀而多嬴與驢
易水非不遄灤河不爲迂但求一寸鱗如海求猿狙
遥想燕太子食客焉得魚以知荆高徒日嚼羊與猪
猛風增食肉嗔憤易睢盱慷慨赴秦庭不復顧其餘
乃緣謀略短豈眞劒術踈舞陽一豎耳何乃與之俱
哀哉樊將軍空割一隻顧國有千乘大能用王可圖
乃恃五寸鐵爲計亦何愚

往馬水口宿煙麓陀庵

昔從良涿行茲山在雲際昨夕宿茲山雲乃出衣袂
四徒夾一輿兩膝拳至鼻一里轉百盤鋸牙不得直
結葦以爲廬削木骨金髻夜鐘但超懸晨雞聊一嘶
巉巖既高騫巑岏復孤厲田思燕趙時築城遏胡騎
安得盡如斯脫甲開戸寐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快喻

武侯敗街亭馬謖違節制兵顛迴不同大小俱是事
茲管湘中來百中其一耳有如玳瑁魚腦血徑彈子
又如鸞與鶴頂發楊梅紫全體匪不華獨此猶覺異

詎可拘尺寸但須存紋綺畏炎不得行付托昧厥旨
舉刀一鏗然顛落不可止持歸以復子魚鶴不成理
對之一捧腹削圓方竹比

口中

口中萬吞吐莫道一俗字匏豢離喙舂冰雪滿牙齒
身中百所爲亦莫涉一俗但爲鸞鶴翩暮卽雲霞宿
有斤不削人有繩不直木淤泥填大千荷葉自抽綠
從此戒爾後愼莫蹈往覆有如垂教言斷舌肘其足

騶虞

騶虞生猛虎鳳凰産梟鷲二聖有朱均太虛亦眚彗
纖纖妙膚理盎然長疣贅梗楠固鴻材鍾斛瘦其際
橘柚匪不甘豪蝟匪芒刺美惡一何殊胎孕乃非二
越雞伏鵠卵變之苦無計果蠃秉何神蜎蠋乃能似

曇陽　作頌偈觀

曇陽一髻左道人三朶花誰云只是你安知不是我
大海徹岍冰小生沒處躲

又

聞道居緜竹看來幻落花團團輪北斗處處種西瓜

遍地皆祗樹何方不落伽

又

無鼻無眼孔有頭有尾巴蛟龍大蝘蜓蝌蚪小蝦蟆一結生百結百些無一些

又

將軍騎健馬稚子打慈鴉各奔前程路都來暮鼓衙同舟迷敵國驀面認通家

又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太倉善哉聽白佛夢已熟黃粱托鉢求朝飯敲鑼賣夜糖

又

明知騎竹鳳還道媚妖蛇可恕者落帽難饒者脫靴一靈生滅已百吠是非耶

又

男女兼黃白丁寧囑再三特將鐵掃帚痛掃世媱貪竊幸師與我不異青與藍

又

火龍長九九泥蛇八十一一物而兩呼兩呼只一物

將泥認外蛇見蜂硬割蜜

又

好人不在世惡人磨世尊聰明管自己闕冗任乾坤
遺命云聞帝多應是嚇人

又

獅子吼未歇蝴蝶霎已來衆生自矇矓抵死致疑猜
認賊由他去謗佛何爲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許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海氣撲城城不守倭奴夜進金山口銅簽半傳鴟鴞膏刀血斜凝紫花繡天生呂生眉采豎別却家門守城去獨攜大膽出吳關鐵皮雙裹青檀樹樓中唱罷酒半醺倒着儒冠高拂雲從遊泮水踐繩墨却嫌去

采青春芹呂生固自有奇氣學敵萬人非所志天姥
中峰翠色微石榻斜支讀書處

三茅觀觀潮　意似長吉却復清亮

黃旛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搖綠
枝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廻腰窄天地有身存
不得誰將練帶括秋空誰將古概量春雪黑鰲戴地
幾萬年晝夜一身神血乾升沉不守瞬息事人間白
浪今如此白日高高燦不光冷虹隨日縈城隍城中
那得知城外却疑寒色來何方鹿園草長文殊死師
子隨人乳祇樹吳山石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露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　八山

側聞公遠臨江滸普薦國殤補化理之不及
超沉淪而使脫渭敷揚鮮才歡喜無量賦得
陰風吹火篇以獻附書別作四首兼乞覽觀
率戲效李賀體不審少有似否別奉唐集一
部伏希垂納　較長吉神絃更悲黯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梟夜嘯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
去竹徑歸來天未曙黑松密處秋螢雨煙裏聞聲辨

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處關門懸纛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人說兵事高旛影臥西陵渡召鬼不至毘盧怒大江流水枉隔儂馮將呪力攀濃霧中流燈火密如螢饑魂未食陰風鳴髑髏避月攫殘黍幡底颯然人髮豎誰言墮地永爲厲宰官功德不可議

楊妃春睡圖　風流繡艷宛爾長吉

守宮夜落胭脂臂玉堦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墻無人知道楊妃睡皁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沉秋水畫裏猶能動世人何恠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不得起走向屏西打鸚鵡爲問華清日影斜夢裏曾飛何處雨

雪　快想自佳

暮天寶色珊瑚紫海氣結雲雲不蕋瑶闕重關金鎖寒枕席無歡帝妃死百神走馬散曹吏馬蹄踏空神各視天孫纖手裁素羅繐帳橫施九萬里鮫人絲色光海波海犀輸織一萬馱神人買賻不足用長鬟散縞呼諸娥世人不解天上苦羅帳錦箏圍日暮換取

貂襴拂玉鞍起向山南射黃兎

萬里比隣篇贈嘉則

白藤織笈春花密青袍剪水波紋濕出門寸步即天涯幃底牽衣絃正急關山斷路不斷雲吳刀割水那得分童華楊柳弄舊色何地却少春申君人生遠遊須及春青天能容七尺身芳草長途去萬里望望吾家隨處是

述夢　有古趣

伯勞打始開燕子猶不在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鸛雄嗔惡侶兩意茫茫墜曉煙門外烏啼淚如雨

又

跣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鉤開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踪不到棲鴛閣

今日歌　是年虜寇古北口入薄都城

琉球佩刀光照水三年不磨繡花紫換錢解向市中懸我貴彼賤無人市家惟此刀頗直錢易錢不得愁欲死客問此刀值幾何廣州五葛飛輕雨乃今求市

不較量但輸三葛錢亦止千人十往九不顧向乃長立折雙趾一日不食良已饑兩日不食將何以却走異縣告長官往日停車儻知已平生自有孟嘗心今日翻思門下士

二馬行　頓挫宛轡

誰家兩奴騎兩驄誰是主人云姓宗朝來暮去夾街樹經過煙霧如游龍問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苴清泉水宵排兩嶽橫難羈尾撒圓毬驕欲死陽春三月楊柳飛騎者何人看者稀梅花銀釘革帶肥京城高帽細褶衣馬厭豢養人有威出入顧盼生光輝去年防秋古北口勁風吹馬馬逆走對壘終宵不解鞍食粟連朝不盈斗將軍見虜飽掠歸據鞍作勢呼賊走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馬追奔僅得穀天寒馬毛腹無矢饑腸霍霍鳴數里不知此處踏香泥一路春風坐羅綺

送蘭應可之湖州

梅黃雨霽帶陰輕送客西門驛路平會多忽別疑且驚愁心應手絃凄清荷花鏡裏紅侵舫時共鴛遊揖

徐漾思君若溪若天上空佇清歌對誰唱

觀獵篇　并序　蒼涼入古

王將軍邀予觀獵時積雨初霽飛走者避匿

予從將軍諸騎士牽狗出太平門抵海寧沙

上頃刻馳百餘里不見一雉兎而還乃割所

携鮮飲月唐寺中

茅刀割水嬌紅茜風偃寒梢臥長堰青林疎樹隔荒墳白水茫茫看不見將軍本是北平豪記得依稀身姓曹怕向揚州作貴客慣從下澤驟鳴鑣萬里秋郊平似舸千騎圍中一是我箭叫餓鴟龍騰快馬趁鹿逐麏解縱掣鎖耳後生風鼻頭出火自來此州殺賊不暇阜鵰氣銷韓盧鳧壄昨見儒生衣長履大入揖令公揮金不謝抽筆制詞齊弓矰射任釋挾屠刳牛食鮓外枯中腴無所不可促騎請邀徵徒出野牽犬莫遲見兎矰打儻遇大兕一發斷髁爲先生壽引滿十掌健兒跪領將軍言翻身上馬去如煙寶刀映日不足數角巾受風眞可憐淺草平堤水痕聚萬蹄避水移家去沙擁肥鬃掠岸飛絲牽小豹當空乳漢將

窮追路欲闌。胡家甌脫避何難。今朝立馬祁連上。不見匈奴一騎還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海水動天天欲曉天曉日炙珊瑚老鮫人泣夜不得眠早起來聽鳳凰叫梧桐百尺秋雲際。竹梢覆水千年子。一飛一宿還一鳴。百神張樂鈞天啓。梧生誠亦難。鳳出良不易。願以黃金鑄梧樹。莫教飛向丹山去。

畫鷹

閩南縞練光浮膩傳眞誰寫蒼厓鷙生相由來不附人綠韝空着將軍臂八月九月原草稀百鳥高高兎走肥煙中斂翼遠不下節短暗合孫吳機此時一中貴快意。深林燕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凉風誰貪飽臠矜山雉昨見少年向南市買鷹欲放平原轡凡才側目飽人餧不似畫中有神氣夜來鴟梟作精魅安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稜翅

贈歌者　綺色欲掩張籍

東風吹雨楊花落清歌細遶鳴鐘閣斗酒將傾客不來白日斜飛晚雲薄回腰欲舞不得舞試買羅衫倩

誰估

對明篇　所謂狂語不須刪

四明山高萬丈南爲姚邑面前屏北即新昌後門障新昌有客身姓呂要與此山約爲主尺素馮將一穴通屋後安窓小如許窓中有時颯風雨說是山靈教送與夜來猛虎嘯一聲雄心枕畔風吹去長安花枝高入天金陵有酒多如泉花留酒勸不肯住歸來只愛窓中眠窓中有書積萬卷書書盡是山靈管有才無命不干時亦對山靈同一莞聞道去年醉采石醉去狂來呼李白散髮題書萬竹中騰身舞劒青天側此時山靈失主人自騎青虎尋復尋肉眼那知神道至主人自識交親臨竭來筆端自有神橫開醉眼雙作嘆此時墨雨添江水此際詩花弄莫春莫春江水好轉折渺無邊射策封書復幾年明珠不遇賈胡識寶劒難酬夜色鮮詠諧漢庭方朔老知聞永謝長安道況我今爲抱犂人蟣虱移家宮絮襖兩人會作青春身當時同說不同貧君今幸不爲樊鹿亦似蛟蟠不得申蓮花之峰亦佳麗君胡中道相捐棄邀我題詩對四

明、我自貪君百壺旨、只恐蓮花嗔四明喜我亦付之一醉矣、

繼溪篇

海水必自黃河來桃樹還有桃花開試看萬物各依種安得蕙草生蒿萊龍溪吾師繼溪子、點也之狂師所喜自家溪畔有波瀾不用遠尋濂洛水年年春漲溪拍天醉我溪頭載酒船一從誤落旋渦內別却溪船三兩年

北雲篇

君家樓北樓子山大椿千年去不還白雲一片松間起游子相望淚如雨殷勤夜烏莫更啼東方日出煙生縷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二十年前轉眼事憶共郎君醉城市阿母烹雞續夜筵夜深燭短天如水我母當時亦不嗔郎君過我亦主人兩家酣醉無日夜鐔愁龔怨杯生菌只今白首二十載我母不在爾母在八十重逢生日來雙扉況復門庭改我今破網未番然兩翅猶在彈先邊郎君

長寄書一紙阿母多應贊一言上壽誰人姓張者圖
裏萱花長不謝阿母但辦好齒牙百歲筵前嚼甘蔗

楚宗室雞將啄蟻畫　起語雅與

錦葵窠下雄雞白黃蟻有翼飛終澀不應草葉更相
遮五寸荆軻千里隔王孫妙思快啖吞馬遷奇筆寫
鴻門當機對敵只如此翻令看者飛心竄

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長安街上塵如霧葛布眼眼風難度歸來掃涸索長
箋一束溪藤沈刑部墨漿五合飽蒼蠅刺葉藤花掃
不成門前銅盞呼人急却是冰兒來賣冰乾喉似火
逢薪熟一寸入口狂煙滅自慚野舟不成妍刑部梅
梢如拘鐵

送陳君會試　宛折次第有法

霜花作錢綴芳草折荷送客邪溪道荷乾葉老障啼
鴞不及梅花弄清曉折却梅花贈所知娥江東邊舜
江西封書七尺長髯客早晚長安白馬嘶長安白馬
去如雲杏花有情要逢君爲君留却花三載肯倩東
風嫁別人去年君來棘墻柵半醉不醉秋月白遺我

海蚶顆三百。菟薄一一瑩霜雪。今年君馬向長安。我無一絲挂君鞍。但飛一滴相思淚。萬里隨風到杏園。

天壇高皇乘此馬夕月今誤用之爲郊白雀事見酉陽雜俎

張公當時騎白雀。下與高皇共斟酌。一從九鼎向幽燕。碧壇空鎖琉璃斮。古松舊柏黑成迷。綠菟從中一雉飛。楊雄不得陪郊祀。空憶當年執戟時。龍駒遠自施羅來。開平已死無人騎。却付羽林誰健兒。壓沙五石緩其蹄。眞人雄心老更雄。月中自控趙齋宮。四十八衛萬馬中。一塵不動五里風。黃柏太苦蕉太甘。盛時文字忌新尖。當時作頌卑枚馬。付與金華宋景濂。

十六夜踏燈與璨仲玉王新甫飲於大中橋之西樓

樹枝畫月千條弦。十五不圓十六圓。挂向酒樓簷外邊。南市好燈值底錢。大中橋上遊人坐。不飲空教今夜過。紅脂在口香在樓。那能一個到壚頭。青衫白馬無聊甚。望斷黃金小鈿鞦。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趣凉於

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長安白苧風吹斷銀河瑟瑟難成片楚人慣自唱陽春一曲未終人已散西內湖荷沒鶴長裁筩不得只聞香東方萬瓦寒樓閣月照金鵁琥珀黃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上人號無弦云翰林人所與

括子松知幾樹黛色遥遥入雲際上人彈琴坐其底十指引出七條水松清琴妙聽者寒松葉堆翠成高山流濤遶殿撼鐵板獅子欲吼復不敢泛聲忽歇浮雲住細猱一寸猿騰去南園玉蝶隔花聽東海金鵁乘霧語頴師一曲悲昌黎我亦聞弦別鶴悽悟來忽問無弦旨指鳴弦鳴須答對是不是問太史

謔雪一笠黃茅小草屋也巖巖一甕虀瘠儒也

梅花一夜窓中見昨冬少雪春無霰寒來借景苦無多窓小只須三百片每舉枯杯對此花只愁落盡是風沙誰知滕六雖無賴亦遣殘綃縞樹叉一行分向朱門屋誤落寒酥點羊肉錦屏不使凍胭脂飛絮落鹽絃上撲四條觔急冷鵾鷄一二時中肉作圍豈無

一笠黃茅裏僵殺巖巖一甕蘿初起青蘋本亦同大王畢竟是雄風總令受者自分別難道青天秉至公

白鷴詩

閩南煙雨迷青嶂孤雌挾子飛天上却憶羈雄不得歸兩槳深籠鏡波漾片雪長梢向尾分有時夔見武夷君山長水遠無書寄不及南飛鴻鴈羣主人爲爾苦惆悵開籠欲放非難放矰繳鷹鸇何處無萬里馮誰報無恙

握雒郎

城西南握雒郎醉臥人家樓上來樓上女兒髮未長汗脫胭脂泥午粧雒郎雙管鼾正急女兒一見走且僵走向廚中喚爺娘認是西家老鴉鵲從來不亂雌雄匹定是多爲翹蘘傷扶下樓層梯十二明朝說與都不記豆蔻孤香依舊舍葡萄午日如前醉我聞此語高其人有迹無心那可嗔東墻桃花各有主肯使西家共個春楚國才芳無宋玉東鄰如花女獨宿攀墻喚玉巳三年玉對楚王堅可憐小臣不比登徒輩似隔銀河路幾千阮籍酣來眼不青阮咸醒處大奔

鶺借馬追姑生奪婢因喪弔女哭無情哭無情笑有
態倒千金須一買即使囊空買不成韓香竊却未相
應罷繡豈少倚市門且須濁水澆乾唇投桃或可求
連理贈藥安知不淸津烏雜配獸亂羣卓軫鳳皇生
逾賤韓塚鴛鴦死越芬青陵一曲崩高雲

星渚篇

昨夕夢見張騫至今朝忽遇婁星渚同是天河往復
還可曾相識牛和女牛女迢迢河漢邊烏鵲爲橋半
月圓黃姑憐彼久離索折取瓊枝插作妍龍山盡處
深波白夜夜予來弄明月釣竿拂却珊瑚長波聲細
作琵琶咽此時予思橫不禁此際蕭郎繫妾心樓中
刻漏滴復滴月裏梧桐陰復陰婁子訝予醉欲去去
買鯉魚長尺許旣教柳葉出娥眉更取花枝催羯鼓
鼓聲高意似鳴鼉星高月落奈如何依稀鵲叫東方
白爲作迢迢星渚歌

無題中秋作

黑雲風搓成細索皎月天開空霽落雲索條條有時
斷月皎夜夜同君樂杯酒壺觴不盡興坐到天明復

沽飲彩雲五色月染成添護蟾宮桂花影

廿八日雪 時綿被被盜

生平見雪顛不歇今來見雪愁欲絕昨朝被失一池綿連夜足拳三尺鐵楊柳未葉花已飛造化弄水成冰絲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無貂作客兒太學一生索我句飛書置酒雞鳴處天寒地滑鞭者愁寧知得去不得去不如着屐向西頭過橋轉柱一高樓華亭有人在其上我却十日九見投昨見帙中大可詫古人絕交寧不罷謝榛既與爲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

乃知朱轂華裾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卽令此輩忤謝榛謝榛敢罵此輩未回思世事髮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須臾念歇無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殘

題畫

南海荔枝我曾啖今見雙鸎奪殘一邊郎元是隴西人乃能畫此南中物我聞南海之枝更絕倫却只聞之未入唇不知雙鳥爭殘顆只是海南還是閩

鄭本白兎 似長吉樂府

噫吁嘻蝦蟇無翼能載羿妻宋鵲之捷寧不能飛人

言日廣千里月亦如之七爲樓臺三爲坻罘罳斫桂不得睡帝命牽犬而獵之婁金之宿徒有光芒趙簡之翟既以贈將罝兮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騰蒼蒼玉兎告暮暮不得庇宋鵲上天玉兎下地

沈叔子解番刀爲贈

沈子報讎塞外行一詫便得千黃金買馬買鞍意不愜更買五尺番家鐵鏤金小字半欲滅付與碧眼譯不出細毛厥中多狐狸京師夜行不敢西叔子佩之只一過黃嵩連夜聞狐啼今年我從上谷行中丞遺我聊癸庚買驢南歸只兩旬只愁馬上逢黃巾叔子見我無所仗解刀贈我行色壯畢竟還從水道歸挂在蓬窓兩相向一日十拔九摩挲鞘影鱗鱗入向河須臾報道漁罩外電脚龍騰五尺梭

客强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年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歌舞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東鄰西舍麗難儔新屋栖花迎莫愁蝴蝶固應憎粉伴牡丹亦自起紅樓牡丹管領春穠發一株百蒂無

休歇管中選取八雙人紙上嬌開十二月誰向關西
不道妍誰數關頭見小憐儂爲頃刻殷七七我亦逡
巡酒裏天昭陽燕子年年度誰能鏡裏無相妬鏡中
顏色不長新畫底胭脂翻能故花姨舞歇石家香依
舊還歸紙研光莫爲弓腰歌一曲雙雙來近畫眠牀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曰
石醋醋罵座　風流一事

洛陽城中崔處士花園麝起花妖至封姨十八太顛
狂石家醋醋新高髻醋醋能嬌百帶牢珊瑚枝上織
鮫綃明珠似月搖難落冰任黃魚白鱖膠封姨身重
不能斤翻杯濕却石家裙初來競唱迎姨曲轉眼翻
爲罵座人朱唇粉暈山眉遠愁來皺斷春蠻繭石娘
嬌小不辭觴夜深潮淺腮紅軟金鈴不動仗崔徽明
歲馮他十八姨借問當時諸女兒可似此中數抹藍
燕脂噫吁嘻胡蝶灰黃蜂錐封姨之風豐隆雷問畫
圖有與無十八姨胡爲乎高陽酒徒燕市狗屠耳熱
之後秦箏鳴鳴明日重陽無錢可沽十八姨胡爲乎
十指握鈎五白呼盧夜乂子都同醉一壚十八姨胡

爲乎

蟹　詩亦不肯工似

雖云似蟹不甚似、若云非蟹却亦非、無意教君費裝裹、君自裝裹又付題、世間美好人奪冒略涉小醜推向誰、此幅難云都不醜。知者賞之不容口。塗時有神蹲在手墨色騰煙逸從洒無腸公子渾欲走。沙外漁翁拘楊柳。

王鶩亭鴈圖

本朝花鳥誰高格林良者仲呂紀伯矮人信耳輒觀場只曉徐熙與崔白崔徐一紙價百金、風韻稍讓呂與林、即如此圖王鶩亭云是剡溪雪夜人、鴈兒一掃六十隻何隻不落青天雲沙黃蘆白喜相逐逸者飛鳴勞者宿不須彭蠡泛扁舟彭蠡湖今在吾目。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漱老謔墨

世間無事無三昧老來戲謔塗花卉藤長刺潤臂幾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蘆依樣不勝揩能如造化絕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栽胡爲乎區區枝剪而葉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跌宕古快

陳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亞、史甥親挈八升來、如椽大卷令吾畫、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成雷驚花蘞草開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羯鼓催筆兎瘦蟹螯百雙羊肉一肘陳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迸厥口爲儂更作獅子吼

九馬圖人圖二圖醉瀕墮王元美爲太僕卿時刻穆王八駿圖形如蝘蜓

穆王八駿西馳去造父把轡爲之御此時八駿誰傳彤太倉老王太僕卿刻石嵌在卿之庭馬瘦尾尖了無肉頸長筋綻抽蘭莖儼如蝘蜓緣壁騰謂之爲龍特無鱗此圖之馬乃九匹、却比八駿多其一骨聳肉勻亦奇物老眼寧知畫者誰摩挲却是孟頫筆牧夫九人二人醉醒者扶之醉不墜河南山東牧馬見汗酒胡葱醉似泥此時儻墮無扶持馬且失矣太僕笞

完淳篇　人索咏其別字

七孔雖外交誰令滑其裏一朝一鑿之七日渾沌死

大隗山上牧馬兒軒轅黃帝稱天師牧兒憑馬馬則

擾。伯樂治馬馬生巧。噫吁嘻海若太倉之米、莊生濠上之魚、紀消木雞之無敢應、野老鷗鳥之忘其機、葛天無懷差可意。盧敖汗漫長相思。不周崩墮只下土。破天一角誰與補。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十等高能許。君不見朱提着銅銀墮贋心銀之鴈知何限蜘蛛借雨詐驪罝絡緯將聲渾紡車巧則巧矣眞則差鄭君號完淳陳君請我說、我謂淳之完辟彼雲中月自雲自月自掃除高團依舊金蟾蠩

閩工某幕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迓之隨騎士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竝寧健可畏鞾衣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竝妍絢可愛而掌琵琶者尤勝胡決不辨此李蓋以意爲之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毛奴索金嬙不予貌取西施爲嫫母一朝遠嫁作閼氏不及宮斜一抔土。奴也貌嬙故不眞龍眠貌嬙相隔千餘春朝風莫雪一萬里粉腮那得嬌如此故知兩貌師彼此妍媸雖各別竝是以意而爲之人生觸處有不幸東脫網晉西亦窘漢宮顏色不及天子知

胡廷憔悴未必單于終始相親近琵琶小妾百雙眉是胡是漢盡花枝老羝夜醉葡萄酒遞入氊帷知不知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羣彥過訪携飲塔顛方拈六韻擬賦雨至踉蹡而下漫聞次之

枕書小睡門開半客來就榻彈書喚携壺醉客相輪尖餓鸛窺餔攪雲亂僧廚沸酒百蚊飛雙棗沈茶紫繭微酒罷書橫依舊睡夢爲蝴蝶別花歸

菘臺醋　恢諧峭快

辣鼻作犀向月卬便唧鼻涕一尺長十卬九低頭作鷺才能一嚏噀作霧積年糟蠱爛人腸霎從毛孔走大荒一戰笑受糟酋降伯倫無婦堪詒左誰持五斗來賀我戰捷知眞却病不興敗少渠眞不可西國葡萄那得來吾鄉豆醞逐家堆黃公握曲千年返卓氏當壚百店開新渦放水荷花白舊棧濺珠黃琥珀個個鼾聞忉利天人人夢到華胥國華胥國飡醽醁生無歡死無哭孟公紫菘賽黃獨綠臺大拇抽肥玉一澆一段魯微生閉在春瓷餉醉人一嚼一嚏醉輒醒

醒來却苦多煩惱、醒固不惡醉亦好、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劒器　羚羊海馬

大娘只知舞劒器安識舞中藏草字老顛瞥眼拾將歸腕中便覺蹲三昧大娘舞猛懶亦飛禿尾錦蛇多兩腓老顛蛇墨墨所爲兩蛇猝怒鬬不歸紅氊粉壁爭神奇黑蛇比錦誰邛低野雞啄麥翟與暈一姓兩名無雄雌老顛蘸墨捲頭髮大娘幞頭舞亦脫留與詩人謔題跋常熟翁來索判頻常熟長官錯惟人

書茅氏畫臺閣綵綸圖茅老將贈弟一貴人

小李將軍固名筆輕描細染工如織若圖臺閣與絲綸界畫便須三十日茅君揮灑無一塵只如此幅自清眞瀟瀟數點江湖墨寫出巖廊輔世人

附畫風竹於箑送子甘題此　率爾語神轉蒼

奇

送君不可俗爲君寫風竹君聽竹梢聲是風還是哭若個能描風竹哭古云畫虎難畫骨

漁圖

何人畫秋色蘆花繡如組罷釣睡孤舟月滿瀟湘浦

撒網打魚驚鴈飛釣竿閒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膾恠殺松鱸畫裏肥。

壽王生

四十年前王國鳴紅帶編繩束髮青衆客對之俱含情我亦把酒勸一觥欲引其答驕不應今來轉睛年六十頭髮雖黑髭鬚白諸朋作壽鵝雙蹠我却龍鍾行不得送肴一格四柿朱令我自喫省我沽惜少方闌唱鷓鴣方闌若在亦醜吾。

沈將軍詩 沈以鼓吹起行間

將軍者誰沈家郎學書學劒學漁陽呼梟喝雉疲夜塲月低日高睡竟忘軀幹雖小膽則姜十年從軍官叅將殺賊歸來坐五羊明珠芡米側槩量買得綠珠可姓梁一妻五妾愁專房廣西藤酒世無雙海南紅螺不假鑲直錢雖少貴天生鸚鵡不談立酒旁文犀玳瑁細碎粧龍腦一縷飛中央左縣翡翠玉蟲螿右挂鏤金小鳳皇廻身未步身先鏘盻影入鬢斜月光拽郎髭鬚郎吻張大巵小巵響喉嚨池中豈少雌鴛鴦安得老鶬專頡頏郎誰與歡思邊疆誰者換馬耶

鄲娼。盧龍將軍惡才良、見郎謂何用不臧、且試鎖鑰扼背吭、分道密雲汝往當、漢家猛士守四方、沈郎沈郎不尋常、我思古人等鴈行。吹簫者誰勃丞相。

春野圖

北門之外多佳麗、白水茫茫遶天際、中有幽人春野翁摘荷採芰紉衣袂春野讀書曾萬卷、只今一字不欲看只將元氣手中調不許紅塵眼中散昨者鑄鼎鍊九還吾欲從之乞一丹青牛在田不肯語。輕簑大笠天將雨。

劉雪湖梅花大幅　風氣散逸

梅花自是花中魁畫梅花者今數誰雪湖劉子故不俗、未畫梅花先寫竹、花梅篠竹兩相於直榦橫梢鋏不如最好片雲遮一抹尤宜大雪踏孤驢我與劉君相見初較量長短捋髭鬚圈花少讓元章筆發榦元章不若吾捉筆呼煤將發榦閉門自不令人看須臾歇筆乃開門一掃槎枒三丈絹我客金陵訪畫梅畫梅莫妙盛行之劉君放逸不可羈一劉一盛無雄雌我今白日題梅畫恍忽如夢羅浮夜覺來香風攪衣

帶花下美人是何代。

洞巖入鼈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洞梁高頁泥沙惡一軀巧骨累痴鄴昨聞已是三十年今夕張燈始捫摸初疑螺尾不可梯再進再折無盡期魚腦別波枯未已蜃脚逢沙灘懶移人言此語得大槩却須請君說細微桃根倒殭蟲蠹久蜜脾不挂蜂歸稀二洞三洞止一隙解衣臥洞身投鼈三洞之門口日鼈養枰爛斧或有人石橋浸影終無月當時蔣侯身不死一去親賓五日米遥聞櫓響送江船頭上恐是錢塘水僧云洞巖寺及田地俱鄉人蔣二舍其採洞事如此今鹽橋蔣相公是也避秦豈直武陵隈何事桃花不出來星河作影當歸路疑是淳于夢大槐

蘭泉篇

白虹細細三千尺蘭茗葉葉垂青碧百草諸芳不敢吹惟有湘洲杜若與之齊。浴蛟飲鹿無不可。漱齒洗耳隨君宜。

徐文長文集卷之五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五言律詩

銅雀妓

重泉鎖玉燕閟燭繞金蛾君銷陵柏土妾斷偃松蘿薦夢無雲雨留香別綺羅願爲銅雀兎生死托漳河

出塞　清麗

漢將去堂堂邊塵靖不揚雪沈荒漠暗沙攪塞風黃

虜帳朝依水胡笳夜進觴舞見迴袖窄無奈紫貂香

琉球刀　時客常山

客將刀出市云是大琉球海泛防龍合天陰聽鬼愁揮空霜欲落脫匣水堪抽萬里烽煙地隨身去莫留

又

單刀新試舞雙劒舊能輪雨過腥聞血風旋雪裹身對鑪歸思動挂壁劃緣塵醉後時橫看終當贈與人

西北　俱妙

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臨長安紅失裙藏鐙塵生襪打鞍當壚無不可轉戰諒非難

又

金鞍七寶欹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

又

尺錦即成裝當眉綿結方須臾散身手馳驟蹴風霜簷影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和青雯君

一鏡圍湖水千峰遶梵宮大娘迴劒器小伎落驚鴻

影深穿柳日蹄響帶花風望斷梨腮粉紅塵一道中

春日過宋諸陵　意悽而調健

棠葬未須憐生時已播遷威儀非舊典世代是何年
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回看隴頭樹似接汴京煙

又

落日愁山鬼寒泉鎖殯宮竟猶驚鐵騎人自哭遺弓
白骨夜半語諸臣地下逢如聞穆陵道當日悔和戎

孟后怨

福薄姑言信君難國事非官家儼平昔賤妾獨何依
汴水千秋逝山花幾度稀還憐先帝寵夜夜月中歸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景色靈

脩竹隱丹扉蕭蕭映月微林稠光不礙葉動白俱飛
製鼎看圓鬼裁簫度羽衣翻經清夜永猶帶露華歸

寄尚賓因借石磬

南明棲息久凡著幾何書夜峽月生石朝窻雲入疏
特懸孤磬在時扣萬山虛自笑貌清物持來一借予

宛轉詞

宛轉一臂斷流落二喬輕覆水已無及通家如有情

歸來粧粉暗啼罷淚痕清莫道紅裙怯官家盛甲兵

湖巖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渭繼室渭自愬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旋復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女被執時即自奮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因復賦此宛轉詞中覆水句正悔愬盟也

訝道自愬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既無分死後空餘情粉化應成碧神寒儼若生試看橋上月幾夜下波明

順昌道中新晴

解纜投山屋束鞍聞曙雞風雲留宿雨花草踏晴泥曉峽喧谿路春沙泛馬蹄遥知武夷曲只在亂峰西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置杜集中誰復可辨

昨照橋中閣今輝驛口沙清光迷魍魎冷暈嘔蝦蟆與水浮諸海將山碧一涯春風正司令桂樹鬱停花

杜鵑花　絶幽

煙雨艷陽天山花發杜鵑蒐愁數葉暗血漬一叢鮮正色爭炎日重臺杳絳箋春風幾開落遺恨自年年

古鏡　雅健

白日淘抔土青天射兩丸且須防薄蝕詎止鑒衣冠
神物含光易深山識寶難不知丘壑裏還掩幾冰團

陳女度尼

青春正及笄削髮度爲尼別母留粧粉參師歇畫眉
幻眞臨鏡現生滅帶纖花知未必今來悟前身受記誰

金客

君是鄴兒非黃須短褐衣單身亡命去虜首賣錢歸
業曠家人棄門寒結客稀自知終有用窮巷且藏機

贈相士

節鉞下明州東隨一劒留帷中占勝色市上立清秋
碧眼胡僧避青囊道侶求相逢多幕客曾見李藩不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贛

吳山碧石頭雄抱浙江流大可興雲雨微還適覽遊
常登應結戀乍別不能留明朝翠色遠知爾在行舟

芸閣校書篇

薄霧靄香筒青緗走蠹蟲一梯陟劉向萬帙映楊雄
鳥下窺書古花飛綴字紅他年在天祿羞與俗人同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正團霞光翻鳥墮江色上松寒
市客屠俱集高空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却筑來彈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之人千里行言宴欵郊城牽爾衣裳處紛予惟嘆情
見兄兼念妹送舅祇携甥明歲承恩日龍池萬柳青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信

燕語調花氣猿歸帶講心年年石梁興送爾蓋沈

宿玉芝

欲向天台去先爲剡水尋秋行萬山出夜宿一庵深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贈篇有天池欲似龍句海厓

十謁九不薦那能長作儒江光凌葉墜關色黯歸繻
薇蕨求新主羹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則欽父追和

吏部元虬飲良辰尊俎攜分明在湖上記得似耶溪
別浦紅裙槳垂楊白馬堤菡萏荷葉路共水入天西

賦得戰袍紅時少保公得瑣暗刺製袍命賦

海嶼染啼猩征袍製始成春籠香共疊夜帳火俱明

自與鶉旗映還宜蟒繡縈戰歸新月上脫向侍兒擎

嚴先生祠

碧水映何深高蹤那可尋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
山靄銷春雪江風灑暮林（景色曠達）如聞流水引誰識伯牙琴

白鷴 少保公所遺

片雪簇寒衣玄絲繡一圍都緣惜文采長得侍光輝
提賜朱籠窄羈棲碧漢違短簷側目處天際看鴻飛

初入京瞻宮闕

域中夷夏極天上 帝王家 西內宸居逼南都鼎
地賒烏啼御溝柳象散閣門花昨到貧方朔封書載
幾車

來青亭

畫棟將雲遶修簷傍漢開亭非邀翠入山自送青來
遠色虛難寫遐觀縱未迴（工部神韻）共言春景麗不見使人猜

元旦與肖甫較射 各分五韻

煙光海日曈青帝早司東候轉弓猶勁標疏的略紅
耦彎雙月吐長臂一猿通本是無爭者心知此際雄

季長沙公哀詞 彭山老師

槐樹宛低迴猶疑講席開死因雙宿去生爲六經來
遠瑟飛春水傳燈暗夜臺三年更築室未了獨居懷

懷陳將軍同甫 時鎮滇漢鑿昆池於長安而將軍親見於滇成一笑矣

飛將遠提戎翩翩氣自雄椎牛千嶂外騎象百蠻中
銅柱華封盡昆池漢鑿空鴈飛眞不到何處寄秋風

鈕大夫園林 按察公石溪

萬樹梅花國垂簾試一凭高樓煙欲暮遠岫雪將晴
帆舫時時渡溪橋處處橫若耶無限景都有此中情

送高叟入燕 橫山

少小幽燕客重游白髮多人欽舊然諾客和古悲歌
紅葉淮流舫黃塵沛縣騶向來沽酒處猶得幾嬌娥

背樹

背樹零宵露羈蒐斷曉鋪正當愁畫地誰遣放啼烏
弢淚身仍繫酬恩計轉迂應勞垂老鬼結草向冥途

賦得看劒引杯長

高會莫匆匆魚腸把似公睥睨寸心在慷慨百壺空
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秦讐不能報淚落酒杯紅

賦得暗塵隨馬去 詞氣風流

春夕麗春燈芳塵似有情難隨羅襪緩却逐馬蹄輕
高縷迷鞍淺低光影鐙平酒家莫罥繫一夜遍都城

賦得芹芽　似杜

青春曲水湄芹吐小芽滋在野未堪摘獻君知幾時
暖風來燕子寒食伴棠梨一夜休教老罥尖煮鱠絲

鎮江　大是風人

落日挂城角孤蓬愁水窻草長交浦斷潮大入河降
笋歌辭鄉飯櫻桃過鎮江吳船夫婦唱十曲九成雙

王山人丹房　漁鼓或作愚鼓

山房在何所宛在水中央丹竈泥初濕紅顏藥正黃
菱花歸舫亂荷葉過人長一自彈漁鼓陶陶醉幾場

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賢
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
別數載　娟淨有情

病久不到此荒祠草上堦陰晴連日異閩越幾年懷
夜梵潮三丈春酥雨一街梨花無月處有客醉金釵

法相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峰迷不可還

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惟淹斜日明朝恐未閒

侶琴篇爲趙子賦

豈無蘭蕙好獨結嶧陽桐養鶴多因爾遊魚亦爲儂風雷縣一壁山水伴千重一作梅花弄都令雪滿空

寶刀詩 清壯

雙鈕黑銀鏤來從大士酋縲絨結蠻女鐵色照并州不惜金千鎰能縣水一溝牀頭好珍重兼許茂先收

答謝上谷諸公

一客宣城鎮眞多地主良停車松樹下授轡井中吳紅燭籌枚滿蒼毛塵話長別來知幾日柳色滿紅墻

書箑贈顧鴻臚

廿載神交後尺書長跪展涸魚幸不死閏月亦徒春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相過不能數叔夜懶方眞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 制伯貂冠而玳簪

一圍消雪遠兩翅辟塵賒朔北凍殺馬遼東買斷牙錦筵津頰玉深戶擁腮花一舉山人幘徒遮鬢髮華

納妾詩 雖艷不浮

角枕覆衾長新香異舊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復求凰

杏靨開春鏡鴉雲換晚粧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駿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燕市千金駿天台一片霞持將兩神物較許大名家

每過愁驢直言歸必日斜御河生隔斷楊柳暗宮鴉

梨潘家大谷梨見潘岳賦及柳子厚詩近河陽以黑禽馱其膏入京梨有一種名鴉過消紅而瑩班班似犀下咏俱幽沈大雅與杜並傳物十七首俱用正韻

潘家大谷梨今遍九河堤接樹冰千鞠單顆水一提

馬馱香黑甕鴉過脆紅犀未怕相如渴玉孫儘翠眉

杏蜜甘人享蜂徒自苦杏甘則蠹杏徒自苦不若苦李之自全也

杏有海東紅珍高百品中色來先壓市子大欲沈籠

釀苦蜂何爲人甘蠹亦同道旁繁李樹好去問王戎

李閩有夫人李洛下有嘉慶縣李並佳

閩種夫人異燕枝嘉慶同蹊堪爲李廣核可付王戎

碎玉當唇綠飛觴遶臂紅歸來憶滋味能得幾時釀

頻婆一名平波

石密偷將結他雞伏不成千林黃鵲卵一市楚江萍

旨奪秋廚腊鮮專夏盤冰上元燈火節一顆百錢青

胡桃燕近出雞頭子頗佳而價亦踊

羌果薦冰甌芳鮮占客樓自應懷綠袖何必定青州嫩玉寧非乳新苞一不油秋風乾落近騰貴在雞頭

白櫻桃

櫻桃琥珀珠一樹忽硨磲入袖迷吳苧如珩信楚書朱唇嘗處訝翠葉凍邊舒欲問丹陽鳥曾銜此類無

土豆 絕似吳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鬆甘

榛實軟不及菰根旨定雌吳沙花落子蜀國葉蹲鴟配茗人猶未隨羞筯似知嬌顰非不賞憔悴浣紗時

薯蕷 即山藥

扶中識舊方爽吻得新嘗臟廩衰年壞山薯此地良芋魁徒軟美松粉藉餱餭楚些那遺此清酥點蔗霜

鐵脚

吳下緜披細燕中鐵跖纖俄爲群少炙祗用一竿黏暗雪辭饑啄紅椒飶醉髯窺螳黃雀事公子慎金丸

黃鼠 膏厚而瑩徹

幸不爲殘嚙何由冒劣名庖廚窮口腹天地窘生成淺草遮人拙深膏傍燭明斷虀吾自分食肉任干城

半癡 小鳥形半于雉而脆美上谷人與黃鼠共稱然癡而易襲遂以名

厄與癡相半禽將鼠共縣味雖供客好名邽使人憐
所下惟雙筋何妨少一拳如聞三嗅叟笑殺雉羹筵

酒三品 曰桑落襄陵羊羔價並不遠每甕可十小盞須銀二錢有奇

小甕五雙盞千蚨五觥香無錢長買醉有客偶攜將
醞藉宜高價淋漓想故鄉狹斜壚不少今夜是誰當

荔支 出新會者名進奉絕佳有以小觥載販陽江者到即競報其土產稍劣或邀食多以蕉隨放猿取高
荔蘇公事也

帆檣報荔支猶憶海南時一邑明勾漏千罌枕蜜脾
消中隨蕉往高樹放猿之近日肝腸別依稀餓采薇

又

當醉更須醉醉當飧便買飧幾年千里外一顆百金難
飛騎休輕刺垂猩且奪看老酣今已矣世味飽酸酸

熊 此李勳尉獼而托饋大兒故三四用蜀陳家事五六則憶曩食熊獼掌特甘醲而此顧亞必豕熊也七八用茂先事意

謂儻恣口腹何所不至耶

李廣射熊歸生肩付大兒都無一寸白儻有幾條笞
腊掌吾曾飫鮮蹯勝略差窮饕亦何劇忌鮓白魚遲

黃羊 味絕勝善走俺答偶馳饋宣鎮故五六云然三四晏子語言也七八戲言耳雖貴胡亦未聞食駝者

紫塞黃羊美超騰不易供蹄雖千里外命寄一廚中
誰致西河俎言穿老上弓賞筵三動指早晚到駝峰

河豚

白下酒家簷河豚荻笋尖寒江晴後雪爛柳窠中鮎
萬事隨評品諸鱗屬并兼惟應西子乳臣妾百無鹽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佐郡袁州去江行萬里西典牽春水鴈心斷早朝雞
蠻境風煙近巫鄉習俗迷正須煩料理滕閣未遑躋

雨

一雨連秋夏無朝不冥迷曉添四壁篆夜助百蟲悽
蒙暴遮城漏蒸潮汗礎泥直愁衡岱頂亦障海烏飛

夕霞第三首魚勞則尾赤詩云魴魚頒尾　三篇麗色相映

明霞剪脚齊茜水入霄泥鴈鶩千行外巖巒一角西
石家錦步帳海國紫玻瓈安取揮戈術相留莫遣飛

又

明霞爛且都雨歇霽霄鋪萬國樓臺莫孤村煙火晡
波鱗銷琥珀海色上珊瑚一抹須彌翠胭脂月鏡孤

又

元氣渺太素丹鉛何所粧白魚勞尾變紅石補天長
剩付煙嵐彩全併沆瀣光俄飛一片紫騎鳳是蕭娘

送某子北上

送子有所思秋風來何翩拜翁挂貂處談我篝燈前
棗紅芻馬店霜白聽雞天一隊長鞭裏輕寒早着緜

某君中貢選送之

物有幽奇者飛騰各擅方巨魚須北化細芷不南香
在獄持何贈穿泥以劒將回思成一笑君自有魚腸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鳳尾本蕉材紅花綠葉璁縣庭今一見蠻地不曾開
孔雀羞金翠蕭娘坐粉腮潁川黃霸在辛苦送祥來

壽葛貞母　亦謔亦趣

終歲不成粧釵寒古鳳凰詩堪將柏賦年亦與松長
列女誰同傳稱人果未亡當筵思舉案誤遞百年觴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 有扁二曰柿葉堂曰葡萄深處

秋葉已凋疎春林積雪初溪藤不復買裙練免偷書
挂碧來鳴鳥堆紅補破廬待予新買屋自種兩三株

又

花葉看雖少藤稍遶更賒蒼須搖水雪白玉碾龍蛇
碧氣將檐薄濃陰奪竹斜去年深夏熱特地爲予遮

初夏送某客入廣 廣中賈客寓所隔岸則倡居也率以一錢擲艇子輒渡

海南多寶地客也傍春行涉嶺梅丸綻當廛荔子明
百香番賈舶雙翠美人纓會向青樓去時呼艇子乘

賦得風入四蹄輕 雷總戎嘗騎千里馬風掣其衣僅存襟背又云趙總戎亦然故三章云

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不動外千里颯然中
白草連天靡蒼鷹蹋翅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又

愛妾換初訓將軍驀紫騮颼颼只聞響陣陣不禁秋
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旁看不細多是失回頭

又

借將從虎物并去翼龍腓戍削纔辭櫪崩轟已破圍
寒呼隨踠起黑旋裹鞍飛曾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

又

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遲八尺影過急一團聲
帶烙成駢死嘶鹽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雨舟載鶴詩　淒踈有遠韻

買鶴載歸去況逢風雨天客裴兼有此江影雨瀟然

濕重悤孤雪波長立暮煙園池寧有此漠漠迴堪憐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兎寒泉二庵各

賦并序

去郭九里曰九里者爐峰舒臂其西高則亂

石偃拔駭獸穿林下則迴泉紆縈驚虺入草

兩精舍各據所勝止息緇黃因石以覆則爲

天兎依流而茨乃題寒泉鸞鶴之所必棲猿

麋舍此莫集也其君南來之暇稍厭賓筵及

予元夕之候載觴其中上下高流狎弄魚鳥

落帆到舍則月白燈紅矣似別武陵悔返城

市景遷情改寧免生滅之緣各有賦篇令予

作敘

尋常難淡洎況復値茲辰山水留吾輩燈花媚別人

言歸城市去似別武陵春一路梅花水今年弄月新

擬壽長春祠何老　語爽而幽

雲母何姑粉增城幾葉春馮心行好事作屋住仙人

鍛柳堆山鋏眠松弄水銀面上桃花色流年始七旬

京中送友人南歸　浩然逸詩

不道歸眞急翻嫌握手遲綠蠅秋漸少黃鳥日相思以我尚未去問君來幾時答言春盡後北鴈與同飛

送蔡安父之黃州　梅天景色在目

安父黃州去乃當中夏時榴花作火豔梅雨爛蠶絲研墨沄沄燥窻書葉葉吹今朝霽如此別馬快風嘶

與葛景文　疎灑出錢劉上

冬潦無人出君胡爲來歟山樓隔年病江渡幾封書健後堪風雨貧來無菜蔬不能留一飯歸去寺煙餘

畫紅梅　前四句雋

即使胭脂點猶成冷淡枝杏花無此幹鐵樹少其姿挂壁紛紅雪圍春在錦池無由飄一的嬌殺壽陽眉

畫竹　句亦有煙色

萬物貴取影寫竹更宜然穠陰不通鳥碧浪自翻天戛戛俱鳴石迷迷別有煙直須文與可把筆取神傳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閒思

囊琴三尺餘投我主人居老叟能稱隱諸郎總解書

夜深時喚酒春盡共騎驢去到西湖上梅花帶雪舒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舊日堪爲將今來復授經主人盛供帳醉尉止都亭終歲只在野因予一入城相悲十年事淚落酒杯平

書倪元鎮畫　神情淡遠

一幅淡煙光雲林筆有霜峰頭橫片石天際渺長蒼雖贗須金換如眞勝璧藏偏舟歸去景入畫亦茫茫

無題

翁也專樞密儂今職贊襄西京留守重北帽侍中方陵氣松鱗紫湖霜藕葉黃江南秋色好此去滿帆檣

賦得草窻篇爲周衛卿之號　周繪工蟲

草綠鳥喈喈閒窻一斗開百蟲堪上筆一片欲遮苔莫影紗紋縠春芽老氏孩元公有知不一笑隴牛堆

食虎眼　虎眼荔枝之佳品

虎眼白琉璃誰能隸虎皮小毬蜂粉結高液鳥群司婦去茶如薺王歸膽亦飴由來甘苦柄舌觀豈能持

蠏　細而不纖自堪叫絕

紅綠楪文窰薑橙擣末高雙螯交雪挺百品失風騷

餵喜朝爭穀颺聞夜泣糟大蘇無缺事只惟佞江瑤
蘇傳江瑤柱
乃不傳蠣

又

水族良多美惟儂美獨優若教無此物寧使有監州
辟鬼秦關夜輸魁海稻秋河豚直一死只好作蒼頭

又

吳興饞吻守越國朶頤人風韻誰偏少吹噓爾絕倫
沉江九肋鱉松泖四腮鱗遍試張華醋還誰五色文

又

爾故飽菱芡饑來窮稻粱逃讌孟嘗走結草杜回亢
蜕許山蟬嫩腥憐海麝香那能親箬笠夜夜伴漁郎

又

織篠挈千籃枯筐養八蠶縛嚴愁廣武霧重死淮南
金紫膏相蝕尖團酒各酣秦人不曾識付與兩齊叅
蠶箔見稙植引八蠶者南粤種也

胡市歸胡館不一刻
羶羯數日

胡養復胡王無鷹不飽颺滿城屠菜馬是鼻掩綿羊
即苦新輸輦猶勝舊殺傷從來無上策莫笑嫁王嬙

客餉我笋脯一小筐稱而甘澹擬謝

晨觴忽十斟笋脯美遼參玉版禪師韻黃冠道士簪

山存仍受虎春代并更禽籜畔夫將婦隨農插綠針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

白牡丹殊雅曾於舊譜聞掃眉嬌號國新寡縞文君

黑牯眠雲飽黃蜂奪雪芬愛憎誰與定賒酒借花醺

又

梁園月下白青瑣第中逢定是千金買來陪一捻紅

珍奴學龜息越女鬬猿公作意驅脂粉天然輸與儂

又

休量姑射子不語息夫人香暗聞龍腦須黃見蝶身

雪腮宜買笑霜鬢可饒嗔莫學盧郎婦題詩謔老人

化城寺　中晚佳境

方引王人轄轉爲山寺嬉門深當水盡路曲入松移

破鐸搖簷鴿寒萍蔽沼龜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明日至古博嶺雨

無寸非濃霧寒空濕太勝泥涂項沒雨近帽簷生

練泄未到眼客途先苦行眞成評嚼欖敢與棗見爭

京邸贈沈刑部 叔成自安鄉召入吾畫梅在署竟日伸紙洞庭逼浸安鄉

人多驄馬客君愜白雲司棘署了公事梅花作雪枝帶寬知懶在馬重覺塵隨頗憶洞庭吞煙波十二時

哀周鄭州沛

莫以拘攣輩交攻放達偏窮如知老後樂似欠年前匣藻鮫俱泣園花石共遷傷心能幾輩敎我不潛然

又

雪涕尋前誼敲門憶昨晨梟盧呼未歇蝦蠏醉仍頻日者過荒館霜顛破角巾飄零憂如此昨日故

曉發句容

宵來醉眠處忽爲遠林遮三尺短綆爛一程長耳賒村村落斜月樹樹抹輕霞只尺丹陽近江魚入饌嘉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馬上定苦渴幾迴停轆轤別兄當北邸接母到南都桃葉橫前渡荷花滿後湖此行大家逐誰敢問當壚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江國柳雖盡將及梅花新路遠即逢雪天寒別有春高牙紛海幕長劒著孤身乞取封書去難辭舊主人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兩株行厨過清醪溢瓦盆十行澆鬱思百覆失煩寃
笋候人家飯鶯天桃杏村無由共甥舅鎮日數園門

送俞生之入楚 頗善繪事

作客向襄陽鯿頭大舸裝江行多雪候旅宿盡漁鄉
此景俱堪畫行囊好爲藏歸來逢鑒賞幾度挂山窓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伯兄官署去因寄仲君書問政應如水添厨稍出魚
越人多好着潞錦小花裙看取寄歸匣都無一尺餘

與任生話舊

麻衣飄雪處益動而翁思近日君家事予傑那得知
笋天應薦墓柏涕可枯枝莫作徒悲切遺書退學詩

送張君會試

明年此時節意氣何揚揚但遣馬蹄疾莫愁花路長
幾多青樓婦認取舊檀郎何處最笑指當壚壓酒娘

挽上虞葛翁

聞道白髭年傳經徹舊編裹糧百里外卒業一燈前
閱傳知高士遺孤是大賢斯人眞不死可以慰黃泉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時復病

能得幾田春匆匆滯此身一江書易寄連月性難馴
買藥獨行市敲門暫訪人幾時束書卷來伴釣魚綸

蠟屐

一生幾兩屐此語爾非迷何事淪猩趣終年弄馬蹄
萬錢收錦靨五岳遍丹梯齒畔如瀕損厓蜂借一脾
臘酒此時熟老夫終歲憂壺公能醉我跳入畫中棲

題雪景畫諸暨陳仲子

幽人凭水檻釣者挈魚投況對千山雪而無一客留

爲陶工部贈道者

終是千年鶴今先返舊城到家人尚在入洞雲來迎
紫氣莫西渡青山留震盟野夫慙尹喜却辦候關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先

登峨眉不果

遊轡維林竹山窓來獵燈青蘇炊白稻碧筍束紅藤
坐落半宵月流分曲水亭忽逢山下老邀上峨眉層

徐文長文集卷之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七言律詩

君從

君從閩海下南昌正值中官降　玉皇龍號眞人親
拜斗繡衣使者自焚香壇中祝壽千官滿官裏傳簪
兩道長不是薄游江海客何由得覩此輝光

九重　端麗

九重憂隱德如湯禱祀壇傍夜有光旱魃正逢周甲
子神君俱集漢明堂繡成旛蓋虹雙引挂定琉璃水
一行聞說詞臣咸萃止抽毫拂素侍　君王

白燕

閒庭盡日見還稀院院梨開去漸微別殿幾年埋玉
匣舊人何處認烏衣春風水面徒聞語夜月梁間好
弄輝安得姚家紅線縷(藏一作俊)却看片雪帶花飛

又

西飛歲歲候青陽花發名園何處藏天子郊禖呈瑞
色主人臺榭(一作堦)有輝光輕翰掠雨綃初剪小尾流風練
愈長萬里東歸看易沒海天元是白雲鄉

續白燕　俱有神彩

一時伴侶自應非海路空長遇亦稀漢將玉門授老
入趙妃雪夜待人歸孤迴夏日搖寒色漸下秋空見
羽衣已識朱門無可托玉樓天上任高飛

又

青壁紅窓暎苑墻衝花泛羽喚群芳霜迷萬尾單栖
渺草綠千堤片影涼雲母屏深低縞袖水晶簾動拂

流黃西園蝴蝶渾無賴暗粉飄塵上海棠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女彝時寄蓬萊集載登州海中蜃景

牙門遥映列僊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僊借水飛空矢石併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詩帶景來解道觀游憐獨賞那能分向小蓬萊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 方阜民尊公知山陰渭始籍諸生提調師帥也

江關楊柳弄新晴游子思家數去程客裏經春花作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輕裝未結離歌發大道臨岐感慨生欲把今朝雙別淚寄彈一滴使君靈

送通政胡君入閩 敬所君有同年御史大夫鎮閩

訪舊暫爲閩海客歸塗兼得武夷游不堪暮雨張筵別況值春花帶葉抽山隱入雲迷去騎溪濤作雪瀉行舟幕中無事同君飲好向尊前借筭籌

言遊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台之約 言必脫腐寧失淺弱

巖壑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炊煙困投野店聊呼酒笑問名山數舉鞭籠鳥對人喧曙色桃花臨水弄新年多情忽憶天台約歸去應尋剡曲船

落花　風流爾雅

花落條空芳樹稀秦王宮裏捲羅衣經過楚巷兼人麗乍入梁園雜雪飛送雨迎風俱是別沾泥帶水不能歸明年知向何枝發願傍青陽近日暉

泊閶門值閏月中秋　海鏡句本不韻全誦之

忽忽愴神

中秋只尺已蹉跎更值中秋此地過天上桂輪長苦滿人間酒盞莫嫌多虹橋一散能追不海鏡孤飛奈墮何最是虎丘此時節清歌不住水微波

送葛韜仲時予初解繫

杏花楊柳夾扶疎送客澄江煮白魚紫艷葡萄平日酒白藤花匣萬言書豐城劒出應雙躍蠻觀緣多且獨居待爾他年拂衣日看予渡海跨青驢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園過東隣鈕給事家故有後四句實景也

紅葵古盆碧蛆沈南市青帘買却斟布衣眞可十日飲碑錢索得隔年金游魚觸沼聽歌淺獨鶴穿花出唳深給舍酒廚東壁是縛捍畢卓可能禁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末數句劣

使君佐郡儼行春開府知名下令新手摯萬金收死士身藏半綬見鄉人部分卷甲趨春雨督矢成行夾畫輪引向轅門投謁罷試看王客集魚鱗

十四夜　風韻泠然使人味之無盡

野外虛堂夜不扃遥遥秋漢數峰青舊栽菱葉侵河路新折蓮房插膽瓶涼氣欲來先到水月光纔上只移櫺請看明夕三更漏相對何人坐紙屏

月下梨花　芳娟可玩

今宵風物異尋常月底梨開萬朵光閃雪搖冰偏倍晝迷枝浸葉總生涼痕嬌舊積啼春雨鏡色新圓選夜粧莫遣風吹迴作態素娥應妬舞霓裳

又

細蘂繁花帶月芳新粧搖蕩宋家墻銀叢泛影通河切酥的飄輝接夢長夕鳥幾條垂滴滴春空一片綴蒼蒼却嫌曙色催將曉冷暈微收益渺茫

又

丹輪皓質兩微茫桂粟梨雲鬬淺黃萬點綃痕春帶水一庭雪影夜生香小星解照周衾伴不夜爭懸漢

帳倡訝道獨禁風露冷曾聽法曲立更長

又

璧月流空霽色揚梨英當夕弄青陽搖寒隔院非關艷暎斷長天別有芳粉靨團團新出洗窓錢一一暗浮霜多情錯認梅花夜教進羅浮夢裏觴

新建伯遺像

方袍蔡履步從容高顙籠巾半覆鍾千古眞知聽話虎百年遺像見猶龍夜來衣鉢今何在畫理須眉亦似儂更道先生長不滅那能食粟度春風

夜酌遲友人不至

方朔侏儒兩欲死智伯中行一是知醉裏放言何造次醒中爲客太支離簷飛細雨除清暑燭笑麤花旋紫芝坐待人來將說與夜深敲缺唾壺兒

贈府吳公詩 并序

吳公自曩昔攘斥夷寇其在吾紹與若浙東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

迨舟山之役越在海外其撫民搏寇之功最多而且艱人掩之莫得而知也獨渭以書記

辱在督府隨衆人後雜談戎伍稍悉其事而
今年台溫之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美不
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澌沒乃用鳴之以
詩使公知知其事者尚有如渭者在而渭之
所處則固有難於知者也

幕中會與衆人群幕外聞聽說使君破劒壁間鳴怪
事孤城海上倚斜曛詠諸併謝長安米懶散猶供記
室文把筆欲投還自笑故山回首隔江雲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
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滄海遥連雉堞明登臨喜共幕賓清千山見日天猶
夜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蕃夷營別島願圖方略至
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爲子微題鷓鴣圖 鷓鴣對啼見本草

瘴雨蠻煙嶺樹蒼舊遊曾記泊桅檣對啼江岸霜初
歇獨聽扁舟草正芳旅景誰將上縑素羽衣今復見
茅堂似嫌越鳥南枝慣擬欲乘風向北翔

兩宿齊雲下憩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夜投山店醉眠休早起茫茫攬轡衰更向松間尋舊侶要於雪後倚高樓幾重碧殿深相映萬里瑤臺儼若遊歸路欲迷何處覓野梅花落遶溪流

孫忠烈公挽章

行藩黃屋車何用上壽瑤堦酒未酣豈有滿庭芳漢節終無簡士死淮南百年正氣天爲永一覺忠魂夢亦甘詞客幽懷關世事悲歌重扣劒之鐔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土山訪北庵上人歸家忽已逢重九聊向高山試一登舌在何爲更問婦葷除元不是求僧秋雲隔水流數片落葉依巖積幾層話了出門月初上峴廬汀菊也相應

訪玉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參禪喜與梁王裔合掌跏趺野竹叢坐久空堂諸呪歇夜深明月四山中親陪客話拈珠串獨卧行單坦片櫻一宿相留渾舊事無生自愧永嘉公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用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携一少伎同坐鏟上分鐙放體空中名曰童子拜觀

音乃昔年所無者　新綺

人似明珠馬似盤超騰隱現不離鞍各彎鐙底羅鞋窄都在空中粧翠寒合掌幾回投地去同心雙蝶隔花攢莫嫌歲歲頻來往家住金陵自不難

與王山人對語

仗劒渡江王猛身歸來又共坐青裀平原自有三千客門下聊同十九人曾許鳳雛應不忝由來龍性本難馴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清樽一洗塵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尚志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元日獨酌不成酡穿隣喚客雪中過三百六旬又過矣四十五春如老何幘軟漸知簪髮少興豪那計酒籌多小園風景偏宜雪綴柳粧梅有許窠

飲太白樓　馮弔追愴

城上高樓接大河城南池沼遠朱荷千年供奉飛杯地一夜徐州上水歌露冷秋蛾爭彩燭川長風荻亂金波客中行樂無過此前夕中秋何處過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道人半在城都行今過稽山上禹陵身載瞿塘雪後
水手拖蒟醬國中藤稍談鹿乘延里品欲拔雞羣亦
上昇近日稽康知不免懶將消息問孫登

新秋避暑豁然堂　起奏蘇不厭結用杜轉佳

竹雨松濤響道房瓜黃李碧酒筵香人間何物熱不
喘此地蒼蠅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
衣裳窓前古木搖枝入好挂輕絺細雪涼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春園莫雨細泱泱韭葉當籬作意長舊約隔年留話
久新蔬一束出泥香梁塵已覺飛江燕帽影時移亂
海棠醉後推敲應不免只愁別駕惱郎當

迎春值雪　連歲雪多甚

雲黃兎白照千家雪裏迎春倍物華士女紅樓先捲
幔吏人采杖忽生花瑞多自古無連歲路滑從東接
郡衙半是三農占水旱直隨牛尾不辭賒

宮人入道　明月宮女名

昭陽隊裏混鉛華垂老叅師日半斜不向秋風怨團
扇却教明月進琵琶朝留楚簟身爲雨夜繡茅君線

作霞見說緱山開姊妹尚論恩寵舊誰家

贈秦仲虛

冰玉山人本絶埃西湖自築初陽臺何年養鶴曾飛去是水當門盡遠來道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蘋花隈知余欲與爲隣舍指點孤山一角梅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露

錢塘僅一勺而夜氣溺之　集爽

長春明月夜闌干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水一杯江氣亦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眞官語大還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佩響珊珊

恭謁　孝陵正韻　漢高彷彿　皇祖而以少文終其身故五云然是日陵監署陳先事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　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事業難身遇馮仗中官說與聽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儼爾身游

長安道院一牽裳司馬筵中再舉觴柿葉學書才不短杏花插鬢意何長藥沈綠醑家廚釀霜折紅蕉道

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　先皇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詩朋酒斯享朋雙尊也

中秋風雨劇淩馮拂悶觥籌倒一朋綠桂隔年疎彩暈銀毬終夜斷長繩泥深水掌花邊鴨帽落霜顛影外僧醉後忽呼長劒看赤鱗乘漲欲飛騰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飄砧飛柝戍營秋坐裏閒聽說灊州孤鏡滿城池水洗明河千尺傍人流笑論昨夕能漂羌醉喚紅裙緩下樓自古陰晴誰料得莫辭連夜典鵝裘

邦憲死朱氏而俠　讀此覺琢鍊者爲煩

遠從黃浦白波邊淚盡枯魚黑索前共許相逢還幾度詎知此別即千年白楊樹下多風起廣柳車中少名聖見說吳門塘上曲纔歌高士即潛然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三四可謂壯采

公子相過日正西自言昨日破胡歸寶刀雪暗桃花血鐵鎧風輕柳葉衣百口近來餘幾箇一家長自出重圍禪關夏色炎如此聽罷悽霜雜霰飛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

寓之西隣爲朝玄觀多棲方士諸邊競用蔚州之炭

吳蠶已挂山人肘邊馬尤堪北寺臺其奈沙場惟解雪那能花處一題梅昨期後府將軍獵今學西隣道士雷疊取蒲團高一尺坐消一輛蔚州灰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上谷 取其快句

朝陽道觀一何縣滴水孤厓百丈邊餘氣出關雄大漠長風吹壁立青天窓扉近在栖鵰處閣道都攔坐客前不信夜來高頂望定應笙鶴下飛仙

徐州 將登黃樓問棗下之婦

今歲青青隴麥稠去年河水過堤流無家不自波中出有鼈都經樹杪遊棗葉雙扉詢翠袖柳根一面護黃樓泗州潭底獼猴老不信今還鎖泗州

駕歸自閱群望于衢恭賦 三月三日

桃李晴曛禁苑煙 鑾輿新幸北郊旋團花靺鞈蒐春日細柳旌旗拊髀年一道甲光將雪借千群馬色截雲鮮誰兼將帥爲天子共喜 文皇九葉玄

張雲南遺馬金囊 時余尚羈而張亦被議

百顆緘題秋暑清遥聞摘向最西營張騫本帶葡萄

入馬援難拋薏苡行萬里錦苞辭曉露一泓寒舌攪春餳年來不爲臨邛病無奈羈愁渴易生

壽吳宣府

近來宣府息烽埃台吉求生欵鎮臺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艾年佩鵲寧非早薇省垂魚不待推報與江南春信道題詩寄處隴梅開

美人紅甲　尚未雅

近日新粧處處施玉纖染草學胭脂并將櫻顆銷筠管忽散桃花上柳眉春色每從梢畔露麗情半出袖邊知塞風昨夜吹膠折抱得琵琶下手遲

禹陵　桓碑窆石也魚蠹也楊梅樹下予疑禹穴在此玉字謂金簡玉書也

年來只讀景純書此日登臨似啓予塟罷桓碑猶豎卯封完玉字不通魚楊梅樹下人誰解菡萏鬚中氣所居即遣子長重到此不過探勝立須臾

曹娥祠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潮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澥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鼈浮尸出八尺龜螭卧絹黃總爲金釵收正氣可憐梟獍遶爺娘

露筋祠

烏烏既能傷義士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煙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江洛水湄

馮刑部索書冊 慶戚畎宴圖

躬耕既喜陪 明主列宴兼榮享大庖蒼帝青陽臨左个朱犁黃犢引南郊筵前甕盎歸餘瀝馬後蹄肩帶割肴笑語細君將母好不勞諧謔自爲嘲

送嘯上人之五臺

長嘯上人者來自長干墾謝雞鳴之妙景輒馮短錫却棲鳳禁之西禪候三月以飛花指五臺而趺草佛燈萬點天放琉璃山翠千重神移鸞鳥巢文殊之親覿別社友以長征四韻送之數言以引

白下珠林最有名忽來燕趙作遊僧春風大衆迷花雨夜磬孤藤看佛燈已辦一瓢相伴去其如多病不能與歸來只洗雙荷葉聽學文殊演上乘佛家以耳爲荷葉

集李侯宅得鍾字時內賜鮮楊梅故用李令問鷰事即杜詩李少監也李侯

高廟甥家有所賜手書又有
眞貝多葉經千番字如虫蜂

侯家簾幕夜重重醉客觴繁斷禁鍾賜果自鮮冰後
色罌鵞直賤丈前醲月斜苑樹寒孤鵲宇暗番經集
萬蜂尚有　御絨看未得何時重許拆雙龍

燕子樓

牡丹春後惟枝在燕子樓空苦恨生昨淚幾行因擁
髻當年一顧本傾城分爲翡翠籠俱老訝道泉臺伴
不成猶勝分香臺上妾更無一箇哭西陵

送余與國

隣家兄弟逼炊煙不見于今四十年頗有長顋堪佐
幕頭多短髮尚留燕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
大川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僊

駕幸月壇群望西街

玉露清秋湛碧空金輿夕月引群工紅雲自結龍文
上彩仗如移桂影中壁畔常儀端捧兎郊西新鬼正
垂弓布衣久分華山侶笑向歸驢墮晚風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岫

矣石橋魚龍百族巧甚云是西
洋物乃三寶太監取歸者

寶樹瓊臺夾梵輪星壇月宇詎非神從來天上游俱
夢說向人間恐未眞風雨故梢銅網冀魚龍欲浴石
橋鱗尋詩正是迴驢處忽面西山雪照人

送新昌潘公

北斗聲名重二京東朝保傅謝初榮百年華髮晞三
握一日朱輪送滿城漸喜河冰仍綠水稍聞鄉雪盛
黃精快帆定落歸心後客夢幾番天姥青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征輿解道明朝發別酒遙從此地酣盡日迴腸依曲
水昔年種柳似江潭霜高驄短難偏促雪滑泥長馬
不堪差有梅花知客意一程開逼一程南

送朱使君太僕

長安明月金叵羅幾度從君醉踏歌北寺雲屯朝烙
馬西清風起夜聞荷大臣自引行當召醉尉逢人且
莫呵一葉米家書畫舫白虹終夕遶滄波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淚盡南天哭不回李生眞是可憐才生芻解識徐家
物死夢應尋范式來紫氣鎮千埋不得青楓刺繡任

成灰知君去證金環果戲取楊花李上開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蘭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鼓瑟定應遭客罵執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座城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札報任卿

金剛子珠串　典麗中風趣自足

不共番經出寶函定從胡腕摘偏衫核堆繡字蠐螬爛果聚香林孔雀銜不斷百思惟嶺獦手提一串縛狂獠饑來喚米無人識送與游僧上海帆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胡牀雪夜斗牛裘親待回探夜不收薊北咽喉此爲最山西將帥爾稱優千金粉面捐厮養百鞘朱提買絡頭倒死瀟攔姑諾諾大宛終敗匿驊騮

自坌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橫障百折銀色晃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兜冒以紅氊疲羸數頭匣劒笈書相後先冰氣栗冽肌粟畾畾如南夏痱痤苦吟凍肩倍聳憊甚矣却羸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半日

昨夜飛花苦不多朝來起視白峩峩一行裘帽風中去半日關山雪裏過銀髻望夫高入漢玉屏隨客折成河中間一道明如線四角紅氊擁數騾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令威三世通家好廿載遷居會面賒醉我龍鐺纔地主憐君馬首又天涯春燈雨雪瀟瀟夜野店茶湯處處家想見　皇都堤草綠春鴿細語遶梨花

代壽黔公　蒼雅爲杜嗣響

有道明王守四夷公家鎖鑰在雕題一天樞紐群星北萬里金湯半壁西茅氏騎龍艱刼火王喬奉藥儻丸泥何如翊戴勳臣府永鏑金書鐵馬蹏

又

異姓王功階特進大將軍客揖須長太平象馬舞何事勝會鳧鷖醉不妨錦席珠璣群彥舌金爐煙霧百蠻香殷勤剩有華封祝先遣山呼到　帝鄉

又

千花百果候青陽二月斕斑匝點蒼樣簇濃枝靈鷲錦光添繡褓石麟牀干戈後取儀雙髧弧矢先懸志

四方我國同休恩不淺年年此日憶　高皇

亞夫墓墓在巢縣此亦虎傳也

王者從來云不死共疑隆準及重瞳已占龍氣成天子却幸鴻門敗乃公一牧乳羊遮墓白幾株寒棗覆碑紅憐儂疽發不欲活豈爲人間少鄧通

白牝蛟

招寶山東行若干里洋也白牝蛟宮之相傳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詒海酋王直之倭商在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剿屢阻於雨人言蛟之祟也幕中醜罵蛟俄而雨如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頓頓渦涎垂燕子殷殷霹靂懶蜈蚣風權近屬誰家掌日本頻由爾路通一語稍嗔酬惡雨量無周處在軍中

又

儂應坐視稿三農不爾祠何吝一叢早使嫁夫封石氏肯教將尾示劉翁寸鱗縮虱腥逃井蜕骨專車雪硬風莫倚豢龍終豢爾史臣親記醢雌龍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弔

每疑天意不分明枉殺呼天問屈平諸葛既難扶後主盧陵何用產先生停舟此夜艱危地出戶當年歎息聲腦子不靈元惟事竟將腔血灑燕京

又

山翁伏臘競雞豚海舶針羅失曉昏六尺托孤俱趙氏一宵授玉得公孫波濤解逐旌旗走巖洞寧無氣鬼存安得扶邛親一拜百花如錦醉山門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不衫不履之態

朝來乾鵲聒簷牙入夜孤燈也弄花兒女一生夢養虎行藏四足畫添蛇因嗟竹箭歌如箕時泛荷花到若邪記得萬峰高頂鹿竟睇黃犬獵人家

香煙　意幽沈筆浮動咏物上乘

誰將金鴨銜儂息我只磁甌待爾灰軟度低窓領風影濃梳高髻綰雲堆絲游不解黏花落縷嗅如能惹蝶來京賈漸疎包亦盡空餘紅印一梢梅

又

午坐焚香枉連歲香煙妙賞始今朝龍拿雲霧終傷

猛蜃起樓臺不暇飄直上亭亭纔佇立斜飛冉冉忽逍遥細思絶景雙難比除是錢塘八月潮

又

霜沈欄竹更無他底事遊魂演百魔函谷迎關僊紫氣雪山灌頂散青螺孤螢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寫影拖春夢婆今何處去馮誰舉此似東坡

又

薝蔔花香形不似菖蒲花似不如香搖摩范曄鼻何暇應接王郎眼倍忙滄海霧蒸神仗煖峨眉雪挂佛燈涼併儂三物如堪捉付孫娘刺繡牀

又

說與焚香知不知最堪描畫是煙時陽成鑵口飛逃永太古坑中刷鼠絲想見當初勞造化亦如此物辦恢奇道人不解供呼吸閒看須臾變換嬉

又

西窓影歇觀雖寂左柳籠穿息不遮懶學吳兒煆銀杏且隨道士袖青蛇掃空煙火香嚴鼻琢盡玲瓏海象牙莫訝因風忽濃淡高空刻刻改雲霞右香筒

又

香毬不減橘團圓橘氣毬香總可憐蟣虱窠窠逃熱瘴煙雲夜夜輥寒氊蘭消蕙歇東方白炷插針牢北斗旋一粒馬牙聊我輩萬金龍腦付嬋娟右香毬

春興　率直沈快得杜之微

好景蹉跎知幾迴今春商略紫洪隈固應帶插挑深笋兼好提尊餞落梅雙蹇百錢苦難辦片槳孤舟盪莫催見說山家兜子軟借穿峰頂晚霞堆紫洪笋絕佳

又

乾坤瞬息雪邊風萬事陰晴雨後虹已分屠門齋後斷只難酒盞座前空半緡榆莢求書客數點梅花換米翁小飲墻西隣竹暗綿蠻對對語春叢

又

二月四日吾已降攝提尚復指蒼龍當時小褓慈闈繡連歲寒衣隣母縫一股蟲尸忙萬蟻百鬚花粉亂千蜂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却樽罍事事慵

又

李白桃紅照眼明蘭風梨雪逼人清一枝帶蘂馮吾

折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墨針穿帽此何黜因思花草猶難掇却悔從前受一經

又

七旬過二是今年垂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秧空餓鹿兩株松樹罷啼鵑悲來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細雨天忽撚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松爲盜砍

又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晝長柳色未黃寒食過槐芽初綠冷淘香西池蝌蚪愁將動北地鞦韆影不忘描寫姬姜三百句白魚儘飽小巾箱舊閣敬輯在臨濟賦詩數十首幾三百句

又

胡烽信報收秦塞夷警妖傳自贛州十萬樓船指甌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拜侯幾島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

又

孟光久矣掩泉臺海日新阡此再開煖色一天霞影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壠何方發箇箇曾楊着

處猶意買松秧三百本高陰元伏拂雲材

送季子徵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襖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曾蒙公子約解袍應念故人寒大豪馬邑墳堪弔天險羊腸路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鋏向人彈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陵也道士苦打攪盡伐之憶以詩

鎮南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秖爲燒茶煩道士故令閉洞返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兒書至　諧語不失趣韻

天寒地凍正霜宵被冷風號入帳驕貰屋再經飄尾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舂壞堪馱鳥小犢書來尚滯遼好買柴圍葭一搭意鞭歸馬補虛勞醉後跌撰脅舂爛面瘡少陵病馬詩曰暮不收烏啄瘡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

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吳宣府新膺總督

邸報初翻數葉藤棟梁今喜楩楠勝市場春後醫青草司馬秋來在白登天下安危眞足伏眼前修短却難憑最憐投轄相知客不得隨車負此情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正韻

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共擬歸來作生計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綠草飛蝴蝶千里黃沙暗鼓鼙兩地分明誰苦樂遊魂莫遣到家遲

紅葉

纔見芳華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嬌物不道秋霜解媚人宮水正寒愁字字吳江初冷錦鱗鱗更餘一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蘭亭次韻 相傳蕭翼竊蘭亭記 欽閱百花一時盡開

長堤高柳帶平沙無處春來不泗家野外光風偏拂馬市門殘帖解開花新觴曲引諸溪水舊寺巖垂幾樹茶回首永和如昨日不堪悵望晚天霞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客裡尊罍每見陪那能不飲送將歸歌長筑短堪流淚雉叫鷹呼未解圍雨雪尚淹春籜薦清明還競夜錫非鄉風處處從來異曾宿閶門記憶微

重修乾清宮成迎慈聖再御輔臣用此題選翰庶時予客京師漫賦

閶闔重新紫極熙姬姜再御寶輦移承易聖體猶冲保護宜鳥換歌筵前日曲花餘輦路舊時枝一人奉養兼天下大孝鴻名萬古垂

五色鸚鵡黃鸚鵡並是聖母所馴各賦

白燕往時呈翰苑錦鸚今日貢宸居萬年枝上栖偏麗百鳥圖中態未如豢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聖顏舒何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媧皇煉石餘

又

合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靈雞綬倒挂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繡有時人語出花枝侍兒不用拋紅豆自有佳音慰聖慈右五色者

又

西隴靈禽翡翠粧稀聞正色染黃裳自談玉殿非關
學却照金籠別有光飲啄定應歌帝力生成何幸稟
中央千秋萬歲歡無極土德坤輿本肇祥

又

鸚鵡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於今將懸半瞼初生
柳欲繡全宜細縷金教言一一聞清禁銜果時時摘
上林不是黃筌能畫取誰知殿魚有祥禽右黃色者

賞成氏牡丹和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後名花幾日鮮一本千金非不
貴數杯深夜轉堪憐却披半暈當亭下似出殘粧媚
客前遥憶舊京歡賞處馬蹄塵土踏成煙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公再舉鄉飲

鄉里丈人誰最賢竹齋先生無間然八旬尚有嬰兒
色三老重登國學筵春社插花人醉後秋蠅作字夜
燈前庭中桂子森如玉白石長松好共懸

姚崇明晚暎堂喜不費思

粉額縣題晚暎堂王人留客夜焚香提壺不必過隣
店買笋眞教棟破塘彭澤俸錢多備酒崇明宦橐止

栽桑儻居幸得爲隣舍伏臘長招醉酒漿

清凉寺云是梁武臺城

蕭梁臺殿一灰飛薺麥清明雉兎肥壞榜幾更金刹字饑鳶應(新異)爛鐵城圍東來鏡折龍潭水北去蘆長燕子磯千古興亡眞一夢隔江閒數莫鴉歸

壽馬先生七十 先生齒居會社之第三席又兩牧州府鄭箋魚蟲無魚蝦古人往往如此用一見東坡集

流朱拂茜雜輕霞庭畔重縣講日紗一竹青青支國枝數榴灑灑動江花社筵推長今三席州郡分春已萬家自笑傳經老徐孺猶將詩說汪蟲蝦

元夕寄金武康 興趣可尋

曾醉春街典破裘那堪老去却囊頭鼠凌白晝爭人食雨共青燈管夜愁萬戶新粧譙月鏡一天彩勝亂風毬流思忽到茫西路似見絃歌擁子游

寄上海諸友人

雙魚歲晚渡江津笋飯猶羹又換春葉印可望天上客射書元屬海東人天愁夜幕鈴偏急柵暗猿藤鼠正巡湖水萬重蘭芷隔因君還上佩芳身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圜夜大風雨冰厚尺詰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友

夢裏分明夢塞鴻朝來便有鯉魚通話深白榻三人雨冰斷黃河一夜風馬憊豈堪重蹀躞烏飛何苦辨雌雄雲天萬里嘗嫌窄恰作庖雞鎮日籠

玉師挽章 師蛻棺以兩瓦甕頓駐蹕嶺庵中

隻鞋葱嶺去三年兩甕團團嶺箇邊刼火只思將骨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籠鳥子已瀟然作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三生緣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注參同契成家釜炊飯盡黃夢小溪蟹如斗大脫殼出嬰兒已而復入殼時尚繫

黃粱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夢裏呈孝婦不寃終有雨水禽持蚌一何晴中郎贖命慳修史叔夜濱刑且養生見說漁翁馮一葉波掀浪穩付前程

某氏新園

買地鋪山引露濃中縣洞壑亞玲瓏抽將菡萏誰邊水割取蓬瀛若箇峰江左枯棊宜別墅襄陽落日醉山翁花枝儘媚當尊客莫辨金釵座上紅

送趙大理先巡撫貴州邇擢大理

纔聞歸馬駐雙輪又見旌麾動去塵廷尉由來須長者武侯聊借服南人昨經湘水洲蘭莫今渡黃河峪草春萬里波濤隨意挽相逢處處有枯鱗

綠牡丹白牡丹姓張名珍奴回道士教之修鍊

牡丹綠者未曾聞狡獪司花此弄新漢水鴨頭教作帔隴山鸚鵡未呼人韓郎頃刻愁難學涸轍逡巡醉可頻不羨張家回道士自拋紅粉練庚辛

次蘇長公雪詩與原作清峭亦相似

翩如巾舞玉人纖皎似禪宗戒律嚴姑去盡留雲母粉客來只醉水晶鹽正愁黃獨迷鑊柄故壓梅花入帽簷埋沒遠山知幾許且收螺子畫眉尖何仙姑食雲母粉而仙去子亦稍畫人物

又

白糝堆寒沒曙鴉姨家風急攪銀車翻將灞水驢邊色忽點孤山墓上花何物黃冠滕六友相思白舫戴逵家今朝穆滿鰣黃竹笑指銀泥畫戟叉

又

固知嫋嫋不勝纖亦有稜稜莊且嚴劒底白猿鏖越女槎頭黑癭粉無鹽氷初勢已寒千仞霽後人多曝一簷笑憶小姬誇党日可教輕試茗芽尖

又

海上青山插髻鴉海鮫輸織不論車儘教一夜裁綃葉那得傾都不奈花粉屐特停漁者榼赤梢併付酒人家蚨郎迫使劉伶去忍別青旗燕尾叉

青州贈鼉磯研副以詩奉答　義山詞色少陵音調

恭承錦字題文石尚帶青州海氣濃蜃影幾痕疑墨繡雀臺萬瓦賤漳銅醉來好蘸張顛髮老去羞箋鄭氏蟲應有紅絲螭匣底宮鬟爭捧寫蘋風

莫老至聾矣　長洲人向任杭湖墅能詩

幾度相逢莫丈人幾年斷却耳根塵新潮正險君何冒舊雨重來話只陳梅樹一堤通處士桃花雙板閉漁津詩名到處南金重自歎工詩老更貧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　三詩每前雄深後風逸不使少陵佳人拾翠句獨勝

東來小港入潮枯總直潮辰只大都父老猶談錢氏
弩大雅波濤終奉浙江符一城菜熟須鹽意百笠蘆長縛
蟹蠻却問黃塵飛未得秖言鹹濕滿頭顱

又

聞道黃熊伯子宮銀山銀海走銀虹千花競蹙魚龍
後萬里長來日月東河伯正驕秋水舌非神亦弄廣
陵風蓮姬自愛潮多信看弄潮兒欲嫁儂

又

胡馬帆檣故不禁鳴潮故避大江深非關冰許滹沱
合信是鰍高海浪沈處處新粧邀步襪年年舊雪滿
城陰阿宣也鎖書堂去獨曳青藜詠玉簪

戲擬不往

白頭笋籜齋中坐赤脚蓮花頂上行九節閒將邛竹
杖一簑輸與老門生邇來婚嫁麤酬債此去風波任
打萍五嶽高頭誰被我肉身菩薩未身輕

讀某愍婦弔集弔集云愍婦之死非一端最甚者以姑章紿其子不認其母云

少時乳母也

孀鏡難教兩處明空桑眞見一兒生噴乾口血梟初

大絲落梁塵雉自經寸骨崢嶸爭壑雪百吟風雨響窓晴惡須一本彈漁鼓(椎據)恐有中郎別唱行

擬弔蘇小墓　公詩往往幽異豈容豆目見耶

一杯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自古佳人難再得從今比翼罷雙飛雁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哭慟兵閨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俱屬大方

憶別湯江五十霜蠻花長憶爛扶桑陸郎第爾知何等趙尉我儂定幾行蜀鬼啼盃乾夜夜猩鬼搏血濕蒼蒼狂香結態堪誰比箇是憨兒醉後粧

又

炎花冷蘂逐時開當取當壚着處陪海女纏頭雖絳帕江楓落葉亦殷腮千金知向何番買一朵分簪破帽來奪取胭脂等閒事只愁兒女太安排

又

篋茜奩螺取次將長紅大翠儘蠻娘闌干笑語腮堪譯浣火衫裙焰未涼白浪有緣陪賈客江潮無伴醉檳榔吾鄉惡熱連年更帶得蒲葵上海航

又

鶴林寺裏別袈裟又幻扶桑到若耶溪女惜香還茜苔海人澆醉歌枇杷似聞此地春猶雪悔上孤帆曉載霞臙祉少年貂帽上簪紅莫忘遍茶花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四作之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插硯水旋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耗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箇底（底字鄉語讀作以）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叟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昔者曾憐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雞叶罷日纔上海蜃樓高霞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朵（四句高岩不凡）成行都爭茜頰堪千鎰誰問蓮花似六郎

又 幽新趣絕

夭喬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虜妾家家蝴蝶過隣墻已聞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賤洛陽剩葉可醫蠶病不大家春箔卧銀僵扶桑蠶長七尺子如燕卵

又　結殊繡艷解似齊梁亦不得

扶桑一擲百樗蒱賈舶槌蚨罄鏹塗萬鉢鍬鋤寧汝願幾春爛熳爲誰都盍從海島陪田客故試淮泥可木奴欲借邊鸞花鳥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又　後四句更率直老成

翠幄青欄半面扶烘脂炙粉照蒼梧稍疑壚婦頻中酒莫認昭君肯嫁胡幸爾波帆收北指慚余霜鬢對東塗嫣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寬衫高髻自是國粧

煖紅滴滴兩名娃插向磁瓶研水些崔閤小紗縫杏子石家大剪襞榴花無橐可傾河朔飲有儂堪老邵平瓜矮檐破壁還愁汝雨惡風狂燕掠斜

又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過嶺風塵雙袖

暗際天煙漲一裙紅細腰廻雪憎魔女濃頰圍燈笑醉翁寄語寒温須着意別來淚血尚溶溶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名成器休寧人時予初出繫吳勦倭功多在處有碑

紫顙舊暎郡齋長聞道顙今亦着霜去定將軍呵醉尉生猶碑字滿襄陽殘軀乍別阿鼻鬼寶匣遥飛片腦香近日東陵瓜好不幾從炎熱轉清凉

魏文靖公巵貯以梓匣輒賦

魏家名德並恢恢魏氏宗彝並偉瑰既有貞觀丞相笏復傳文靖鉅公杯金螭百隻誇誰氏火色千陶翠此枚貰取隣醅賞新購先澆一滴向西飛

某君見遺石磬

泗上歸來動隔年親提浮磬與泠然一除梵版裁雲俗再扣哀鸝遶竹圓老去固難腰似折貧來直到室如懸閒窓重理當時架數杵香殘客話邊

賣貂 予再北以贄文得貂帽領敝其三賣其六乃不滿十五金

市上挾葛塞眼黃將貂往市不成羊孟嘗一腋收狐白季子千金敝洛陽固是此方饒毒熱亦窺生事正空囊鹿皮破盡惟斑在大雪關門擁壞牀

賣磬 敝僦多竹而鶚叫振林每歌輒罷

貧來一石不能留解贈王郎愧取酬莊舄戀鄉聲自舊金人辭漢淚長流半肩荷蕢過門誚一葉師襄入海遊寄語春秋休責備後來能有此人不

賣畫 數詩詼諧灑落無非妙境

一束丹青半贄詩稍如吏部長安時蕭條客舍彈棊得流落人間作記垂到處馮將臨贗估傾箱拚共蠹魚饑卧遊忽奪正惆悵壁隙何遮風太吹

賣書 第三言已身亦將賣耳況書乎作音做僮書用便了券事

貝葉千繙粟一提持經換飽笑僧尼僮書我亦王家作偶散誰非大塊泥帶草連年高纂述巾箱一日去筌蹄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長至次朝

昨日涼雲絳色微朝來南鳥北籠飛一丸自弄玄黃劇百線爭穿傀儡機小刼鰲蹄撑略住大人龍伯負將歸何年姤復鞭爲馬數盡河沙未放鞿

岳公祠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暎紅四海龍蛇寒食

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誰家俎
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其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道德固爲長久物崇高亦是聖賢嘉莫言白首疎狂
客也須朱闌富貴花一研溫風輕散凍數朶濃葉醉
塗鴉試教挂向西京宅未許堯夫笑有涯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

令節初冬逼下旬櫻桃數朶着花新天寒翠袖宜深
幕日莫紅簾許美人小頰預施三月粉微脂未褪昨
宵辰梨花定不開天上百姓人家借小春

又

夏實每看當鳥盡冬花何事向人妍不堪憔悴行吟
後故弄陽春欲雪前正苦白頭愁兀兀誰家黃蝶過
娟娟杖藜立斷斜陽影淚盡西風送菊天

訪李崦嵓山人於靈隱寺 時被繫七年暫放先是寓杭年少暇則扁舟湖上故有末句

崦嵓詩客學全眞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
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

槳人兩岸鷗鳧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時一舊友稍貳故及之時又值大除溝道

滿庭山色半闌花觴曲交飛古俠家肝膽易傾除溝畔弟兄難會最天涯不教酩酊歸何事望到茱黃節尚賒燭暗溝渾都莫慮近來官道鏟堆沙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恒言俗事成許雅韻

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雨紫泥新罐買宜興却從梅月橫三弄細攪松風灺一燈合向吳儂彤管說好將書上玉壺冰

桐鄉馮母 其子成進士疏母節

三遷近俎苦霜時一尺殊恩湛露垂自古男兒貽少誰家婺婦 帝王知高齋客飯寧辭髮落葉寒機幾斷絲見說仙郎棲海曲更無魚鴈到塘西

又

青史他年定幾行太夫人傳在中央不須竊藥居明月自解將心結暗霜片匣遠飛鸞字重單雌親刷鳳毛長羅敷雖老攜筐在付與吳姬出采桑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茲圖稍似少陵詩微風吹雨出魚兒尺梢詎許牛涔活遠水何勞象隊移是處有魚爭聚網畫心無懶穩搖鬐五侯刀几知多少免爾爲鯖正在斯

擬送巡滇者先君後先兩撫賊敘勞僅得夔州府同知不有名宦可祠耶志可收耶

握節新爲萬里行何人不羨舊書生一簪白筆襜帷冷幾驛紅氈祖道平清淨共推周桂下糾彈交指泳黔寧故家門第須喬木何況 先皇許世臣

孟密土官爭寶井臨安那大反狂酋兩番並屬先人撫一字曾無太史收正值同袍巡此地却嫌泥壁向高頭況無杯酒爲儂別安得忉忉絮所求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鯉又有水晶四尾者

菖蒲鉢鉢虎鬚抽玳瑁盆盆錦鯽浮衰老一塵幾不染小兒百件（趣絕）欲拏週言歸肯問遲和早再到寧知得與不落日青山三四點幾回舟子促回舟

雪中移居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冬天破書一束苫濕雪折足雙鐺愁斷煙羅雀是門都解冷啼鶯換谷不成遷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

又

高雪壓茆轟折椽跌凍移家勞可憐長鬚赤脚泥一尺買傭呼酒賒百錢饑鳥待我彼簷外梅花送客此窓前百苦千愁不在念腸斷茫茫黯黯天

送婁某丞丹陽 乃祖御史

吾兄驄馬後昆賢今佐鳴琴倍灑然雙柳長松廳事後三吳流水大江邊應憐道路疲迎送莫買鱘鰉糜俸錢他日相過莫相忘金山頂上酌清泉

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

鮓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併是老饕營口腹省教半李奪螃蟧百年生死鷓鴣枸一殼玄黃玳瑁膏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蘆脯下村醪文待詔却唐王黃金數笏而小人持一箬饋索字內之

答嘉則

十年纔一問平安只尺渾如對面看舊日詩評雖有價近來公論孰登壇百年忽已崦嵫暮一齒時崩苜蓿盤臘雪秋潮同馬日何人不道是金蘭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何忝少陵

勝賞猶縣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雲外雨雪逢君楓樹西束帶豈難官自懶尺箠不重老能提何由共轡蒼苔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九流

九流渭也落何流戴髮星星一比丘紅袖曾酣樓上舞黑風仍墮海洋舟偷醅畢卓生爲酒辟穀張良死在留每枉尊罍思一報幾時將轄井中投

雞聲

雲中丹竈伴神仙亦有棲遲高樹顛向夕既來迴客夢凌晨特去喨霜天韻飄籬外雛俱集頸漲花前繡愈圓不似吳門塘上鴨只將名姓向人宣（謔言自韻）

蛙聲

陂塘科斗書猶易海國侏儒譯較難草際不知何物語燈前直聽幾宵闌榴風爲遞愁蛇覺梅雨交喧亂

鴨欄五寸卽且猶不得令人爲爾發長歎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跌右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賊羨令威而不皆橫

榻哀吟輒得二首

澤國秋颸海色鮮飛騰無計只頹然雙棲入夜遮煙獨半影拖花寫雪偏衣袒右肩慵梵客柳生左肘任皇天可憐獨剩滄溟氣乞與昂藏步榻邊

又

欲鳴不鳴拍不禁況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餘兩垂手曝衣惟憧一邊陰不辭搖拽將池遠似解跰躠照井深傾國捧心翻所貴一庭欹影換清吟

建陽李君寄馴鶵俄殪野貍信至燕哀以三曲

子四畜鶵而輒敗其一爲廣東陽江楊氏所遺一從少保公行閩分諸廩饋一爲錢子酬詩此則李所寄並閩產也○杜甫詠鸚鵡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雍陶詩秋來見月興歸思自起閒籠放白鸛

魚鳥尋盟未許同冥棲誰復伴龍鍾荒欄取食曾呼掌繡尾迴霜罷掃籠老去逢愁消不易秋來見月放

成空定知此夜蒐游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又　性情閒灑

索娑馴態碧山空劇爪貪涎一飽充殘粟幾乾遺甕水落花時起墮毛風千里提携兩轡嶠四迴豢養一飄蓬將詩撫得胡家者向後不知何所終

又　情鍾此輩益見潦倒

憶昨含悽下玉庭殊方遠嫁儼姬嬴正憐妙羽搖孤雪忍爲饑饕爛一腥草色應枯武夷道書聞亦濕建陽纓情鍾此輩非關癖猿鶴年來一壑情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名園樹樹老啼鶯葉底孤花巧弄春已掩濃陰渾覆鳥獨留殘豔尚撩人青樓百座迎桃葉翠袖傾宮捧太眞記得隴西長吉語斗筲如海爲朱脣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壙寄埋叢塚北邙同有客求尸萬莽中白骨兩鄉兒得父黃泉一笑嫗迎翁淚餘指點居亭老血盡鍬函夜壑紅千古燈縈歸櫬事莫論眞贋總輸儂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紅椒碧鮓數夔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隔
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鯨未必愁連弩公子仍煩餌
一牛提向酒家都藿葉可憐無計避鎗油

十七夕 宣城中遶溝皆流水至是冰咽矣

銀帶邊兒駿馬駄西墻倒酒劇懸河高松入座無人
對明月當杯奈夜何此際鄉心愁不少滿城流水響
無多東房老衲憐牢落夜夜來吹鶻打鵝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千金不惜買鳴箏萬斛魚鹽水上行幾度煙波愁日
莫半程風物趁天晴西郊鸛鶴摩雲入東道舲舫晚
飯迎笑指紅霞如有意乾衣騎馬廣陵城

書劉子梅譜 有序此予未習畫之作

劉典寶一日持已所譜梅花凡二十有二以
過余請評予不能畫而畫之意則稍解至於
詩則不特稍解且稍能矣自古咏梅詩以千
百計大率刻深而求似多不足而約略而不
求似者多有餘然則畫梅者得無亦似之乎
典寶君之譜梅其畫家之法必不可少者予

不能道之至若其不求似而有餘則予之所
深取也忌掀一過不必跨驢向灞橋而詩思
飄然於是呼管贈典君書舊所贈二幅使吟
之典君試吟果亦不必跨驢向灞橋而畫思
飄然更掃一枝以歸我耶

曳裾纔謝楚江蘭却寫梅花贈歲寒馬上不殊新折
寄雪中又少舊年看影從棘畔墻俱白挂到宵闌月
倍圓分付東風好將護他年館障闌干

又

江南風物在新春筆底生花幻水村似月付將千片
影因風欲動一窓痕逢人固是難攀折入帳還應惱
夢魂笑殺朝來無粒米呼童捲向市邊門

送某之太倉

吳中曾客幾經年此去書帷得主賢潮認舊人頻到
峭燕穿新柳特迎船蘆芽白白河豚上梅雨昏昏海
國眠應憶越山籠鶴在長於月出叫孤圓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入地登天雨不妨從來作戲在逢場門前晝靜堪羅

雀城上春深好牧羊披褐家門孫令尹入山經紀卜
中郎已知此意無人會閒坐看雲點太陽孫叔敖事見史記余先子宦歸家甚貧故引用其事

元夕休寧道中遥憶鄉里

陌上雙雙結袂頻翩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水幾夜他鄉月照人驛路酒家留去馬溪橋梅色弄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劒會向囊中笑客貧

賦得清秋落葉

白帝乘秋秉素蜺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意搖落偏當寄客衣大漠霜凄隨角散孤城月白伴砧飛鏡中不久繁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清風嶺

赤霞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半巖竹淚猶啼月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纂砧還破鏡秖持完璧碎强秦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覺詩成泣鬼神

焦山曝龜死於牛觸實事也道人言之

徵君祠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全楚客帆遮浦下廣陵濤色漫窓來曝龜何事當牛觸養鶴翻勞刻

石埋隔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磨厓

林先生遷教瀧水

特將一鐸嶺南行水郭山郵路幾程方爲郡人教爺子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鸛鶴當泥迸帳裡桃榔入夏清莫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端城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爲園讀易幾盧都歸藏連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我絶韋猶在儘伊吾百莖著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自呼曾與京黨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遶清流策也迎親住此洲正好敲冰求尺鯉倍宜垂雪飯高樓月中醉客搖船夜露下聽蟲助竹秋何日細鱗隨網得招予沽酒柳橋頭

狐裘 裘被賒雪夜苦寒取信國文公集讀之賦此

狐裘賒去止三金大海投魚兩歲沈鷹馬迹風嫌未惡簷堦負日苦長陰歌聞未必如金石肘見眞應捉領襟猶喜雪宵看信國髮衝冠頂汗淋淋

歲暮夜雪招二王詩人藍果小飲

二王二王來何難榼榼清酤頓欲乾何處王門無短
裰最難客路是長安虀鹽雪糝充瓶立蔗藕霜消飽
膈酸四海論交頭盡白至今膽落醴交寒

余文長文集卷之七終

徐文長集 三

340724

徐文長文集卷之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壘公瑛校訂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 有敘

宣鎮開府之西有槐曰槐龍高不過丈餘圍
亦未匝兩把而廣團如蓋糾枝如龍蛇重不
可勝支枉以數十可擬五楹屋之覆盛夏葉
生蒼赭騫撲又若龕穹而鵬下語其奇蹇非

特一世所無即鄧林見之亦當却避而偃也
然所云丈餘者榆橛耳而頂折處始爲槐相
傳　毅皇帝幸此中人所接以植者或云
文皇予視之非百年中物云　文皇蓋　文
皇數幸此以討不廷　行殿當槐處意槐植
其時殆然耶舊爲某叅戎宅圃以其所從來
如是也久之不自安迨今吳鎮公至則曰是
地爲　聖祖臨御以平定所不可以私準其
直贖之遂稍新其搆用以備講武饗上予過
鎮公與萍逢者數人憩其下少焉榼至爲數
酌起步稍北得曲甃似以浮斝而涸不流問
水得古方井去槐可數十步汲以漱冷不可
銜以其甘也勉吸焉始悟水木母也母殊而
子以凡理限可乎以此推之未百年而成是
植未爲不可信也
大樹將軍號喬松大夫封何如茲茂蔭宛爾作深籠
目目尖成兎條條結綰龍乘凉翠葆颯撑暑碧油烘
開府何年買　天王舊物鍾賓觴飛遞外塞略坐籌

中鵬翼垂天下、黿裙覆海穹、柯南蟻壘國、甃北乳方泓、的的朱門照、霏霏綠霧濛、干雲榆所接影月桂能通、赭莢承新蛻青絲斷墜蟲五楹團廣廈百柱卓雄風大漠馴驕子、長城屬令公、一枝陰虜馬半葉掃邊烽矢石無忘備尊罍稍可從　先朝勤灌溉後代倚幢幨、虬擬　皇情悅、黃猶御氣蒙　長陵如可作、願柱大明宮、

水仙　公排律蒼鍊非沈宋可及

棄粉當粧匣、拋脂落茜坡、黃姑插金鴈、織女洗銀河敢以人間色、來方天上娥、借煙行作雨、不黛掃成蛾渡海群騎燕橫江或跨鵞盈盈素羅襪泛泛綠鱗波剩馥迷湘芷餘嬌付越荷、兎房秋杵藥、鮫室夜珠梭、道子描難似、非煙繡不過、張顛狂草筆塗罷一高歌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　獻進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 以在玉堂故四句云

白燕自何方雙嬌乳玉堂若非翻向壁、只道斲從梁、易許青藜暎、難教黑扇藏、宮釵今兩隻巷口幾斜陽並語栽薇處、交栖視草旁、春情堪與譯、秋翮好塡潢、

御水沿溝岍名園隔苑墻穿花雪片疊落絮剪刀長。
逝拂宵麻素爭搖曉禁蒼隨珂迷賈至遮字冷孫康
未及郊禖候先歌命鳥章　兩宮看帶笑　萬乘盼
生光或向罘罳度閑馮女寺量江南來舞苧海國墮
綃襠哺蝶欺殘粉捎蜂糝嫩黃古詞卑苜蓿新曲斷
滄浪出入皆清禁差池半紫房姬姜紅線繫姊妹縞
巾揚巷咏偏諧謔　廷裁必雅莊冰霜俱入句咀嚼
總生凉飲啄如知介飛鳴迥不常瓊瑤報　聖主文
彩伴仙郎自古生賢佐多因爾兆祥試看今稷契還
奉舊虞唐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連歲賡酬久茲晨伴侶稀百觥澆鶴卵一硯匣鼉磯
漸到鳴灘岍微穿聚葉暉窮經朱簡斷搨字墨光肥
霜白興雞早茅紅掣兎飛逐時文股麗入悟習心非
水遠緘魚斷山深脯獸晞客來供鹿蹠雉下警羅扉
竹筏何曾爛躭玄自不歸

觀浴象　昨一象忽狂而奔折廟門之闌又輟耕錄持荷筩吸酒名象鼻飲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湍乍暎長壕黑時泅巨浪漫

有顛皆積垢無尾不藏瘢出沒漩渦口崔嵬甃岍端
巴蛇吞未下灩石浸還乾決盪麄泥落吹噴細雪殘
鼻卷荷屈水牙劃藕穿瀾逐隊趨蹄易呼群拭背難
秣芻厮養習湔刷羽林官並是生殊域同來飼一闌
不爭儔力大共荷　主恩寬帶濕驚鈎鐵携涼臥藁
摶黿鼉心不畏鼠豕額何攢昨日誰狂走今朝爾頓
安從茲須自愛莫更損闌干

和葛景文

十丈高垣地團團遶棘柴青天縣鮒涸黑洞鎖龍乖
不以無窮變來縈有盡懷提壺向前去付鍤許渠埋
每剖遺魚素翻思去鳥偕眞成秋落羽欲插上冲骸

抱琴美人圖　會眞無此沈雅

身去盻猶轉抱琴何處來定知清夜裏去聽長卿回
細細腰宜舞輕輕步懶催睡濃粧略淡性慧相多猜
眉下波含柳顱心風落梅對人蓮欲語袖手藕藏荄
浣水傾吳國爲雲到楚臺帶飛修曳縞珮響細衡瑰
綠帳愁单掩朱唇似善詼冰絃寫離怨洞閤遠諠豗
曉戶玲瓏啓春花次第開相將折芍藥掩暎過莓苔

蜀國倡嬌薛河中色妙崔試將同佇立正愜兩徘徊
宮髻髮一尺明珠環兩枚自然宜淡掃故不畫煙煤
或薦珊瑚枕如傾玳瑁杯息芳將近近粉膩愈皚皚
按曲廻成雪徵車響軼雷翟衣眞帝也荇菜合悠哉
箜篌傳麗玉琵琶伏善才何如鼓流水眞若遡沿洄
別鶴引如弄求凰調轉哀有人於座上奈爾隔屏隈
採藥人聞阮遊仙者姓裴不言偶襄漢定說見天台
巧笑金難買多香玉借胎繡穿新樣領綬結古文罍
皎似珠遊浦清如露滴槐採花棚上竹鬬草砌隅臺

約伴携雙手懷人在兩腮鴛鴦何處覓鸚鵡有時挼
增減俱難中短長元自該趙妃宅裏妹宋玉里中魁
宛爾凝如望嫣然乍可偎臨波即帝子食肉亦蓬萊
懊惱思金谷闌干哭馬嵬流波與流態令稿復令灰
絕代誠難得瑰姿理莫推如斯落魚鴈毋乃夢蛇虺
俠客氣何壯佳人棄若隤將來換駿馬期在得高騋
艷冶非不愛縱橫良有材從他形裊裊不戀志恢恢
湊兩難爲粲爲屏併作傀麝香新熱餅獸鼎舊安能
茲畫何人染錢塘漆子裁拂暾驚臥榻助腕汲新醅

持過西陵下因啼蘇小堆青松惟下鳥紅頰已成煨
潮長日初仄春深草漸莓山家時嗾犬捕雉又張罥
上下鳧鷗沒擎拳翡翠毸物華迅流轉顏色總塵埃
處女元吾守明時肯自媒有時求柱桷不信舍徂徠
忌嫉生宮閫芻梁飽駑胎秪聞饑婉戀不見斥虺隤
戲論摛多韻談虛遍九垓性空色不着養致體逾頹
既已成圖畫其何忍剝摧屏圖裝已匝花月任爲災
書舍瀟瀟影奇花一一栽對卿長比金顧彼獨澆培
風颯羅帷裏蟲鳴玉砌陔此時漢武見又道李嵬迴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次日迎春

臘盡接春將孤眠枕被涼朝興驚六出午晏俛千篁
兀坐愁空甕群栖塞壞墻摶酥幾鶴卵絮柳未鵞黃
堪取爲毬打行看挂霤僵明年從大有連歲却餘殃
見說開元寺重新古道場一髡擔化主十殿敞閻王
猶記迎春昔長頹此地觴解姬捎誕馬蠻子襖綿羊
樓角嬌波聚亭椒嫩采粧百壚忙酒保四郭擠村娘
獸圈攘牛土蟲枝試鳥簧不知今日賞還有此風光

畫坐草栗鼠　的色少陵

鼠有能跳者名因嗜栗傳兒童袖裏串松檜頂尖縣
寫躍難爲逸描蹲易犯妍臀肥隈草煖尾大刷瓜圓
叫喚孤雌別銀鐺舊伴牽坐思禁一飽暨產大如拳

電　奇險

列缺儼睢盱緋冠絳褲襦礛磾鮮舌哆煙焰漲天嘘
侍從排焦額槐檀塞太虛光中藏栲栳麥處借旛旟
雞吐朝官綬龍逢海豻驅阿香開鏡數玉女笑壺輸
好作王戎眼休燒李勣鬚滅明難捉摸搜索愈逃逋
或見焚鱗尾徒聞遶斗樞金蛇穿雨劃赤兎駕雷屠
煨燼乾坤赭飛騰日月徐閉門遭斧鑿馮塔養蜘蛛
鐺斗何工煆硫硭若帑儲旱乾於閃魃冬蟄伴泥豬
萬瓦穿如瞰孤窓熱欲糜淫威神鹵莽僥倖鬼揶揄
昨夕狂傾潦群靈儼聚誅彌霄紅落燕罄海白跳珠
但牓梧桐去何曾打即且雷火如燕夷堅志

芭蕉花

芭蕉種四年華蕋發茨檐玉蘭爲媵姊木筆是曾玄
十一斋蓮苜尋常類馬肝坼難劙海蚌瓣厚落河蚶
香色無非歛蜂胥有自閒古粧蠶婦出立馬使君寒

春久枝俱果霞長鴈正還寄書蘇蕙老挾扇婕妤羞
我昔南過嶺蠻多種在田實甜藤俎上絲冷葛機邊
和荔燒天紫同椰蓋海炎別來頻屈指禿後止餘顛
不道孤亭畔言抽徑尺圍逡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慳
太華失崩半平原賴脫刓鹿遮樵者夢魚沈美人丹
苦少榴枝泛珊瑚奉倚欄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適快覩咏歌附驥
非才續貂聊漫

老後圃聊便栽蔬夾芋田壞轤牽遠井破屋傍隣椽
脫帽當茶竈持劒掘筍鞭忽來新莫逆幸忝舊忘年
却說渠家圃如承帝眷憐瓜雖非五色帶却頗雙圓
杵向秋砧挂旒添曉纊縣孿胎咽并紐蜷尾鼻俱穿
自是生成偶非關造化偏癯孤羞杜預面對儼庭堅
未羨三眠柳那論並蓮嬌黃濃鬢細淺黑撅針綿
花謝知誰後藤升許孰先客歡浮白賞婦喜用紅纏
野鼠分行抱墻蝸別隊緣霜時爭晝捲月令特書傳
楊尹詩幾首柳州表一聯合歡光簡策內履愼周旋
駢拇從來賤重踵自昔憐馮他閒佔校何處定媸妍

宴游西郊詩 有序 借飲寺人之園

去郭不五里有名園焉喬木蔽空流水遶砌望之如錦屏幾折而花蹊就以攜尊亭兩區而暈矯迨若珍果纍纍貫珠蔚矣蒼蘿飄飄結幄鳴禽調管半是黃鸝飛蠅怯冰全投綠蟻待群公而未至適徵與之孤騖大白屢浮爰揮紫兎雌黃無事聊就黑甜乃若蒟醬木発之云無非實事朱卿侯家之引並非虛言舉其尤者他可知矣 園樹有白櫻桃

艾候當龍舫萍踈集鳳城凌晨催邸飯乘暇出郊行短短蒲抽玉交交鳥弄笙辟幨排擁蔽並馬得崢嶸碧岫紅雲幻磁壺白雪擎候賓賓未集顧僕僕頻傾蒟醬何方至胡桃樸地橫騎龍排木発剪虎綴冠纓綵扇臨杯鳥蒲團就几馮甲蔬香百種根撥秀千英菡萏含冰腦櫻桃滴水晶胡蜂俱仰蜜家鴿半棲甕熟果從枝摘穠花得葉清看餘錦綺色聽斷轆轤聲買竹金千鎰溫瓜火一星鉤轡遲桂鬼流曲擬蘭亭菱藕堆盤雪蠅蚊避席冰江南渾縮地塞北總怡情

折簡招群彥聯牀勝百朋來希主情懶別易客心驚
折柳條餘幾牽衣淚鎮零舞腰寧自賞歌曲遲儂聽
日炙嫣紅袖風狂散綠萍盆供春色滿簟展晚涼迎
茉莉簪紗帽玫瑰裊醑觥習池淹席幕金谷較輸贏
可惜朱卿去偏當赤地晴錦帆風不進玉斝月誰賡
孤悶當蘆發頹軀倚樹撐長空生咄嗟懊緒付娉婷
得意才俱雋相如賦擬成吹噓眞俗話放浪自浮生
毬遶飛明月山來匝翠屏歸雅分樹掠饑馬望芻鳴
入郭斜榆影迴鞭指柳營侯家銀燭朗客座綵簾明

貝葉書難譯運筒吸判酲轄沈驚座睡樓迥景陽訇
朝馬搖鳴佩升烏影畫櫺百川如變海重此醉長鯨

張氏子黃鸚鵡

見說黃鸚鵡西來自氐羌色今分間正天與改文章
竟奪春鸝羽全爲漢鵠翔能言猩敢並借染蜜初房
稍挂楊絲亂聊毸菊瓣張金釵翹衛女紅豆惹蕭娘
惱燕依人紫愁鷹掠兎蒼香拳閒鋏爪妙影閃銅梁
江夏埋詞客秦山問上皇赭袍雙暎淺芳草一洲長
夢兆呈妃子琵琶喚海倡性情胎戊巳音韻合宮商

百鳥窺應噪孤凰見必傷未能求一友差可哭三良
老病渾如昨新聞喜未嘗借看如可許香稻當茶湯
後聞鸚鵡眼系直度兩眶人可洞視　險句過
惱公
雙瞳穿腦過對面兩菱花琥珀鑽松竅琉璃釘扇紗
隔顛孤碧炯橫準一梁加飲啄千峯物雌雄萬樹家
回頭忽不見交睫夢成賒摩盪晶初日玲瓏射落霞
照拳明蕨腦夾喙影姜芽戀月眶寒暈啼煙淚澁沙
端州鸜鵒研蠻郡石榴砂睥睨雄生怒迷離媚作邪
傾城秋水顧阿堵虎頭誇認客休青白韜光混瑾瑕
如憐蔡家女分鏡蓬琵琶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江上深秋景偏於蘋蓼妍娟娟啼葉鳥淡淡入村煙
生色渾疑畫微絲却是牽精時愁呂紀妙處失黃筌
久挂方知定初驚只欲翩天孫無限巧乞與世人傳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
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
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即

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夢中所記者秦雪覺無據鷹呼二句亦强眞夢中語也

太白高秦雪材官選漢都西獒非遠物冬狩是雄圖冰溜蹄兼滑花銷毳結酥逐方餘狡兎烹豈遽韓盧羽搏紛迷素毛燖糝共疎一聲非口吠萬壑徧鷹呼馳影爭飛霰蹲身印守株窮搜寒愈急凍尾煖微濡固取矜獢猲還宜解網罟莫教將耿雉文錦碎糢糊

徐文長文集卷之八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并序

嘉靖巳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督府明公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耆舊賓客以公自鎮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遠乃相與各抱其所有以爲公長久祝而公

於今年春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
天闕戢兵海隅民物熙和甸宇清廓惟茲嘉
誕適屆其時萸菊交芳天日俱朗旌旗應爽
氣而彌肅鐃吹協商颺而並遠慶者雲集萬
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爲隆盛某小子叨沐寵
榮間嘗一佩筆操鉛以奉侍幕下雖愚賤少
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於仰清光祝久
遠其心固無異於衆人也謹撰長篇一首凡
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知拙陋無
所發抒然慕戀恩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於
言耳
遠曙輕籠海色蒼涼颸新薦菊英黃清秋此日逢華
誕繡褓當年遶異香地與人文增氣象天爲王國産
禎祥壯猷未老如方叔秘略曾傳似子房初捧兵符
分虎竹再銜使命馭龍驤森羅島嶼諸夷會鎖鑰門
庭一面當刁斗不傳人自樂牙旗欲動勢偏揚雄豪
定遠遥辭漢寬大汾陽近在唐晉領華夷新士馬掃
平吳越舊封疆曾先突騎重圍裏親式鳴蛙大道旁

已遣嚴兵營細柳更敎長劒倚扶桑三承　寵錫恩
何渥一受深知德愈光定有姓名題御扆每勤賞賜
到遐荒千齡素質雙麋鹿五色奇毛兩鳳凰國有昌
符臣協吉家承嚴訓子徵良田單下狄親鳴鼓姬旦
居東久缺斨屢觸歊炎辭羽蓋轉巡郊野憩甘棠軍
中作氣頻投石陣裏籌機捷探囊敞日轅門標大纛
浮天水寨集餘皇雕弓並月名繁弱寶劒衝星出豫
章幾處名香迎馬首數群長鬣夾車箱量兼滄海涵
諸島身作長城障一方萬里星辰羅北極百番貢道
出東洋曹彬賜劒權偏重庾亮登樓興合狂引至偏
裨堅誓約邀還賓佐據胡牀鯨鯢久已封京觀翡翠
行看出越裳詎止芳名流簡冊還將偉績著旂常功
成淮蔡應趨闕路涉燕齊好徜糧將相位兼勞出入
君臣道合致平康山城令節茱萸發高宴華軒錦綺
張日照花明諸樂作風吹帳啓衆賓藏鶴鳴流響聞
天漢芝燦浮光到羽觴競取良辰占上壽復欣嘉會
嗣重陽樹聯月桂輝花蕚斗近天河挹酒漿黑齒呈
歌須譯問文身獻舞傲專場地連玄嶠仙常集候傍

黃鐘日漸長共以精誠抒華祝況兼佳麗屬錢塘鯫生本住山陰里浪跡疑乘海畔航城下釣魚懷漂母堂前結客憶周郎未逢黃石書誰授不墜青雲志自强抱玉已憐非楚璞吹竽那識動齊王幸因文字蒙徵檄時佩菅毫侍瑣廊綦履東西魚共麗戎衣左右鴈俱翔縣知陳阮時游魏豈乏鄒枚並寓梁博採燕昭期致駿曲存宣父愛非羊衆人國士階元別知已蒙恩心所量自分才難堪記室人疑待已過中行搆成燕雀猶知賀報取瓊瑤未可償偶值高門挂弧矢且賡小雅賦桑楊却慚未協宮商調莫並當筵巧奏簧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命與沈嘉則同賦時方有閩之役

樓船幾日下錢塘勝地臨江綺席張虎帳山開蘿作帶龍潭水積劒爲光芳羞自出船窓底妙響偏宜舞扇傍日暎桅檣兼樹密風吹絲竹裊雲長漁郎賈客停何事桂楫蘭橈渡不妨暫脫錦袍懸翠壁忽抽彤管拂青緗閒中國計籌能悉醉後兵符發更詳寶馬

嘶群行雜錦紅旗懸的射穿楊霜前下葉沙俱積雨
後殘碑蘚更香野曠牙官分作隊林疎甲士補成行
松杉借翠連幢碧橘柚分金映甲黃羽扇周郎臨赤
壁輕裘叔子在襄陽庾樓無月人猶往郤幕開風客
不藏遠眺非關觖麗景雄心先已到遐荒建溪露布
風雷急淝水兵威草木揚却與從行諸幕士維舟九
曲泛清觴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之
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邊塞
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陰陽北去隨南客雨雪南來自北天雨爛胡弓知幾
歲雪高越苪已三年偶然盡海迷遼鶴不是登橋聽
杜鵑吠犬從今無一處啮牛必問有諸賢明明日向
彤雰暗杳杳璣籠紫霧懸羲氏輪膏埋壁屑滕公河
水瀉銀錢銛鋒揷戟包難見深穽穿泉粉愈塡萬里
蕭條昏井邑千家凌奪失園田疑花宿誤群歸羽折
竹眞摧幾個圓鼻醋釅寒先慣吸羹鹽調劑未堪煎
傾危作兎當山頂搏控成獅向日邊借皎肥身灰象

飽吹柔害物素猫拳綿針絮刺俱叢棘玉瓣銀筒假
淤蓮陽德盡閼閶闔上陰威直到祝融顛華亭羽翼
漫天久上蔡鷹盧獵野偏伍員江長潮正怒三閭沙
白骨新捐稀如尸蠱穿雲去細似繩蠅點壁旋悉舞
魚鱗明扈跋繁遮蝗陣暗霄騫袁安臥苦僵猶得解
縉尸埋醉可憐萬事豈俱埋得盡有時終露髑髏寃

次夕降摶雪徑滿鵞鴨卵余睡而復起燒竹照
之八十韻　險澁幽苦東坡後復見乃公

把炬循除立斷蔡鴉驚彈雪宿卬低終宵有許[illegible]鵞
伏片刻應能沒馬蹄一一劈分舒濶掌團團捲擲碎
霜梨紅塲盡海毬爭打白鷺橫江荻未栖崩屋塌簷
支正急窺窻入竇倚相睽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
稜導且齊隔歲窖藏猶霰雹群兒想象入狻猊瓣觚
出六摧桃李瑞舛過三黨稗稊博浪金椎徂擊遍彌
天白纛殺機提鸞髡鵠赭吹毛盡竹哭梅啼到骨披
穿重解深三窟兎侵多不剩一丸泥暗隨鵬翼長沙
拍亮誤雞司短曙啼灰燼挑殘寒夜火袍誰脫與故
人綈流蘇既縞堪鈎挂粉的渾綿向鏡低風絮謝娘

難可擬煙蘆舴客幾成迷公孫被襆凉如銕子母蚨
緡瀉若澌獸徑易漫麋散跡獵弓難放麝香臍巖俱
周處南山額毳盡蘇卿北海羝鮫室百窻簾蛤蚌羌
胡一國水玻瓈饑脾苦逼長安殍酸鼻寒凄宰相醯
葉尹如捐棺可玉麻姑未老海堪梯洪厓走汞流松
外穆滿量珠賞竹西綠鬢取裁髽髻樣金釵都換柰
花鎞儒虀瓦甕鹽艱糅俠噉屠門蒜太鞲蝙蝠假仙
搖石乳蚺蛇馮膽攪銀堤將紉作蓋俱成羽取綴爲
裘盡是麑鷹隼攫身功奪狗牛羊埋角罪歸鼷軒轅

鏡色飛橋頂歐冶鐔霜掣劒谿蕩樣乾坤成玉合紛
紜翳膜刮金篦楊妃暗粉玄宮發卓氏綦巾皓首齊
此際胡雲黃滿塞當年梁簡赤曾題霽微未必清鐘
磬灑急如堪付鼓鼙紅袖共斟將共若錦囊須佩却
須奚寒郊瘦島吟成蟄煖肉肥肌屏作閨漸離荆卿
僵易水趙王代娣冷摩笄瑶枝上漢叅雲霧銀鬣行
天睹駃騠併是凌寒貞歲柏不同趨熱媚權烓親淹
上國裘曾敝眼見金吾騎總緹盡領熊羆供掃拂別
從雉兎較罟罦高培糞梗團成菌柔倣山毛嫩作荑

肖慘睢盱夔罔兩塑嬌咽項女蝤蠐粧塗恨少施肌
髮刻畫爭先解佩巂何事井噴煩蜥蜴秪馮陰焰颭
虹霓瓠犀璀璨排嫣齒榴子齟齬墮老齯解櫬紫騧
鮮豹犢俄穿翠襮化貂袿宮奩鏡煖因椒瑾塞壁刀
斜謝鶡鵜木稼怕官謠雜讖草乾愁牧馬頻嘶媧皇
煉石霄猶漏帝女燒鉛杼懶擠凍霜尖持燕匕首明
窓塵射魏刀圭睥睨釘斷于闐帶沙礫礱刓令尹珪
連日大酺粲儘掬傾筐堆帛取如携騎都爛漫糜羊
胃庖坦縱橫解犢膍燕頷不醒頹錦帳蛾眉邀醉疊
金椑即堪楚曲流宮徵必喚齊傖許滑稽蕩甲搖犀
明練組長鵰大鏃拭弧錍孤煙罷突眞三日破釜縣
臍僅一鱉水木騎羊來代遞滕封弄雨各訶詆心憂
掘閱衣麻矣狂走芃蘭帶悸兮霎爾黃腸溲贔屭俄
然白骨塟鯨鯢爲燈跋燭須臾滅沃錠消璆頃刻齎
公向蒼儀騰皓潔竟忘赤地混緇黧隨飈過越迎關
吠度葉爲花帶鳥棲蜂蛺誤猜堪蜜蠟清明纔斷正
餳餻西池萬里吹黃竹東郭雙覓趼赤鞮想見穹酋
鳴立圓親看牀足縮趺蠵恰妨青帝迎春仗無救朱

炎病夏畦壓取剛條俱偃偃試尋勁草但萋萋幾時
千仞消淩蟬何處雙桑赫海輗形虎似鹽虛晉俎調
梅無味枉商鐫蝗蝨未必沈三尺甲拆先應了一封
莊語夏冰蟲定恠趙襄冬日襖爭徯風偏助勢長成
練月總輸光不到犀履薄有人愁墜谷乘危無盡上
埋奎豈無黃道辜葵藿翻以丹心許蒺藜火急寄言
青女道添霜啼殺伯勞兒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土牛一夕添神采雨霰連朝妬客鞋邀隊本期相跳
躑踏遊不暢只擠排冰牢北斗璿璣澁凍滑東郊仗
引乖老病似蟲吟蓽竇少年如夢憶蓮簰飛香塞巷
堪經宿立帽平簷別墁街奪綵連毬追寶馬爭梅帶
雪上金釵花房醉客槌朱鷺水店壚姬饌紫鮭小市
溫淘槐盡葉貴筵餅餌韭初荄蕭條邑里難如昨想
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趺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
一隅掩鼻眞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青帝秪今何處
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五言絕句

題畫 墨竹杏花

嫩篠捎空碧高枝梗太清總看奔逸勢猶帶早雷驚

又

當其尋丈節數寸蛇與蠖化工無筆墨个字寫青天

又

朶朶西施靨年年墻外窺莫嫌糙不澹帶酒未醒時

又

枝枝出墻語朶朶向人窺宋玉鄰家女施朱太赤時

扇中雙蝶

春至百花繁名園蛺蝶翻美人將扇撲搧得一雙痕

蜂

雙股粉黃籠飛遲趁晚風君王方課蜜不敢戀花叢

白牡丹桃花　下三首取像雅絕

桃艷比夭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閒坐選蛾眉

剪春羅垂絲海棠

美人聽不足春愁奈若何垂絲綠窓下聊爲繡春羅

石榴荷花

畫得荷花朶傍依海石榴西施夜浴罷催火照梳頭

兩蝗蟲

深雪打茆茨飛蝗慘不孳無由苗上見畫取兩雄雌

乂蘿蔔

圃內一鋤淺毫端兩詫深廣州初斷葛上黨未蒸參

田田馬

西馬入瓜沙風塵道路賒試言如此匹消得幾筐茶

毛魚作隊遊茭塘

作隊撼春萍雙頭寸未盈老漁暫相借江海幾長鯨

畫

朱夏鬱蒸時晶瓜碧玉滋疎簾三尺雪小簟一枰棊

詠畫　一意去腐

春

春嬌最何物桃花與楊柳惹儂或有詩市遠那得酒

夏

城市或囂炎在野心不熱意欲施茶湯行人他處渴

秋

何處住高人低茅水上貼江濶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冬

梅花一萬梢紅寺五十里天晚不到門雪深沒驢耳

江船一老看鴈群初起

警鴈避羅舠江長起未高眼拚一餉後看到入雲梢

似赤壁遊

一艇泛三人多疑遊赤壁無處少江山但無此好客

石榴

閨染趨花色衫裙尚正紅近嬌瓜子茜賤殺石榴濃

竹染綠色　明艷跌蕩太白何疑

我亦狂塗竹翻飛水墨梢不能將石綠細寫鸚哥毛

對峭觀崖大瀑

瀑布挂江北望者江南猜雪花那不到霹靂過江來

獨釣寒江　快論起座

大海有鯨魚五岳其鼻額任公釣不來煩爾一絲雪

閱書者倚老樹

爾自作蠹魚我不閱一字逢着好樹根抱着枕頭睡

雪景

此際山陰道啼惟有莫鴉萬山無寸碧何處認梅花

魚蟹　雅韻可挹

夜窓賓主話秋浦蟹魚肥肥飲無錢買思將畫換歸

杏燕子　必透題情

玉京紅線斷樊素絳唇嬌好着鞦韆架其如不解描

寫竹答許曰北年禮

羹鯉稻粱餐沈思欲答難只裁殘拜帖寫竹當春盤

寫蘭與仙華子

仙華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清苦

尖頭麻蟲

身輕宜歇草頭銳欲鑽螺正苦毛錐乏如儂太軟何

蒲桃

聞道羌葡萄家家用酤酒老夫畫筆渴此時堪一斗

張氏別業

樂志堂

備言志所樂何關堂與基主人向我道但看鳥悅枝

流霞閣

閣中餐霞人絕無煙火色誰宰武陵雞來作漁郎食

竹塢　淺淺四句情景無窮

題詩竹塢中竹長時出垣誰能將鐵筆一畫牡丹園

青蓮島

小島含巨浸能滋花葉開青蓮大如許跏坐幾如來

小若耶

別沼分湖水因名小若耶水流有大小却一樣荷花

芙渠逕

大堤遶芙渠平鋪三百步誰云水中花不屬陸行路

浣花橋

鏡水及苧蘿相望不盈尺郎家浣花橋妾家浣紗石

水墨軒

萬頃茫茫處開軒榻絳州水光自濕研不用汲池流

桃葉渡 情語傷人

書中見桃葉相憶如不死今過桃葉渡但見一條水

又

憶渡桃葉時綠楊嬌粉面丈水五石泥好影照不見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新竹已成蛇尾秋雲乍起龍鱗不雨空啼布穀乘風且脫紗巾

漁家圖

小練乳兒紅袜斜陽曝網黃蘆但得同心夜浦不願嫁與秋胡

列子御風圖

旬餘身在遥空一葉枝辭芳樹若教風歇青蘋試問

人歸何處。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年年歲歲走儒冠不知天姥山中客十載關門傲長官。

龍山飢歌 爲吳縣史鼎菴

縣尉卑官祿米微敎辭黃綬着戎衣賊中何事先寒

膽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劒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金鏃無光入土消冷雨凄風秋幾度定誰拾得話今朝

又　森黯悲人

無首有身秖自猜左啼鬼右啼骸馮將老譯傳蕃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自是詩史

旗裹金瘡碎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厮養眠營竈自向霜槽餵鐵驄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　聲有餘痛

十年前與一相逢光景猶疑在夢中記得當時官舍裏熏風已過荔枝紅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開伐鼓吹簫一兩廻帳底畫眉猶未了寺丞親着絳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着身若使吹簫人尚在今宵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得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篋裏殘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窓暗飛盡寒梅雪未晴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闉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紅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贈叅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并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插髻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爛柯山下正圍碁

又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先禽賊將出洄中

又　儒將風流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　行渴得巖嫗乞茗

花落花開隔水津棧梯茆屋總堪鄰扁舟若不尋歸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沿溪行盡渴生塵雲英只在桃花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入畫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卧元龍安窓偏向梅花夥去映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泗一項銀光萬箇頭水石何緣能有此星辰盡夜殷寒流

又

淺水礬頭蘸幾堆清遲齒縫破生梅竹舟欲過從何處無數游魚磕額回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 徐號天峰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瓦巵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騌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煅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鐵欛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朶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有。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一月眞時月月眞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淺言雅韻人自不肯道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插頭過市上。疎疎數朶頗宜人。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揚州

初綰同心結尚鬆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時予方入武夷

君去高鄰是壯遊風吹樹葉綠嬌秋歸來佩劒不須脫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清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劉蘇州無此興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隻鴛鴦曬不醒一隻相思愁殺儂

又

籠中鷄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一邊蟲粘蜘蛛網一邊窓打撲燈蛾

閶門送別　愴傷語不堪再讀

送別閶門日已西自將光景比烏栖平生不解依枝宿今日翻成遠樹啼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
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絶
繫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遥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
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有此一詩較看花風氣轉勝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
眼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携觴俎採禹穴
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得
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
去時薄靄溶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
衣　一時幽韻可掬

春來携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
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羨爾寧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舊路吾能
說雪浪屏山畫裏看

留別倪子　雅倩

小門一徑柳垂絲簾下垂裾話別離却問歸來是何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 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八抱

銕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又

赭銕青銅凌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蟻長恠曾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鬟十五人愛儂雲鬢怯儂勝近來海舶久不到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裘迴鞭故遣穿楊柳衝落楊花撲紫騮

東山擁伎

道人道帔剪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小伎紅衫何處買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戴進不得武英收爲抹勾漏絳釣裘若使今朝逢沈四眞成伯樂哭驊騮

高樓對雪

高樓一衲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叵羅雪裏茶花儂似否。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 人云斗牛眼甚惡最嚇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挂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介只看眉潭白兩毬

又

繡人須樣繡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脚走各綳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獰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親見者只推霧裏見分毫

又

蕭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兎飄零盡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連雲撥不開忽扶黃兎出樓臺隄長水濶三千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夷館　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由看墻外聽嘶出屋檐

又

貢來獅子看曾眞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可昨朝攫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風趣天然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朶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槁少鮮妍一叢五竿百箇錢賣與人家那不貴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荸薺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栽百貨百珍俱得到却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聞將掃括不須遮鼻過風頭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遥人影沒更誰知爾下山時

乘齋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鬢插紅却說看山須霽好昨宵濕馬費梳騣

上谷歌　尋常語俱妙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今日獨餘霜鬢在一肩輿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疊無他事東擲西拋只蹶騾

又

八達高坡百尺强逕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碧戍堡終年霧噀黃

又

箇箇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賒儘教上谷長千里只用中丞兩臂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鱉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劒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客有時青草站鳴駝

又

橐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捷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聞箇箇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士天生劒戟擁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笋倚天班馮誰喚起工摩詰畫作賢人曉過關

胡市　趣甚

千金赤兎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碁嫌盡殺大家和局免輸贏

邊詞　並客燕時到馬水口及宣府之作

四壁龍門銕削圍枉教鄧艾褁氊衣莫言虜馬愁難度即使胡鷹軟不飛

又

牙兵箇箇是熊羆別選奇才養作兒試看陣雲穿急處一團蜂子擁人飛

又　古茜

墻頭赤棗杵兒斑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棗江南白苧怯穿蓮

又

立馬单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帳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賒順川流水落南涯眞馮一堵邊墻土畫斷乾坤作兩家

又

黃酋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魂魄至今留黑石兜鍪連歲落魚鱗黑石堡所禽地也得其胄上之朝

又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鐶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撩人看起莝黃芻餵銕驄

又

葛那頸險斷胡刀驀手攀頦按得牢歸向鏡中嫌未正特搓過左一絲毫葛那宣府之降胡

又 此下四首並俺答甥女事

女郎那取復梟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琶琵推第一更誰紅頰倚蘆笙

又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氈羅遞與遼東黃鷂
子側將雲鬢打天鵝

又

汗血生駒撒手馳況能粧態學南閨昧將皁帕穿風
去愛綴銀花綽雪飛

又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腮梨灑練椎箇箇菱花不離
手時時站馬上胭脂

又

曾見思歸數寄書忠蒐畢竟滯邊隅可憐一斗蓁弘
血博得墻圍柳數株。右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又

十八盤南麓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當時浴起蕭皇
后何似驪山聽海棠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又

邯鄲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厮養兒懶向樓中拈粉
絮解從馬上寄征衣守馬水者遼東李寧遠之
子家卒敢死婦有秦風

又

黃鼠白脂捷遁逃夜猴搏鼠捷於猱將猴比鼠無多大自古獐麋怕皁鵰

長干行　惜作竹枝體

玉人夜夜板橋灣金盡蕭郎隔水看不分踏樓騎鳳脚偷來橋外立紅闌

又　不無過巧趣却不乏

木蘭艇子夜夜開桃葉桃根太往來攪起鴛鴦雙睡翅倒嫌他扇落金釵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做在荷花月明打開猶自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空俱不見滿江鵞鸛弔雄雌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定是元常幾代孫朱砂小篆遂專門誰知老子壁拆路竟讓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綠萩胡麻各一盤憐君餉我每朝飧猶聞竈下青衣
嫂打餅鋪椒脆月團

菊

百草諸香百露溥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
瘦爲伴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爲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檣莫戞江邊
樹恐有啼烏在上頭

默泉篇 其人善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默泉泉水有流不作
響正如琴上不絃絃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愛梳頭花枝誰肯先春
老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記得金釵墮雙
鳳十年前夜舞誰家

王元章墓 事見山陰志

君畵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嘆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正韻

淮河流水盡蘆葦明府冰清貌苦贏却說故人禪竈冷爲烹一尺鱖魚肥

挽陳君之配蔣 風流賢達他人不知作哀語幾許

陳君轗我飲青春焦革賢閨釀絶倫若舉醉鄉祠祭典泷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跡跌秋草看明月紅頰成都賣酒人與歡亦是千年別

麟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童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卑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氛都如霞采瀰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牸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舌麟臥微動則見遍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霏霧罩籠風雨大作群樹鳴吼塵土飛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絶不向乳遂不喘息即今馬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尚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却方樣湊縫所在並視現紫色戢毛所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由均乞轉

達　闕廷惟復別有定奪　右乃刪削彼處
文移以存其實

一辭羌馬獻蘭筋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　皇厭
祥瑞不教麟獷惱明君　萬曆初有獻千里馬者却之

又

光山産麟光燭天無心在世去飄然會叟若逢應不
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　皇眞王聖臣賢盡鳳麟卽看閣上千
秋畫不羨牛邊數葉鱗

又

吾　皇已却千里馬天亦疇廁五采麟尚恐越裳重
譯至爲傳黃紙與邊臣

又

清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番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
語欲傳一語奉　明王

又

鱗中許貢止常鱗但取冰鮮片靡新五馬敢團茶葉

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漳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　聖王憐親御布袍行
十里汗香飛遠一壇圓係實事

又

聞道麒麟鬬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牛腸鱗甲知何物
干犯天光半夜紅

漁鼓詞　情趣兩絕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鷓鴣日夜啼紅綿如水單衾
火冷煖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諺魚洲百貫囊錢入海流央殺王人尋翠羽
不知鸚鵡在高樓

又

虎丘茶葉崛山歌專諸骨董刻絲梭明月大家消一
看焉能人娶一婦娥

又

洞庭橘子鳧茭菱茨菰香芋落花生婁唐九黃三白

酒此是老人骨董羹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若爲化作沿江柳直管鶯聲到岸頭

又

夏來凉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欲買纏頭無蜀錦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渺銀河澈水情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體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一棄一留都不計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言其好劒者之專錢君於蘭之慕亦然故用其事

新篁初曲圍成圃碧玉垂花琢作條終歲摩挲兩無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平淡中有微情

秋日高城大道邊黃花無處不金錢撩鈿惹鬢無他
事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鬢度曲亦悠悠略攢秋月雙蛾
曉直過行雲一鴈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虵小葉涼人雨雪遮三代以來無此
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托王老買羌蜜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羌蜜青脊始聞君煩君自入簑衣
伴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猫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腮花徑馮教撲蝶行從此牡丹須再
畫要看一線午時晴

五渡

紫閣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
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星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絶似海門潮正
急白頭翻貼黑沙行

五洩霧

茫茫一卯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
暗香煙幾縷白黃昏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游興欲狂

五條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墮水墮驢都不
恨古來一死博河豚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沙渾石澁夾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條流出蘆溝成大
鏡石橋獅影浸拳毛

寫扇與毬見

既已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
錦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衷緋而西沈往弔少保公故有後絶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
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又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意爲我嚴灘敲石頭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其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尚餘梢翻霞弄日長空上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憨粧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鬱金衣帶一葦航堤長水濶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見住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沒沙泥齧草奔風馬自蹄却問駱駝何處去大酋隨獵未曾歸

又

胡兒處處路旁逢別有姿顏似慕容乞得杏仁諸妹
食射穿楊葉一翎風虜最嗜糖纏杏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摒殂倒與鴟夷留一
滴囲韁猶作卯見姑北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酒又夷言磕頭爲卯見姑

黃楊山

石牙初豁轉成含近頂如臍着一菴谷口進來三萬
丈數株松柏似江南

又

巉巖立馬苦迷灣破寺饑僧路懶攀除却黃椒千萬
片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蔡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强蒲葵團扇滿筐箱蠻娘只備凉衾
枕未要橋邊寫二王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自飲無紅攪不渾今日不愁人不
醉太眞新出浴湯溫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睡彎茗帚午雞鳴

畫高嶺莫行僧衆

知是峩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

處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兩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
物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
得枉用鍬鋤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蛇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
事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枰開崇指長美人疑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
客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剎那五百年來碁一
局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

綠要兒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爽語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雙眸如鏡水一逢李白解金龜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摹想靈活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

事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閭來問答眞成出相楚騷經

爲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眞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爲羅帳處何人不是戲場人右帳竿木偶圖

又　極諧極趣

一處飛槌一踏橇鑼聲鼓韻走見曹無端士女如雲集也要丹青賁筆描右打流星槌及踏高蹺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于美熟詩想見颯颯更虛

妙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蓑曳雪老漁孤酒筵正苦黃魚熟對此寒生綠葉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詼諧灑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閣坐何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有古意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寶鏡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圻蕉陰美人　絶妙宮詞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行到芭蕉忽回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公題畫諸詩信手揮灑無不趣絶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格莫惟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窓下索題詩今朝風景偏相似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往往以恒語取勝

鳧牛兩碟酒三巵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

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景入幽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闌蓓蕾已青酸滿樹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諸詩俱蒼鬱得神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拔青天上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郡城去海不爲遥墨篠琳漓似鬱蛟莫遣風來吹一葉恐於箋上作波濤

又竹石

片石蒼蒼映莽林南宮如見拜難禁牛車若使能移去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數葉傳神爲不朽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籠凍筆勾寒入指中忌遣蒼頭沽一

榼破簾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蛇拔尾當黃土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虵有尾頻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尺春來秪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兎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窓凉似水斷厓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窓前風月時數竿疎影響書幃今朝榻向溪藤上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恠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 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岍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

醉贈與竹枝撚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碑上筆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笋遺許口北口北嘗許啖我以笋戲之

口北清饞似大蘇窮邊那得笋燒爐曾聞止渴消梅子故寫龍孫與太夫

畫竹與吳鎮

聚榦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即今小節無此用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荊棘却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笺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蛇挂一梢應有斷厓藏半

幅蒼藤翠蘚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況值膠礬盞內空爛顏掃來孤鳳
影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即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既然成海
蛤轉教爲雀可飛騰

爲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菽兩尖堆回施無他爲竹回卷去忽開應惟
叫阜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青蛇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兎拳醉裏偶成豪健
景老夫終歲懶成眠

爲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靈均頭陁暗裏爭餐
鱠却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筍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筍兩三株却馮一七疏黃

末竟奪雷州穩臥豬

寫竹壽郁潁上

潁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洪園綠但願君爲衛武公

畫笋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瀟瀟翠羽疎東欅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數寸斑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賞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通竹梢墨色潮如此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仙雜竹　絶調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女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去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却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

蜜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瓣眞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獅子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碍畫船搖想到熏風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眞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塗脂粉聽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苧浦頭長花大葉插中流即令遮得西施面遮得歌聲度葉下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

外遥指蓮花出海洋

畵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況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亦不惡

研底毫端秋氣清攢花簇蘂筆通靈看來不似籬邊色拔取何天白鶴翎

畵菊　情境恰合

身世渾如柏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往看寫黃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糕五色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忌貌不能紅太眞月下胭脂

頻試問誰會見影中

又 夾竹者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引喻超達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仙拋下蛻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世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婉麗多情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搖扉一萬叢總使梅花開似雪却輸毬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薄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輕盈窺宋玉馮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青枝

上幾朶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墻圍洛濵仙子波心立虢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蒐萬里曉天微有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色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窮仙仙幽韻儼有其人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却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婦絕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

似愁殺蘇州陸子剛 陸子剛蘇人
碾玉妙手也

又

海廟元君斷百葷粉腮胭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漂
踏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鬟絲黃陵廟口無多
路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軿迹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京固是朝天
路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索神自遠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
峽肯從峰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
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又 出語大方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

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抛尚有舊時書禿
筆偶將蕉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母蚌太鼾眠明珠一夜無人
管送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老叔寒贈與明珠三百
顆誰知一顆不堪餐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偶施小茜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
賣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團　語極調謔得此花眞始肖

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妾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
準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風吹老海榴黃宵來酒渴眞無

奈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山深秋老得境異人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自遊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那州砂萬斛未便琢出此搥頭

芭蕉 蕉鹿相沿誤故亦不避

紅棘黃荊樵斧歸芭蕉學畫指如椎中間一葉渾相識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蒂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芳氣欲流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束如筆頴放如蓮畫筆臨時兩鬬妍料得將歸園內

日霞箋雨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與前首意同此却勝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却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甜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去短擫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清麗幽雅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兎申藤善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四語中幽情冊冊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却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

鶴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色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與雖有餘筆禿盡難畫鸕鷀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公詩蕭散繩墨家豈易識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馮伊遮蓋無鹽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玉簪　巧喻天然

墨免倩胭脂抹癭腮

芭蕉雞冠　率爾會心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朵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議草

金陵梅桂館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羹一吸葡萄春五

斗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公之爲詩畫言盡於此

道人寫竹并枯叢却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絶無花葉相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也應花鳥笑人癡　右白頭翁桃花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歌喧問渠何事爲人語我愛山中聽鳥言　右了哥古松了哥即鸜鵒類也

又

金縷圍睛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爲珍夜來逆破封函土飛入誰家苦竹林。　右苦竹鸜鵒

又

凍合梅花瞑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絶呼雨呼晴奈爾何　右鳩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爲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

看無聲詩裏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鬬芳春紅顏笑臉如撩客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冊各成詩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畫降龍　愜關飛動終接混茫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一雨盡歸燒尾德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儔墨到鬣邊忽一逸令人也動點睛愁

又

鱗鬣不殊點額歸丰神却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

罷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蜬

魚蝦螺蜬藻萍鮮一榼新醪一柳笑不是老饕貪嚼甚臂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蜬

誰將畫蜬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趁黃雲歸穴去付君甲胄欲何爲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我頭上青天馮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這場松花落盡尚黃粱夢中有客剜腸看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蜬瓜蔬笋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味除却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

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免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綠葉遮朋友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谷

片墨圖枝布谷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驚轉眼流光速又是農簑細雨時

畫畫兎中有一白雛

劣蹄凡毳等閒同獵處難嬰宋鶻鋒中有霜毫眞逸足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餘

富人子以其讒已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子慕而擬作之噫童子知羨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

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並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潑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摶無限片帆當此際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鷂嬉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節鬬買餳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鷂齊線長線短逈高低春風自古無憑

據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可誤殺低頭看鴨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颺木鳶更有大風君信不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颶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 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餳寄線於腰忽大風拔鳶向海兒竟墮死收其骸餳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渡可憐帶殺弄餳兒

又

剡藤湘篾一片雪彷彿孤飛野鶴雲畫取此圖酬酒債未爲輕薄有錢人

又

村庄兒女競鳶嬉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

使竹腔麻纔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鷄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鷄飛不顧脚踏着棠梨纔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線斷箏飛打一交若箇紅靴不破綻若人紅襖不麄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郊外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鷄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搭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鷄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郎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見郎三五

輩壞將多少綠蘼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讎腰脊如弓項領垂看鷄觀燈都好
景正難高處去擡頭

又

百丈牽風假鷄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
在還好漁翁撚釣絲

又

鷄材料取剩糊窓紙嚇天鵝撲地降到得爺娘杳線
脚折他鞋襪兩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扣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
色禁得兒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兒郎渾已
盡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鷄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餳糖

盡買奉他家小主人

又

新生犢子鼻如油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鳶事歇又搓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筆金泥半月欹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着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二 終

補遺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登州有海市而都使成君余故人也作書來誇其景兼寄蓬萊集一部令渭賦詩一首將刻入其中小蓬萊者元禎謫越詩中之語也

牙門遥映列仙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并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書帶景來解道觀遊憐獨往那能分向小蓬萊

過許君草堂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騎迎賓席每虛西去番楊臨大道東來流水接清渠窓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棲螢夜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咏觀音蓮

猶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祇馮圓性轉籠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鬘空中去氣達旃檀雨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眞見聽飛埃

咏落葉

秋來一葉杳然飛無奈秋風葉葉隨昨夜井梧應盡颯誰家霜笛莫頻吹掃從門外賓方至積向爐邊茗一炊但苦夜深和蟋蟀倍添蕭瑟不勝悲

宿秦仲虛初陽臺上

風引青霞徑長千尋臺古映初陽何如下有編蘿屋避世身棲白鳳凰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響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

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閨人纖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　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莫去踏香隄遊人量印泥

眼兒媚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趙燕秦娥　可是華清春晝永睡起海棠麼只將穠質欺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沽麴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退添柴葉火新陳　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冰輪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桂青楓墨瀋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口一天風雨急漁翁　簑笠重釣竿濛不教工處是眞工市客誤猜陳萬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鵲踏花翻

美人解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軟陡騰翻依稀畧借鞍和轡作時鶻打雪風天停猶燕掠桃花地　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堪描耐舞軍裝伎多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栟櫚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却鈿翠鬟雅如花畔蜂撩未定戰殺其花　勻搽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得見此三除是遞將紅葉應回流水之涯俄成訝緣來畫也一笑看差

徐文長集 四

340725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詞氣憤壯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

壤之車既遇險於泥濘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　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灑淚誓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　天威而策勵尊　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衆佇看溟渤翻爲鴈鶩之池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鑒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眞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遥呈海

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瑶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夷狄尚爾跳梁日與褊裨相爲掎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此聯巧合

二五印緊要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時鶴降醮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玄穹眷德端爲 聖壽而徵言從島嶼之游已切 闕庭之望偶當分地借達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繒紋盤束旋分篚貢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掎角之圖戀闕馳情尚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壖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

堪此殊榮 中謝 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閫寄跨兩省一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闊遠曩昔淮陽之警頗陳意見之麤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膂咽喉之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耿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 皇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答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更工麗聲秀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 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槩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 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於寶地默示長生雌知守而

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竝臣分境皤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捄玉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　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　溫旨謝表　慷慨奮勵

天語春溫　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念臣身叨隆遇既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格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　聖明曲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致　聖聰再瀆其爲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　皇上體諒曲加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母介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叩首　闕廷殘命少延驚魂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況臣素抱忠悃可

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暉而精衛積誠思填滄海刳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罄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闕瞻依恭祈萬壽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四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宗師不上 言亦條暢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

觀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追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暴蔓草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

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遍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童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參之臣疇昔所聞縉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　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

而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　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冀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　陛下之前　陛下安得不信

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　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　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白廷臣未盡非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　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　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　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　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　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　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　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況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

如以銖稱鎰其低卬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内名爲道德而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　朝廷賞罰當功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眞僞哉守仁之於學其眞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量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救軒蓋悲恩愛

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　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葺祭贈謚之禮悉從故事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啓

代奉　景王啓　駢雅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蕃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即手足知其通乎

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奧而況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朔捕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絶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遥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遄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遥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遥知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況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冀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鏗鏘典贍四六傑作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巵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皐夔之望

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
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袠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
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莫羨徵舒已含元氣支干
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
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
鎭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
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遥
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
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
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
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
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七襄天杼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恠人言之易
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
廷平參互旣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
枯林再蔕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

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並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廻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蒼蔚老成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脈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淮甸逾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嘗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白壁一聯可愛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嗚咽涕洟自感憤之餘而然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蠏跳擲於葦蕭瞑瞑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鋼也辟如雉兎觸罥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

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
番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兎之待鬥鐺但知號已之
急而雲雨之救枯稿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
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即復就烹亦
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
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
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
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
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
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
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
噓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
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
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迫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
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
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

之再造。

答某餽魚　三四語風趣無限

連餉波臣信顧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郤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　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廕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其叨奉摳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腹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請胡總督啓　蒼雅爲難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自帝之逾期已

索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授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豆聆罄欵之珍借筋爲籌亦效愚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草之龍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翬飛上織烏兎如斯絶景豈日人間凡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遡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風流自喜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絶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綵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敢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閻麗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騶作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陋逡巡解

網憔悴非人偃蹇自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閣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逆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並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驊騮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遥想高風便欣授簡顧茲修路曷由裁營謹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眞愧蟲雕

卷終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眞非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即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

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皁白反掌而更即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已言囬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緣紙多礬粉深恐浮糨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既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靦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蹋趨而歸行道

不省饑鷹便謂得兎悉虐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鼎足蘇黃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黠善沁又卷束盡成皺裂即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今人惟格律爲去取烏足與知此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即公所謂可與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與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麤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臠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眞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

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小言微致石上一枝

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情悃颯然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攫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

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叅戎　才情滿紙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圍榭樹石之間談說鼓鼙盼睞弓劒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拂袂毬騎雜楊塵縷縷起道上飄然幾墜眞昨日事耳舊景嫏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瀟然到都解裳便思揷羽顧以三百里之遙衆足可至儻再勤園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三首俱詼諧成趣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郤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人幾於易性況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

竅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洎淮時甲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蟾蜍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纏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其匍匐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　正逼歲除眞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

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枝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枝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不宜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刼終不見性名爲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患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疢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畵史　品藻堪入新語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惟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遠韻可愛

昨漫往觀嘏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

柳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敝篋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有感荷

與季友　當時五子擅場文長獨得如此只是

眼中無翳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惟歎救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愛之深非言之諂

某初聞玉體違和即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

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旦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三書俱至言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欵卓眞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氣、又世所傳操閑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

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詮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多而鬬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其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甲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

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冤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王良慰所諭趙事誠有之眞可慮也入秋酷熱伏臬節勞寡思加食多啖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即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錢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眞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條次極陋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以待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强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困而死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徃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强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其有其害者則必其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

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岸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岸西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邽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據其樓東軍横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蔽野斬其榦以構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棹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既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殿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岸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策事詳實陳辭光啟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

辨而不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先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

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斂而自拒夫發槓鳥銃風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徇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斂而拒亦且格鬬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

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論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闊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讐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狥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

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屢北之間乎創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麤識大意而宛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即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斂

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言向知已委蛇可感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

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

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鬬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其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其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況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刑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其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其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即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即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徃事而況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

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鈿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玄門書　似有眞印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囘思鄙論秖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

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況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了徹之語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即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

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曰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冶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冶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即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即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既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徹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眞正祖訣若叅同內經篇但除却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嬰兒本相、如畧攙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眞有識辯非揣摩影響之言

渭妄註叅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賺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章之言鼎器即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即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即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叅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眞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

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
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
物出一門足矣今曰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
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
而得之矣況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絶卽吾
不敢虛說倣倣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卽
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目魏然二公
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
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
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絶
不相卽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
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卽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卽以世
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
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
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
屢矣徐註卽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

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若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溫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弔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

即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脉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且閉口不談即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即是養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眞切推移不泥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纍而犬豕之萬一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也桎拲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離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二字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兎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

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
白水眞人眞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
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叅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
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
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
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
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
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
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
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鬼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
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
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
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
卦象然自月鬼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
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

謬說彼持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況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鬼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覿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

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擇持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譊譊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譑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

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鬼之後乃正値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脉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愼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

若其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侯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玄抱眞至變形而仙本魏公

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已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已名故徐目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其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

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綮處爲然也即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緊印一篇緊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

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旣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況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

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姑舍之而偲偲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兎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竪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竪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左旁爲阜其下爲缶缶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广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丗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丗少東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阜阜至

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以𠂉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圖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肵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已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而棗從朿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丣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眞人貨從貝不從具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某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

筆下偶然捏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既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眞篇云休煉三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愼乎章菅括微密闓舒布寶菅爲鎖菅括爲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鬼魂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吭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木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即此爲入即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沾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昴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汲

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篇中之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先爲引之如此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悟人諸篇本色高奇處非故爲荒險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

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曰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曰簣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鞹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

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醬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今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鵲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鵲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瞰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旦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强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蜕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强自强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二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葛以取溫凉而取溫凉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縯矣剪楮矣織蠅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鑼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

脫鑼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衙如彼則今衙必彼也而敘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眞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凉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敝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刖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涸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嗡餕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間從而論其典於心并其所謂典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斃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俑也俑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矚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尾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雚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并攫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諫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今両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今両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之不貴贋而貴贋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贋而彼宜不贋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贋也實攷而名不攷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攷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攷斯無贋文矣

論中七

眛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眛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諸論術工經濟言入典刑與唐宋名家亦略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華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即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即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冶之於器劒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冶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冶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華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華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

華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

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符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

人占王氣王臨安雷煥占劒氣王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即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怪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

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昜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嶝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基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

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
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
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
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
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
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
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
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
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
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
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
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
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
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
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

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惑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蓏而蠃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羣少年日鷙於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某所稱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冐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

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已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之曰墮民回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賈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餳拘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擎編機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即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拘女髻冠梳髮爲髽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即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鬬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糴齊物鬬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秔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

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　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即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

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者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盧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漊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徃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若之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曰與畝若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奈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索匣而局脊掌索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

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即今不占於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既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

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

敎、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敎、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敎、凡敎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既祀之矣、若嶽之鎭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既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剋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抉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惟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耿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愼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illegible]君命非專取於

詩矣。

徐文長集 五

340726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

即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議極明鬯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誡輕騎扶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誡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眞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

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爲而不勝令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絢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爲而不敗夫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新意可披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討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跖犬不忘吠堯螗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諸宗迭興麻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迥邁千古

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辞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　列聖廟算如　高皇時歟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傅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即有四種況兼其他即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

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即握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叅之以任子即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既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輿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日殷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悋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悋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即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巳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巳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巳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踈如也至論荆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眞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糅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氐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騖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圓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既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胥揩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宜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奥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眞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遍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欵抑强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腐話)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代就職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闕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敺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偕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　命董塡榷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鬬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其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與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晝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廢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屩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減今於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朘剥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臧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陛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　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欽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譬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遥火舟着壖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脱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叅將薦於　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淛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皐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迹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
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怪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
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
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
又多馳射劒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
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
常策馬馳秣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
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
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虢篇序　調亦纖媚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
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
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紕紫騮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
蘭渚非遥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
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
邇來居士沈君棲眞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
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
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徵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眞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粤南至是從子其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子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馭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蔑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笏墮珥忽焉長見女干祿而饔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眞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髮而少之也計臘若年今總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婉鑛鏐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抹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省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既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省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其氏善省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衙蓑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抽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抽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自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鬬若舞劒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鬬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即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宧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閤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
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
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
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
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
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
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紿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贈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
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
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
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
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
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
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
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
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鐫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願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婺抱孤子而泣此與纘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即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況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即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

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鴛鴦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鬬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摹畫有生韻憤悱沈壯直逼史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幗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劒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饗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昃知無所佛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揖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頴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其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闢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極頻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倫妄裂亞椒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論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束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眞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叅之斗蓬一用寄衝主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兎三雙而鷄十雙蒼箕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縶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卬鼻如义剎然所對者拳桎絏梏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縕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飣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喣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喣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某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耽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況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閎耽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鬱

埋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欽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敘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詿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凉而附之者吾壻方凉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懽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遼時會 主上新極 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敝也辟諸病人而帥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救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賧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賧之西多薦草産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劒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

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劒戟進而取師於我　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劒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眞定恒山耳而議者以爲　高皇帝逐胡元既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眞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　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說也豈即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即隣且必一及之果眞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紳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眞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鄴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鏡畫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奉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一日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即逆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强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因趙王羽勃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厭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强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即人物尚能創生誠使塵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氣即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溏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即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邃古初生胡乳胡餔及其既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廕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垂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叅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霧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橐弓而不射曰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眞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眞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兒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illegible]君者令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

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其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其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傅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其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耶向者青把二茜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　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騄而來也即小有睢盱抱關擊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其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甿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即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就生之而就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遥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麤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水歌矣

叔成父仗劒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劒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梏就攣與鼠爭殘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兎曰烏兎曰飛兎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自註曰右序本雙楓歲抄余嫌其不簡故特刪去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即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眥枕戈而臥待爨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　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東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其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養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醯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

進而本兵也他人饗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沇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閫閾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弩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令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叅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榷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塟輒給槥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即輿一語不當即脫牏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眞結一二語滑稽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即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子傳其祖分宜公令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紹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騁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鍔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焚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焚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洶湧疊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蠛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汩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晳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即有微揺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藁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蘗食茶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婺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胄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慮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摹寫如畫賸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子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裲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粔籹饊餲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閥固將軍也備戎

物或弄劒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鴟鴞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鴞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儁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饔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孤與子皆孝也而太君則爲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子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

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菅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澹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

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顧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眞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眞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捎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贋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異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異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

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媿、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其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其君信道於早而予譬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趺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韤肉。

送畵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馬子其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眞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瀚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闊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即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主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朮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濬河者即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朮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眞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圃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拈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眞不如此則贋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贋得乎董文其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文竟童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斂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文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即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既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傳中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覩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鎰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視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王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錄而較寸而合豈眞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耶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帖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瘢痕烈然爲朱孔陽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歙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温公通鑑稿本多眞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愼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

母帖即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眞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眞行始於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之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圈槽甚至齲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眞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眞飾僞之物而嫫姆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嫫姆哂也多矣今校鄙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斂容焉蓋眞得先我而老之嫫姆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逼長公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眞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嘗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予畫蓮葉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跧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剌潑剌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哂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躭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濾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濾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蝲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蝲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濾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況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汚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緜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驟御攬喑聾子如此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眇昧陰隲兩言是眞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曇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 鐵拐

又

是宜上昇爲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 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 呂嵒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嚴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咻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　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遝師授以褒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鳴敎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默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眞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瘖瘖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巳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覩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臼都矣令譽數矣
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
何可無矣懿哉東臼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閤矣
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蕖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
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
胡驀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
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顴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
況覩其眞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黠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顧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脩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顧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贔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枝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然若檛株枸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追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劍携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

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帶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令輪廻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平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有
弗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
柯爾喙之嘴咀而斤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
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
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歙石硯銘 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挿天如劒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鑾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棊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絶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殘身

又

萇弘血老千年黝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栩朽亭長左股畫不守雲與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戛墨有聲如蠅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鸜鵒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頷則燕而虎爲頭睚則螭而鸜鵒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鸜鵒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眞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鸜鵒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鸜鵒以麋隃麋峴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寂難爲乎苦吟

鼉磯研銘

稠喻麋一何捷敗潁兎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即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團徑尺沿寸亦團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目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羲轂面之月蚌

蟆啄沼勺水鼃微復寸冰雹兮宛如胸面之雲隃廉
興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
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華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
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
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勝操而不發外貌則淺
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
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
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
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
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勑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擊之墨不涴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櫝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斂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異爾櫝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徐文長集 六全

一四三四八

340727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　廷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令寧遠伯家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可君至則一省關榷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蔑則

出已鏘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
馬操其贏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既又節
縮已奉廢可搆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
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
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
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已
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
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
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　國
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即有痾癢宜無
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
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
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
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
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即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
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既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眞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
其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名山也遶其舍而汩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汩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鈞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迫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爽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即一字且掃抹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即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

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尤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巳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裴以歸踰響銕紫閬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巳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鱉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鱉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閘記 代 周匝通顯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閘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窒所泐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麛裘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亂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漁邏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汝吐吞改水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亂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聾一也靳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織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王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既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逮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其宇其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鑒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即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醻而與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既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子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胔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塟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亶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胔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　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巉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凉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攲一檐陰一樹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颿八面而九栧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
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
陰某記

修郡衢記　簡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綰錯而道於他府號
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
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
甚故其圮也亦易於他衢圮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
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即
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
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即以
母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
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
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
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
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
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母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踟躊掩暎大有風容

歙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違於是始買廛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歿塟湖南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炅有疾大困禱醫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炅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即不救宜尚緩後六日炅死君懼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炅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眞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眞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參微眞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燬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既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鷲鷄孿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眞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德者仕其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溯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置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明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劘諸牲石其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子有渭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稱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周呂繼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虔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肸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搆拓基則自公始既卜四王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顙似堯項類皐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髯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闇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贅

蠟每誦此公文眞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白鬻於其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憲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今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既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其貴人之妻則曰其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耻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閎暢足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晝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與比歸始與其官其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騖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　高皇猶知借鎒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欵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徼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鬬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
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
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
呼嬰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耶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傑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伏劒舍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笄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
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
傑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冤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
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
啓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照暎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疑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
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

以鬬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　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鬬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其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鬬雞有場則眞非無據者鬬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眞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圜場中絕奇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即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即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職兮拾且腋兮倮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愊愊兮戰靡北兮舍博而徒掌索纆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圜者棘兮彼稷稷兮儔善而寃儔慝而殛兮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
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
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
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崔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
病於嚴哉而況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
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　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
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
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綰長令城守再三拒院
檄勿往即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　慈壽太
后及　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即茲三事其所志不
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
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
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
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
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
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愼勿隨世俗爲鄉賢
舉與聞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祉而祀於祉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鄉應郁頴上言遂撤
巳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參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
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其職
史也宜書其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
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
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
黎乃曰鄉先生鈞於其水遊於其樹其丘其可指而
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祉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
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
於祉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
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鴈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冊冊其何之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商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吏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入古北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踩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俾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蹇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觿射中則舉觥相賞喝值饑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頌公眞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　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其其因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其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余曰光祿之死事於襄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眞能審所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王於雄藻類西京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鶚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遶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序述無一稚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主宴在里者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即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署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祖席今也聞且將奪我祖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憲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嶄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隱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眞足以起救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悟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眞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雎雎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卬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圮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圮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已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憂於名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絶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

卒得詆徙荏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媕婀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坑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艮涿以西護　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　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憩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日莫射播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搆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士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搆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縻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　詔逮順楷襄得免戊時丁巳秋月也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崇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帝崩遺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　上感君憲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劒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鈌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槩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著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補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既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柩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即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絶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彍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貢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柘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愼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點次清妍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幸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葦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頴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問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其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堉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其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鏹盈藏乃嫂叔矜耰鋤兄弟以故業而鬬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晳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餙俎銜杯喜翩翩也即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往往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眞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既以俠敗乃用武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
史王公抒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鏜自
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
乃奮鬬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惟罵其馬前卒促使
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
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
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
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把今
之名家所謂象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
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
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劒少卽露鋒鍔師
叅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
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
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
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
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顧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
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
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匭不得也晚
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顧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
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
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猫睛睒睒若果
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荏平清豐時當吾
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
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
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
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
諸子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
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
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晴眇蚨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
樸兮樕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
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
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
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
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
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
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
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
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
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謔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耽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稚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斂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翥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　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皐徙清道里皐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泊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瘍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閫闥冬燠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翁以搆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贍云子曰鳳暘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言一銘痛絕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
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
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
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
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
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既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
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
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
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
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
未踰月倉卒赴嶲州太君乃囑宜人臂以別故其當
府君仕及解官歸即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
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
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
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囑渭臂以決而命火其
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

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墜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旦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友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兒潞去家徃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蒐欲徃兮奈兒在此蒐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蒐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
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已子時或以兄無子令
改卜先人塋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
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内戀如有待
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
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
廣破舟罹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瀋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
古直不逆詐泛教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眞可托
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
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瀋知縣零
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
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魂雖葬於此其魂
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慼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
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
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
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塲中文巳中選拆糊名竟以是
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
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
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迨唱名入
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
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
麤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
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
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
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繒
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
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
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簽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彗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即以授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汨門忽墮水起而憒然有神馮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其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虔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彗鬼悵然其踟躕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鬼釋然而勿愬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悲咤語傷鬼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洽祖禓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傲數椽

儲蔬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猶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千匕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罄二研、劒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劒畫先託市於鄉人其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摽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迹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鏸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
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
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
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
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
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
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
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
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固允收邕可
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喙渭既髡而刺遲憐融
孔徵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摹山人高安澗視處筆餘帙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已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頴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其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韔弓矢以自匿其苦角須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綠章

釋梵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雜辭儜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閹等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瞽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捉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援酢去留日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嫚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鶩一世、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眞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都君當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　兩朝效命嬰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廷安廷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廷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貤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
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
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驀易草移城隍所
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
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羙誤
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羙立啜盡一器御
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
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
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
斷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俸戚貴家宮僚儲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
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醳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
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
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
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
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
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
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
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
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
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楊殺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
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既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
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
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殫砭者鮮效舉朝
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
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
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益夏李向陽方廷美
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
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螯鉤

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蠭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符得自謁賊倘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既銜公折其權又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

軍興則先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寸狸兎爲鷹鸇擊烏雀以誅君惡於棘柏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既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磨三卿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十日萬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疾勞殁先公八日公葬祭例得　諭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始以某月日葬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晚始生應鼎稚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即趙淑人侄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某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 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成歲功而不有其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衙日杓

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
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
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
羣帝撫長劒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
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恠何必不言總領鬼魂詎拘
陟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間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
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
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
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涘繡衣方斧軍興從事
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劒控弦步騎我當其時
濫服司馬掎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
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玦
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
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鈐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

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嗚如有知其少自寬母多懟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眞率爲得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追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令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眇潛掩涕於嵩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
革易簀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
卽息尚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
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
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
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
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
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
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愼夙夜靡遑志在益展
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
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
兒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
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
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
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
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狶女吮蒺藜父咀蘗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虀蕒子虀芥命之曰帶女其虀蒯父啖荼子啖菰命之曰鼯女其啖麩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犍女其食巳之肺肝有渝此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笞兒一百蚯蚓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粱和羹清酤大人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娣姒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況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逭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至於今凡八遷中間以訟寄王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搆黍自今已後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睘獨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涸以霾彼如不慍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飧無遐不拒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蠆體刺格乖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筆輦素逆旅今我毫揮酌以荷花鵝豕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宜非方不可石首之魚越筍之萌子如不嫌箸以備羹公劑我軀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鳥盡兎死羊曇悲來鄘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斛涎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倡多公一呴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宣非我則譖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咮尺麻組之如鶩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匷人往謁公以我墨贄昌歜瘡痂愈噉愈耆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髡管莫既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衒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呂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啄而爲盟魯宋陳蔡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家壯激衝冠而攬讐以呫呫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釃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

泰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
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
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
剪韭儼掀顧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
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奇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
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
按其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睟之產鵝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
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卯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
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
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睟也鵝子也其於母
借言之睟之玄鳥鵝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
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
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
憾矣奠而不免於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法韓十二郎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於友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友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子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採本極源旣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即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簀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眞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況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況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蓍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裨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胷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秋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廸後輩

縣祭文

有鬻珷玦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珷玦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珷玦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即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司之愼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隍災對　二篇　與採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甲舍仰射殿角諸顛遂并焰以入舁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値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惟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即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即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皋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眞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凡神成之曰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況土木舍乎又況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illegible]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斁與舍而作與曰斁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禱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當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耻耦而今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鶉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鶉也耳而神不能庇令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劫魯叟鵲理以操決拾乃數之冀斯垂而劫之羽斯鑱神茲所遭睚輪伊劫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劫兮非理莫衷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鵲其何知以子爲昇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鵲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曰隋總管龐公玨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
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
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　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
陛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玨守越近不
如呂珍願　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
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
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　聖祖擬新封神之主
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即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揆蓳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眞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況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南昌已而役表既還道病欬血齋趺七日起謂其婦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非久當自知之越數夕其家人曰其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其令跪曰南昌鈇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急爾入好促之行其起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巳朝衣冠將服之又令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辦神官則促召其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嗄哭突入號迫婦乃辦其出覆神官云即矣凡官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其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其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觀停道中者兩旬時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比上過薛公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始得詳 俞尚未隸學公第文既首我而領牒赴省試則躐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勳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眞人之運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塹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懷每在風飈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劒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携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劒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之外自襲狻猊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鈐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不敢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　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劒霜寒坐控華夷之鎮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決採先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筯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彀滿霜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比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兎豈惟三窟逋儉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戮鼓翻鴈鶩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恍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營中鼓吹雜鐃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
列簾櫳光華似錦醵金致幣偏裨徵蕪語以稱觴樂
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績流燕石名茂龍
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看搖月之
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
以登樓誰言與淺偕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
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
麗林花未着巳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鸕鷀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黠痛而炙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杠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祗涎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槖蒲百萬之輸劒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諧雅趣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誚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軋茁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聱牙棘鞚非眞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鵝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强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指水指樹以鈞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眞成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眞至於禍寬博惴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絶綫無喬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況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尚稽於一席鄉嗣斯舉衆議僉同乃有潁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鼛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即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竄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悔之旁即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即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滅紫陽之精舍哲人即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幷幪方始試聆

琭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絳帷中　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好護先生親自有留題　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向使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　拋梁北小池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滅蛟蟠黑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猪此中放　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本原虎貓尚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軿二疏駢麗中另有一段芳蕤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兩龍是襄、薦芳登糗、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華誕況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狥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捎鬬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丕顯英威既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蒙陰隲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永熈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嗔視更顏之師覡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軿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即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子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鷙焉鶴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綸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島非鷙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詞理調暢自然玄著

甚矣道之難言也眯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即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催是患也既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況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鏌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況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眞於是以見起者爲本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眞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

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喎爲于于爲喎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瘂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眞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顚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室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鼻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旣失其顚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瘂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姍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瘢伏覽玆文悵焉援筆旣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考核詳愼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當正德丁丑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愼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卬崍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友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已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即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參同契跋一　號五存不著姓名跋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楊

慎之序刻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圍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刻之之語

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反謗其僞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爲仲父

杜一誠自序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爲一冊箋註三篇爲一冊一三相類二篇爲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相類篇末各自有序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杜一誠別序不著日月中有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楊慎序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爲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疏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膻膩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終